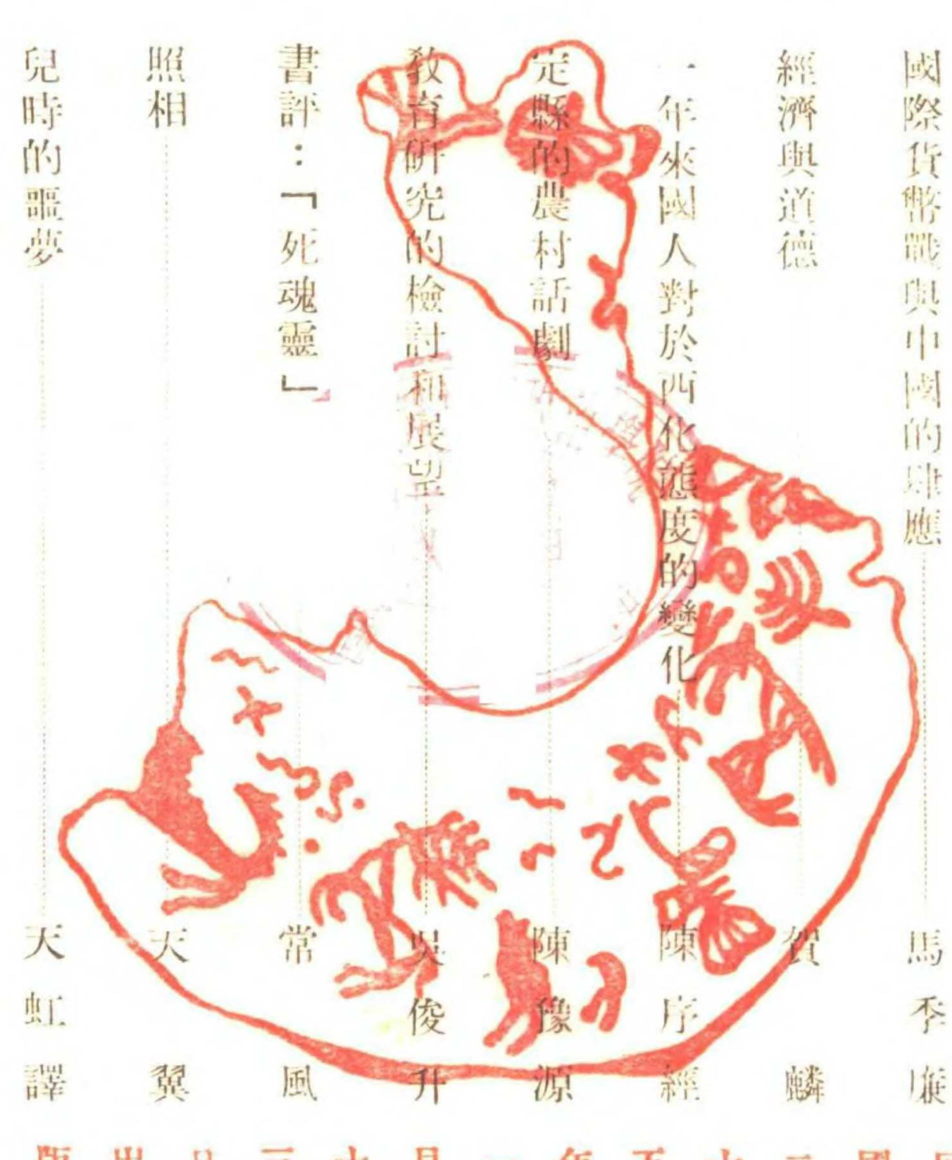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第三期

國際貨幣戰與中國的肆應……馬季廉
經濟與道德……賀麟
一年來國人對於西化態度的變化……陳序經
定縣的農村話劇……陳豫源
教育研究的檢討和展望……吳俊升
書評：「死魂靈」……常風
照相……天翼
兒時的噩夢……天虹譯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三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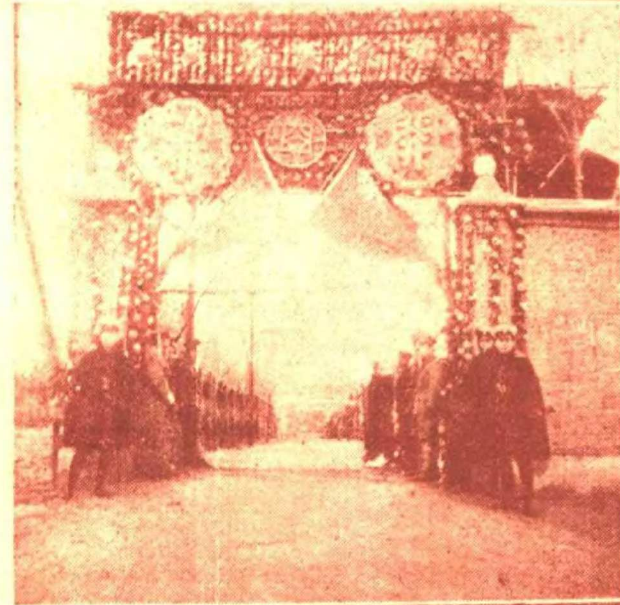
近週國內時事寫真



➡國府林主席元旦日正午在中央廣播電台演講之姿態○

⬇蔣院長一日晚廣播演詞情形○

➡吳蘊初在滬主辦之天利淡氣廠開幕典禮○





⬆首都慶祝民國成立二十五週紀念大會○

⬇國府政務官懲戒委員會成立三週年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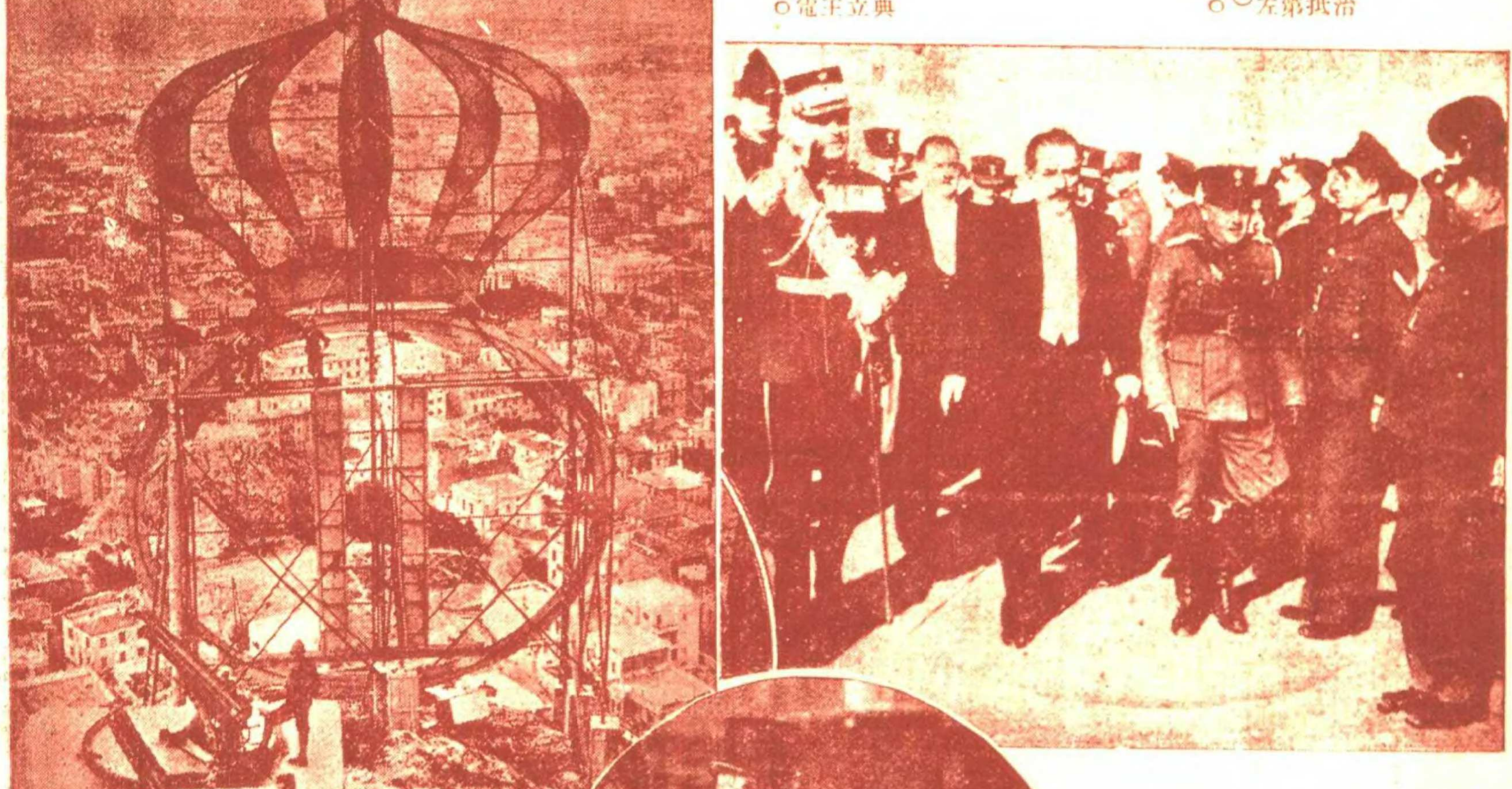
⬇近在滬因間譯案涉訟之照空和倚在棲霞寺攝影○



國際時事寫真

↓希王喬治二世（右）抵雅典時受賁第里斯將軍（左方著禮服者）歡迎之情形。

←雅典山頂所立歡迎希王之冕形電燈牌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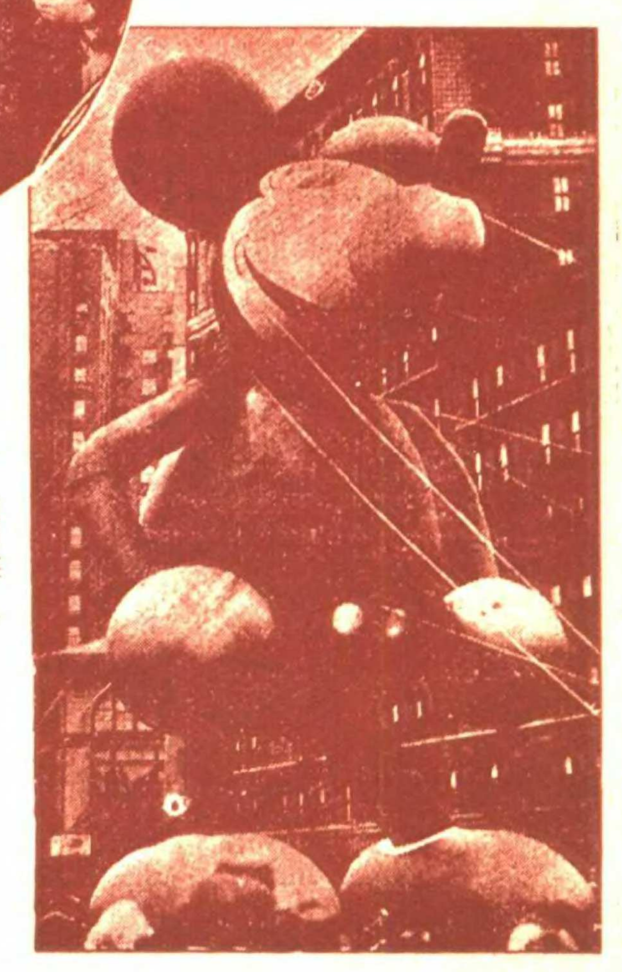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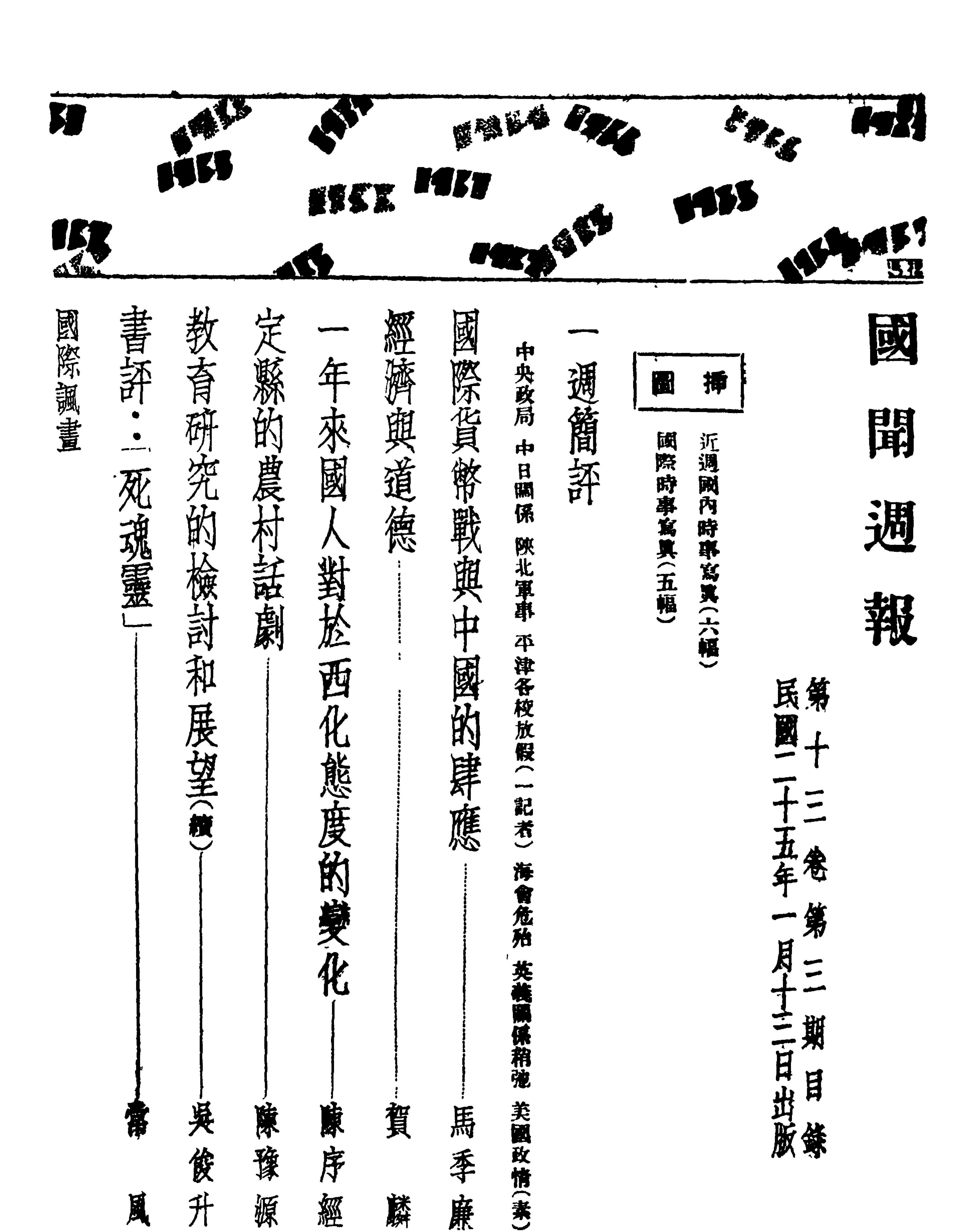
↓紐西蘭女飛行家巴頓女士 Jean Batten 抵巴西後攝影。

↑近在英國總選中落選之麥克唐納父子。



↓紐約舉行感謝節時在百老匯街中參加遊行之米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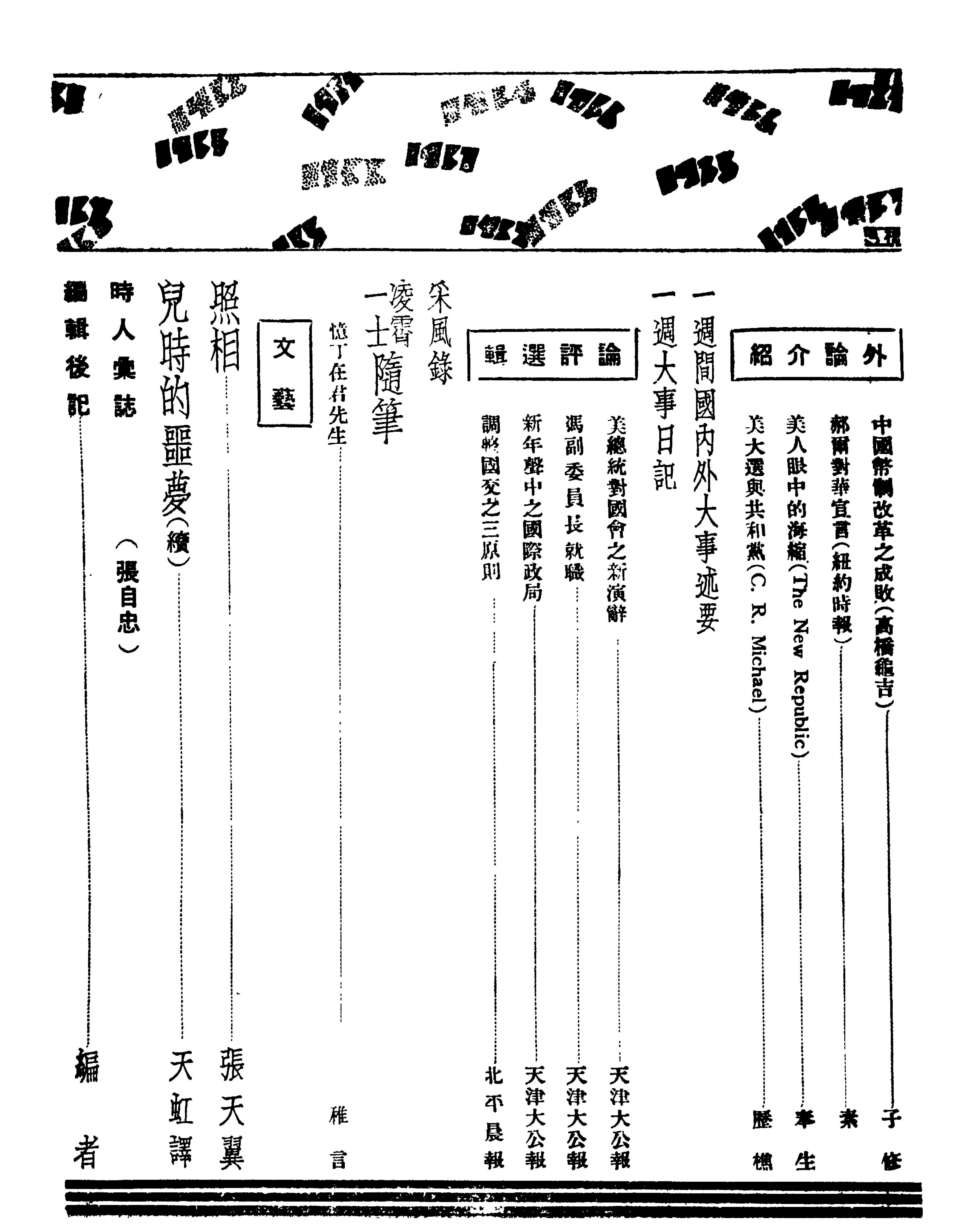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三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三日出版

插圖
近週國內時事寫眞（六幅）
國際時事寫眞（五幅）
一週簡評
中央政局　中日關係　陝北軍事　平津各校放假（一記者）　海會危殆　英義關係稍弛　美國政情（素）
國際貨幣戰與中國的肆應……馬季廉
經濟與道德……賀麟
一年來國人對於西化態度的變化——陳序經
定縣的農村話劇——陳豫源
教育研究的檢討和展望（續）——吳俊升
書評：「死魂靈」——常風
國際諷畫



外論介紹
中國幣制改革之成敗（高橋龜吉）……子修
郝爾對華宣言（紐約時報）……素
美人眼中的海縮（The New Republic）……峯生
美大選與共和黨（C. R. Michael）……歷樵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一週大事日記

論評選輯
美總統對國會之新演辭……天津大公報
馮副委員長就職……天津大公報
新年聲中之國際政局……天津大公報
調整國交之三原則……北平晨報

采風錄
凌霄一士隨筆
憶丁在君先生……稚言

文藝
照相……張天翼
兒時的噩夢（續）……天虹譯

時人彙誌（張自忠）
編輯後記……編者



中央政局

胡漢民先生，近已到新加坡，中央派代表往迎，此爲本週政界注意的一件事。胡先生到港後，是否即來京，尚無所聞，但一定來，是無疑問的。

馮玉祥先生於本星期一已就軍委會副委員長之職，首都軍政界甚爲重視。閻先生一時不能到京，本星期一他在太原紀念週演說山西今年之難關。說：公務員做甚不務甚，人民說甚不聽甚，言之慨然，至於泣下，這可以反映北方局面之繼續緊張，在此種狀況下他大概不能去中央供職。

蔣先生曾到上海一次，主要爲看汪先生病。汪病近日有起色已下床走動。

中央行政，對各部人事行政，正嚴格依法考核。公務員一般得到保障，此爲革新政界空氣的第一步。

中樞氣象，從各方面看，還不錯，但外患之緊，財政之難，無形中正在吃緊的關頭。

中日關係

本週最後消息，日政府在原則上已同意在南京開正式外交會議，但需要中國對所謂廣田三原則表示具體的意見。

北方情形依然甚緊。察北六縣，自十二月察省保安隊撤退後，實際等於失土。僞軍業已開入各縣，並有進窺綏東之勢。綏遠對守境事，已有佈置，而日來所傳察北問題由交涉解決之說實際並無影響，此一事也。冀東僞組織，絕無取消之意，現時且無從交涉，此又一事也。內蒙事，西二盟各旗，甚明大義，絕不動搖，潘王已就蒙旗剿匪司令職於綏遠，德王方面，亦無何特殊行動，但察北六縣成此局勢，內蒙問題，事實上日緊一日，此又一事也。

中日將開正式外交會議的消息，對於目前的危機，不能消滅，因一切都事實的進行着。日方近又有一驚人的擬議是想恢復過去漢口的駐兵，此事聞在醞釀中。

陝北軍事

久未報告的陝北軍事，現在應當注意，因爲在可慮的狀態。

毛澤東徐海東等，兩月以來，在延安鄜州間活動，剿匪軍不無損耗，而最近旬日來的消息，共黨有轉而北進的情形。

榆林綏德兩大城皆漸漸受到威脅。張副司令學良，本月四日，特偕同楊主任虎城飛往綏榆視察，八日折到太原開軍

事會議，此後如何救援陝北，是大可注目的問題。

另一戰線，蕭克賀龍股，已循着朱毛路綫由湘邊竄入貴州，此方面的問題，尚不如陝北之重要。

平津各校放假

北平各大學，曾宣布四日開課，屆時上課者極少，接着正式放了寒假。天津各校，早遵部令放假，惟南大保持獨自的立場，恢復上課一星期。同時可注意的，平津各校之一部分學生，徒步往各縣向人民演講，此刻將集中固安。而北平各大學學生會業已拒絕推代表赴京談話。

各省學校近時都已復常，對於推代表入京，多已照辦。廣東代表業已到滬，本月十五日南京將集合全國大多數專門以上學校之師生。

青年氣象，一般是可敬愛的，新中國的運命，大半寄托在他們身上，惟就北平而論，寒假過後，是否即能開學，現時仍然是一疑問，各校長院長指導學生的權威之減弱，是特值注目的。（一月九日一記者）

海會危殆

倫敦海會於六日舉行新年後第一次會議。在英外長艾頓主席下，會議有瀕於破裂之勢。癥結在英法義三國對於相互通報海軍軍備的方案，雖大體同意，但日本則堅持須討論共同最高限度，雙方勢不相下，最後形勢，將取決於十日的一會。惟縱使日本退出，英法義美仍有訂立四國協定的可能。在此影響嚴重的關頭，想日方當不致有武斷行動。但是就另一種看法，即使海會有轉圜餘地，它的收穫也是很可憐的了。

英義關係稍弛

義國對亞形勢，最近感到了重重的壓迫。一則經濟制裁的影響，與時俱進，美對中立政策有重要表示；二則英法互助辦法，已獲妥協；三則對亞戰事，一月後即為雨季，現已入緊急階段，而空軍轟炸，有引起嚴重國際糾紛的可能。因此種種，所以英義關係近有弛緩之說，似頗可信。但東非戰事，現尚在進行中，它的成敗，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美國政情

美國議會於三日開會，羅斯福發表重要演詞，對內對外，俱有遠大影響。但是羅氏本人的地位，却很受打擊，在預算行將提出討論之時，農業整理案於六日遭遇最高法院違憲的判決，手續稅的巨額收入，因此成為畫餅。這問題根本上牽動了憲法修改問題。倘使羅氏膺選聯任，對於這方面定有發展。觀羅氏演說對於特權階級的攻擊，可知美國的選戰已在愈迫愈緊了。

（素）



國際貨幣戰與中國的肆應

馬季廉

貨幣戰爭通常所採用的手段，第一爲提取存款，第二爲放棄金本位，第三爲實行貨幣貶值與滙兌傾銷，第四爲收買金銀與外國貨幣，第五爲控制外國貨幣權 。在西洋先進國家，經濟機構嚴密，政治主權完整，甲國能採取的辦法，乙國照樣能夠採取以相報復。例如美國貶抑幣值，日本亦可仿效，或則抑低幣值的程度，遠比美國要大。這種鬥爭，有時愈演愈烈，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彼此貿易及一般經濟都要遭受嚴重打擊。但在政治經濟機構上都有缺欠的國家，對於今日先進諸國採取的貨幣戰爭手段，往往難於應付。我們就拿中國說吧。據國聯統計，自一九三一年來，主要各國幣值低落如下，英鎊低落百分之三十九，美元低落百分之四十一，日圓低落百分之六十三。假令中國幣值維持不變，中國處在這種局面下，實際已經難於應付。可是不但如此，美國自一九三四年八月以來，積極購買白銀，去年四月下旬，銀價最高時達每盎斯三十六便士二五或美金八角一分。中國幣值不但未能低落以適應各國的貶值，反而相當的提高，以致釀成白銀外流，貨幣緊縮，經濟蕭條，貿易衰落的悲慘現象。去年十一月三日頒布了新幣制改革命令，實行集中白銀，以鈔代現，步各國放棄金本位的後塵，原希實行有限制的膨脹，抑低幣值，以抵制各國的進攻，藉此挽救入超，振興工業，更希望在財政上獲得若干便利。不過這種改革還不到兩個月，自去年十二月十日起，美國在倫敦購銀略緩，世界銀價即行暴落。不及十日約低落百分之三十一，中國原來對幣制改革所抱的希望，立刻受了很大的頓挫。所以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誠如某財政專家所談，『我國貨幣問題，現正爲美元國家與英鎊集團角逐之所』，中國經濟處在次殖民地的地位，一切措施，一切改革，動輒要受牽掣，動輒要遭阻碍，久已成了不可避免之勢。不過目前中國對策，最主要的要看國際對於白銀問題能否成立協定。如果國際會議難望開會，中國的命運，誠爲最近金融商業報所論，『美國財長摩

根陶實掌握中國幣制之命運，彼雖不能強迫提高銀價，但可令其跌落至任何水準。當白銀仍爲人所信任時，摩氏實可謂『市況之主宰』。

白銀問題根本解決，雖然不操在中國手中，但若果中國財政當局善於應付，中國所受的損失，當然可以減少。現在將這個問題分爲下列幾點來討論並提出鄙見，以供芻蕘之獻。

一 美國購銀與中國幣制改革

美國購買白銀第一是根據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的倫敦白銀協定。依照這個協定，美國不但不能售銀，且應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四年中，每年自世界市場收購二四，四二一，四一〇盎斯白銀，第二是根據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的購銀法案，『由政府購買白銀至十五萬萬盎斯，以爲發鈔準備』。美國政府的目的，在使達到金三銀一的比例，充作發鈔的準備。自一九三四年八月開始購銀以來，銀價飛漲，至去年四月間，最高達每盎斯三十六便士二五或美金八角一分，中國雖於一九三四年徵收白銀出口稅及平衡稅，一九三五年二月頒布獎勵白銀進口辦法，存銀外流勢雖稍殺，但私運之風，在華北特殊情形之下，幾於無法挽救。據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各報載美國商部發表的報告稱，一九三五年最初九個月中，日本運出白銀總數爲日金一萬四千四百萬元，而一九三四年同期只有七百萬元，一九三五年九月份日本輸出白銀值日金二千一百萬元，而一九三四年同月爲一百萬元，『就所知日本存銀及日本登記的白銀輸入比較之，不應若是之多』。故美國提高銀價，更加緊促成中國存銀的減少。結果，中國的貨幣愈加緊縮，銀根愈發枯竭，入超增加，出口衰落，使已經走上破產途徑的中國財政經濟更加不能振拔。政府經過詳密考慮之後，乃於十一月三日宣布了停止銀本位的幣制改革命令，將中國對外匯價，實行抑低，對英爲十四便士半，對美爲二十九元，對日爲一〇三元，使各國匯兌傾銷政策失了功效，美國購銀計劃因此受一打擊。

但是到了十二月十日間，美國購銀辦法，稍有遲疑，銀價立即下落。這種情形可略述之。按照倫敦白銀市場的習慣，每日午後二時左右，經紀人根據所有的賣出與買進，決定白銀價格，但是十二月十日經紀人照常集合時，只有賣出而無買進之委託，不能規定銀價，乃決定暫停交易。白銀市場立刻紊亂。一時各方對於美國行將變更購銀政策，頗多揣測。十二月十二日美國財長摩根陶否認美國中止購銀說，謂『美國逐日在許多不同地點購進白銀，但不復如從前專在

倫敦購銀」，又謂「購銀法案有財長得根據其所認爲適當而有益於公共利益之條件，購買白銀之規定，此項條文不可不特別注意云」。自此種變更發生後，世界銀價驟然下跌。十二月九日之即期銀價每盎斯爲英金二十九便士又十六分之三或美金六角五分又八分之三 ，十二月二十七日跌至英金二十便士又八分之七或美金四角九分又四分之三。十二月二十五日倫敦路透電稱，『紐約大通銀行(Chase Bank)與花旗銀行已商妥代美政府在中國孟買兩處收買一二月到期之白銀期貨，以便維持市況，免受銀價低落的嚴重影響。據可靠消息，兩銀行已向中國政府購進白銀五千萬盎斯，而以國外滙兌維持中國貨幣』。十二月三十一日銀價回漲到二十二便士十六分之一，原因或即在於此。

美國財部發言人十二月十日談話稱，『美國當局屢次聲明忠實履行購銀法案，但有不可忘者，財長前曾聲明，美國財部貨幣政策，可以隨時變更。』同日美參議員湯瑪士亦有談話，謂『目前白銀市況，乃英國欲握世界大權，將中國貨幣與英鎊聯繫而不利於美國之結果。英國派往中國之李滋羅斯爵士勸告南京，以爲中國採行與英鎊聯繫之管理通貨制度，而賣出白銀，購入黃金，實爲上策。』又謂『彼等吮吸吾人爲時已久，今揭開其內幕，殊爲銀市及美國有利』，『吾人何必幫助英國，以解決中國難題，致有益於英國而有損於美國乎？』對於最近美國操縱白銀問題的動機，湯瑪士這些話可以算是一個明快的供狀。

二 各方對於美國措施的觀察

美國最近這種辦法，各方頗多揣測 。茲將各說分誌於下，並加以批評。

一，**由紐約操縱世界銀價** 倫敦是世界金融的中心，這是一般周知的。但自歐戰以來，紐約竭力想取倫敦而代之，這種鬭爭不只一日了 。詳細情形可以參考 Paul Enzig著的 The Fight for Financial Supremacy 一書，茲姑從略。美國購銀的動機在企圖操縱世界銀價。最近的措施，最重要的也是要將白銀市場由倫敦移至紐約。十二月十二日路透電稱，『美國財長承認不在倫敦購銀一事，將使財部購銀地點移至紐約之說，愈爲有力』。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亦稱：『此間若干方面以爲近來美國對於銀市之操縱，志在使銀市統制權操於紐約之掌握中』。據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日報載，某財政專家談話云：『倫敦爲金銀自由進出口市場，英政府對購運金銀進出國境，毫無法律限制，以致四方雲集，成爲世界之主要銀市。紐約自美國施行白銀政策以來，所有白銀交易已

一概停止，將來縱或有所變更，然白銀買賣者鑒於前此白銀國有之教訓，深恐再上其當，絕不致如雲集倫敦者之踴躍，故世界主要銀市場之由歐遷美，事實上勢有不能」。這種觀察有相當的理由，不過美國欲鞏固其操縱銀價之地位，却是不可否認的。

二，剝奪倫敦商人白銀交易的利益　美國購銀政策普通認爲損人而不利己的措施。他國充作貨幣用的白銀，因美國的提高銀價而流出，他國遭受損害自無疑問。在另一方面，美國拿有用的資本，吸收白銀來後，存蓄起來，不能從事生產，也是非常明顯。而蒙其利益的，第一是產銀者，第二是美國銀經紀人，據十二月二十日合衆社電稱，去年八個月內，美國白銀經紀人獲利三百萬金元。第三是倫敦白銀商人及經紀人，美國目的既然在於購銀，何必一定要在倫敦買，使美國受倫敦白銀經紀人的操縱，多出無謂的高價，使倫敦白銀商人及經紀人坐享其利呢？美國政府委託大通銀行及花旗銀行在中國及印度從事購銀其用意即在於此。第四是日本。依美國商部的報告，去年九個月中，日本運出白銀總值日金一萬四千四百萬元　，與日本存銀及登記進口的白銀比較，相差甚多，這些白銀從什麼地方來的，不問可知。美國對於日本有何特殊利害，何以令其坐收漁人之利？紐約二十六日路透電謂『銀行街報』（Wall Street Journal）載稱，『財部之令銀價低落，顯然是一種避令某方自中國私運白銀之方法』，在這一點，美國的措施確是剝奪了一般白銀商人的利益。

三，壓迫中國使與美元携手　中國採行管理貨幣制度，規定中國外匯與英幣平價爲十四便士半，並由中央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來維持這種平價。一般認爲這種辦法實際上使中國加入了英鎊集團，抵消美國購銀支配中國貨幣的影響。還有兩個理由使美人堅持其信念者，第一是中國幣制改革，主要的是徵詢了李滋羅斯的意見。而李滋羅斯來中國時取道加拿大，沒有徵求美國意見，所以美國對於中國幣制改革感覺不快。第二，中國宣布由中央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一般對於三行有無此種資力深爲懷疑　。據云中國曾與英國成立諒解，中國先盡量買賣外匯，必要時候，英國可以援助，這也是美國感覺不滿之處。因爲這種辦法，一方面抵消美國購銀政策的影響，一方面促成中英貿易的接近。所以中國新幣制實行僅僅五個星期，美國立即轉變了操縱銀價的方向，原來以提高銀價來壓迫中國，現在一變而用抑低銀價的方法來壓迫中國，使中國推行新幣制減少了功效。

不但如此，美國又想更進一步，使中國貨幣與美國發生

密切的關係。十二月二十六日紐約路透電謂『銀行街報』載『但在重行提高銀價前，關於白銀用爲中國貨幣，或將企圖成立協定或諒解』。倫敦金融時報亦載，『美財部將設法與中國談判一種協定，以規定將來中國經濟組織中之白銀地位。美國並將鼓勵墨西哥與其他有大批白銀供給之國，採用金銀各半之通貨準備金。美國準備以黃金供給此數國，俾換取白銀，務達足使所談判的計劃見諸實施之程度云』。現時美國與墨西哥財部代表正在進行談判這種問題。美國參議員湯瑪士最近談話，主張美國應先聯合墨西哥，加拿大及南美各產銀國，然後再聯合遠東用銀國，以期與管理的貨幣團體相抗爭云』。美國這種運動，方在醞釀之中，結果如何，尚難逆覩，但美國壓迫中國希望中國貨幣與美元攜手，却不能不算是相當明顯。

三 國際解決與中國的肆應

自世界恐慌以來，各國厲行貨幣戰爭，到了今日愈演愈烈，一般經濟學者雖然公認今日世界之不容易恢復繁榮，經濟的國家主義實尸其咎。提議召集世界貨幣會議，來討論安定世界通貨問題，雖迭有傳說，但卒未實現者，最大原因，厥爲列强各自爲謀，誰也不願先行犧牲。白銀問題，因此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美國現在業已達到他操縱世界金銀大權的目的，當然不願先自犧牲，來促成世界貨幣會議，所以白銀問題的國際解決，雖然不能說是完全絕望，縱有希望也是非常渺茫。因此，白銀的命運在若干時期之內，依然操在美國手中。

據十二月五日路透電謂，美國聯邦準備局報告，美國存金已達一百萬萬元之最高峯。十二月六日完成之美國財部報告稱，美國自開始努力提高銀價以來，已獲得白銀七六一，七七四，〇〇〇盎斯，其中新產銀五六，九四三，〇〇〇盎斯，購買者五九一，八〇〇，〇〇〇盎斯，依白銀國有法案獲得者一一三，〇三一，〇〇〇盎斯。美國存銀增加，存金也增加，要達到金三銀一的比例，渺無限期。但是美國政府現已有人認爲存金超過一百萬萬元，幷非健康現象，主張運金出口援助各國貨幣。白銀命運如何，依然要以美國的馬首是瞻。

在這種環境之下，中國自己的命運幾乎完全操在他人手

要。美國提高銀價，二年之中，中國白銀外流及偷運合共計算不下三萬五千萬元。實行新幣制還不到六星期，美國又故意壓低銀價，減少改革幣制的功效。結果使中國在外匯上遭受損失，不能不將白銀運往美國。十二月二十二日報載，「美國變更購銀辦法，致銀價低落，而我國外匯價格固定，賣出外匯後，在國外市場應付現銀，較前此為多，故目下各外商銀行，不但不賣出外滙，反紛紛向中央銀行購進，而尤以美商銀行為甚。如銀價續落，則我國幣制改革結果，對國際滙兌上不但無利可圖，且將遭受重大損失。故當局對此連日縝密討論救濟辦法」。中國幣制改革，同時實行管理外匯，辦法疏漏，困難亦多。關於後者就是英國滙豐銀行等贊助中國集中白銀，同意將存銀兌換中國法幣，但事實上中國銀幣一元實值一元六角，外商銀行不願遭受這種損失，故事實上多未交出。而最大的缺點，却為外商銀行對于管理外匯，並未表示合作，且亦絕對不能合作。因為若是這種大權操在中國政府手中，英國對華貿易將獨蒙其利，而各國在華經營了多少年的經濟武器無條件的歸還了中國，這是各國所絕對不能贊同的。因為外商銀行對於中國平衡滙兌不能合作，所以中國外滙實際上有兩個價格。我們可以引證蕭叔玉先生的話來作解釋。

「……倫敦銀市場，仍為支配我國外匯價值之樞紐。於是我國對外滙價必然有二：一為我國政府欲維持外滙穩定之法定價格，一係倫敦市場所規定之價格。……二者價格，決難相同……如「市價」為一四・零便士，而「法價」為一四・五便士，于是人民必用法幣至中央，中國或交通三家銀行購買外匯，然後再以所購之外滙至滙豐銀行兌換我國法幣。復持我國法幣，再赴……三家銀行購買外滙。如此旋轉一周，凡有法幣一元，即可獲利半便士。若以鉅量款項買賣，循環不已，則將獲利無算矣。於是最後結果，乃使英滙悉入滙豐銀行，而法幣完全流入中央……三家銀行。……反而言之，如若「市場」為一五・零便士，而法價仍為一四・五便士，於是人民必用法幣先往滙豐購買外滙，然後再以所購得之外滙至三家銀行兌換法幣，復持我國法幣再往滙豐銀行購買外滙，如此旋轉一周，每有法幣一元，亦可獲利半便士。」(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北平晨報)。

「目下各外商銀行，不但不賣出外滙，反紛紛向中央銀

行歸進，而尤以美商銀行爲甚』，雖未能與這種解釋完全脗合，但原則上很爲近似，而『賣出外匯後，在國外市場須付現銀，』與中國禁銀出口的目的絕對相反，不但不能保持中國存銀，因爲除入超外，尙有資本逃避及外匯投機等等，更加緊促使中國存銀外流。這種結果完全由於管理外滙辦法的疎漏，由於中央三行的「無限制買賣外滙」。

怎麽說中央三行無限制買賣外滙可以促成白銀的外流呢？第一，中國入超甚巨，需要外匯償付進口，白銀必然要向外流。第二，實行新幣制後，中國幣值相當低落，資本避逃，在所難免。有錢的人往往購買外匯或外幣，暫時存之在華外國銀行或外國的銀行，中央三行買賣外匯既無限制，中國一部分資本都經中央三行的外匯而逃往外國，中央三行的外匯到了外國之後，事實上必須要付現金或現銀，這是中國白銀不得不向外流的又一種原因。第三，因爲中央三行的無限制買賣外滙及中國外滙的市價與法價常有差額，商人投機非常便利。投機的情形，可分兩種，一種是當地的投機，即上述簫叔玉先生所指出的情形，商人利用滙兌市價與法價之差，來回買賣謀利。還有一種就是 Arbitrage，商人利用兩個市場的匯價之差，經營投機以圖獲利。現在世界銀價雖跌，但仍較中國銀價爲高。若實行運銀出國，因爲要納銀出口稅平衡稅及保險運費等，完全不能獲利。但因中央銀行買賣外滙並無限制，所以投機家都向中央三行買外滙，到了外國，中央銀行必須要付現銀。近日外商銀行不但不賣出外滙，反向中央三行買進就是這個道理。近日中央三行運銀五千萬盎斯赴美國，就是中央三行無限制買賣外匯必然的結果。所以我說中央現在的辦法，很便利投機商人。若不及早改正，中國由內地集中的白銀，一轉手間都毫無代價的運往外國去了。中國政府遭了很大的損失，投機商人則獲了很多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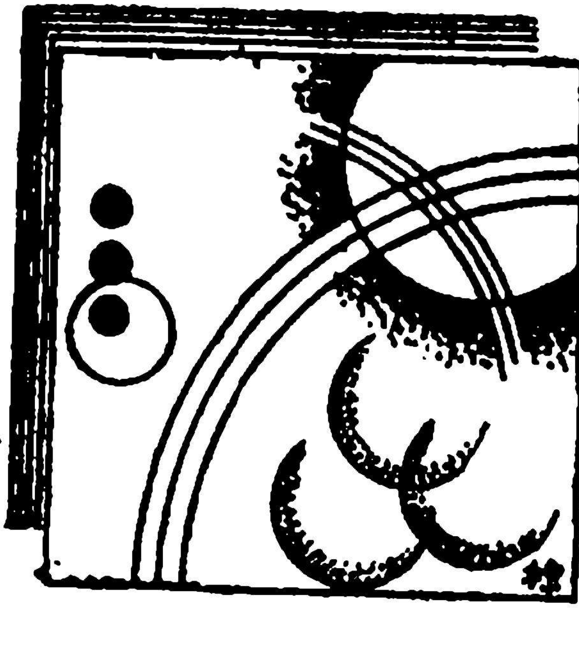
中國在對於根本的解決貨幣問題沒有妥當辦法以前，應該速籌精密的方案來補救目前統制滙兌的缺點。依作者淺見，下列兩種糾正，實屬刻不容緩。

一，統制貿易　管理滙兌最嚴格的，要推德義，一方面限制貨幣現金出口，一方面厲行統制輸入。什麽輸入比額制，輸入允可證制，匯兌清算，補償協定等等辦法，都是以統制貿易來維持滙兌及幣值。中國要想維持法定的滙價，根本辦法，只有仿效德義，統制貿易，限制進口，減少入超，

法定滙價自然容易維持，存銀自然不能外流。中國主權不十分完整，過去恢復關稅自主，已經費了很大力氣，每次修改稅則還要無端受人干涉，上述辦法，難望實行，自在意中，不過部分的實行，並非完全困難。例如輸入許可制，凡非國民經濟所不需者，中央銀行可以不賣給外滙。這與我要提出的第二種糾正，關係甚爲密切。

二，中央三行限制買賣外滙　照作者前面的分析，無限制買賣外滙，流弊甚多。故應針對上述各點予以糾正。財部雖然對於買賣外滙已有規定，詳細辦法如何尙不知道，不能加以批評，但據吾人意見應當有以下幾種限制。第一，凡買賣外滙的人，應當將出口或進口的交易單據，如定貨單之類，呈交中央三行，經中央三行審察，認爲確有實物交易，方能賣與外滙。第二，買賣外滙者，雖證明確有實物交易，但是並非國民經濟所需要的，如報載去年胭脂香粉等進口達一百數十萬元，中央三行仍可拒絕賣予外滙。在中國目前的環境中，若想實行進一步的統制，政治上外交上牽掣甚多，只有推行上述二點，或則阻礙較少。實行這種辦法之後，至少資本逃避及外滙投機之勢可以稍殺。惟外商銀行向來不遵守中國法令，也是實行這種辦法的暗礁。

中國的貨幣問題，現在成了美元國家與金鎊集團角逐之所。中國白銀的命運，目前幾乎完全操在美國手中。當美國開始提高銀價的時候，中國政府商人再三致電美國政府及財政當局，陳述提高銀價對於美國幷無利益，對於中國却有極大的損害，但是毫無結果。等待中國自己實行了一種不受美國政策壓迫的幣制改革之後，美國立即抑低銀價，改用另一方式來壓迫我們。次殖民地的命運，只有充國際貨幣戰爭中的犧牲者而已。善哉金融商業報的評論，『美財長摩根陶實掌握中國幣制之命運，彼雖不能强迫提高標準銀價，但可令其跌落至任何水準，當白銀仍爲人所信任時，摩氏實可爲市況之主宰』。聞政府已有詳密討論，如何應付，那就端賴我們賢明財政當局的善處了。



經濟與道德

賀麟

凡是注意國計民生——經濟，同時又關心世道人心——道德的人，總難免不爲「經濟與道德的關係究竟怎樣？」一問題所縈擾。再加以一方面我們時常聽見有經濟繁榮的中心即是罪惡的淵藪，或經濟生活愈進步則道德生活愈退步的論調，另一方面我們又時常聽得有經濟決定一切，只要經濟問題解決，則政治問題道德問題文化問題皆可不成問題隨之解決的說法。換言之，一方面有人持「經濟萬惡」說，一方面又有人持「經濟萬能」說。這種常有的矛盾的似是而非的說法，更逼迫着那肯於實際生活上用心思，不爲片面的道德名詞或片面的新式口號所蒙蔽的人，不能不下細心考察經濟與道德的關係。

其實經濟與道德的關係的問題乃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幾千年前的聖賢對於這問題即曾有過精透圓通的見解。現在且讓我們先溫習一下人人所熟知的管子孔子孟子對於這問題的名言。

關於着重經濟的話：

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

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孟子：苟無恒產，將無恒心。

關於着重道德的話：

管子：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孔子：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

我們試比較玩味他們這番兼賅的渾融的代表典型的中國人的智慧的話，我們便可以看出他們的說法，第一雖前後所說，好似自相矛盾，而其實無有矛盾。第二，他們既不片面注重道德，亦不片面注重經濟。第三，他們也並不是籠統地寬泛地說道德與經濟有同等重要，漫無分別。反之，他們對

於經濟與道德之先後緩急輕重高下的關係，確有一定的見解。我們可以總括爲下列三命題：

（一）就立國根本言，道德爲立國的大本。國家的基礎不是建築在武力上，也不是建築在經濟上，而道德總是維繫國家的基礎的命脈。以素持道治禮治主義的孔孟，有此種見解，自無足怪，而以實行霸道著稱的管仲，也說出這類的話，便特別值得重視。

（二）就施政次第言，須先着手解決經濟或國民的生計問題，次及國防問題，次及道德，文化問題。論語載孔子適衛時與冉有一段對話，最足以表示此意：「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孟子見梁惠王雖然開首就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但一談及施政的程序，他便提出他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的一套經濟政策，且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養生喪死無憾」，爲「王道之始」。足見孔孟施政的方針，一貫的首先着重經濟力的培植。而現今一般執政的人，對於經濟的破產，外侮的侵凌，束手無策，對於執政者本人的品格不加培養，貪污不見懲治，而斤斤於民衆的風化方面，思想言論方面，和生活的儀節方面的枝節的干涉，這不惟不足以發揮儒家的眞精神，恐怕孔孟有知，就施政的次第言，亦當責這般人爲不正其本而齊其末了。

（三）就道德與經濟的關係言，國民經濟的富足可以促進一般道德的良好。國民經濟的貧窮，可以引起一般道德的墮落，惟特別有道德修養的士或君子，是例外。

簡言之，他們共同認爲道德爲目的，經濟爲工具，道德爲立國之本，經濟爲治國之用。經濟之富足與否可以影響一般國民道德的良窳，但少數有道德修養之士其操守却不受經濟的影響。由我們以現代眼光看來，這種見解，可謂最合於常識，最平穩，最妥當，最不偏倚最無流弊了。

但是他們這些見解雖好，究竟止於是簡單的，含渾的，甚或武斷的見解（insight），而不是系統的理論或學說。譬如，道德何以是立國之本或維持國脈之本？經濟何以只是用而非本？何以施政次第，須先解決經濟問題？經濟的貧富何以會影響一般人道德的好壞？經濟既能影響人的道德，是否經濟決定道德？如果經濟能決定道德，則能決定的經濟豈不是本，而被決定的道德豈不是用嗎？經濟與道德邏輯上的關係，換言之，經濟與道德必然的普徧的永久的關係究竟是怎樣呢？諸如此類的問題，上面所引的管子和孔孟的話，均不能給我們以充分的滿意的答覆。現在的時代，人們已經對於古聖賢的話無有信仰，其實也無須有信仰，所以單是提出古

人的嘉言灼見，若無事實的證明，理論的發揮，決不足取信。而且近代凡耳食一點達爾文進化論的人，誰也都知道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天然淘汰的說法，誰也知道有強權無公理，經濟力，機械力，武力是取決勝負的關鍵，人之不相信道德家「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或「爲政以德」的說法，一如人之不相信日本人所說的「王道」。

所以我們只好對於古聖賢的遺教暫抱懷疑態度。今試從對人人所公認的關於經濟與道德的一些事實，加以理論的分析着手。關於經濟與道德有下列四條不可否認的顯明的事實。

1 經濟富足可以使道德好。（所謂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有恒產即有恒心，即指此項事實。）

2 經濟貧乏可以使道德好。（所謂家貧出孝子，士窮見節義，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均指此項事實。）

3 經濟富足可以使道德壞。（所謂飽暖思淫慾，所謂經濟中心即罪惡淵藪，即指此項事實。）

4 經濟貧乏可以使道德壞。（所謂無恒產即無恒心，小人窮斯濫矣，或饑寒起盜心的俗語，均指此項事實。）

這裏所列各項事實，儘管彼此互相衝突矛盾，但却無人可以否認這些全是堅實可靠的事實。我們對於這四項事實第一須同等重視，不可偏重一項事實，而大發議論，第二我們必須提出一些可以同時解釋四項事實的公共理論。根據對於上面四項事實的分析，我們可以紬繹出下面幾條理論：

1 經濟的貧富與道德的好壞間無必然的函數的關係。換言之，經濟富的人不必道德好，經濟貧的人不必道德壞，反之，經濟富的人不必道德壞，經濟貧的人，不必道德好。這就是說，我們不能以經濟的貧富作道德的好壞的標準，我們不能說經濟的貧富必能決定道德的好壞。

2 一個人只是經濟富足時道德好，但經濟一旦貧乏，立即爲非作歹，則他當初的道德好決不是眞正的道德好。

3 一個人只是經濟貧乏時方挺而走險，有不道德的行爲，以圖免於飢寒，而他當年豐時靖的時候，却是安居樂業的良民，則他的行爲決不是眞正的道德壞。

4 一個人當他經濟富足時道德好，當他經濟貧乏之時道德亦好，方得謂爲有眞道德。所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方是眞道德。富無驕，貧無諂，富不淫，貧不移，乃是眞道德最低限度的要求，並不是只有大聖賢大丈夫方如此。換句話說，眞正的道德，不隨經濟狀況爲轉移，非經濟所能支配。

5 經濟貧乏之時道德壞，經濟富足時道德亦壞，方是眞正的

不道德，方是自覺自願的作惡。故此種眞惡或眞正的不道德亦不隨經濟狀況為轉移，亦非經濟所能支配所能決定。我可以把孔子「上智與下愚不移」的話，改成「眞善與眞惡均非經濟所能移。」（但須知眞惡的人，不必是下愚，有時且是富有才智能號召多人領導多人的人物）。

6眞正道德好的人富時可多作善事，貧時可少作善事；眞正道德壞的人，富時可多作惡事，貧時可少作惡事。換言之，眞正有道德的人或眞正不道德的人，不惟不受經濟的支配，且反能利用甚或創造經濟力量以作為善或為惡的工具。

總結起來，我們分析事實的結果，認為在某種意義下，經濟可以決定或支配道德，但為經濟所決定的道德非眞道德。（因為由經濟充裕而改邪歸正安居樂業的人非眞道德，因經濟窘迫而挺而走險的人非眞不道德。）而眞正的道德或不道德均非經濟所能轉移，所能決定。為經濟所決定的道德，可隨經濟的改進，而改進，可隨經濟問題之解決而解決，因為其本身即純是經濟問題，而非眞正的道德問題。但眞正的道德，既非經濟所能轉移，決定，故不隨經濟狀況之改進而改進，亦不隨經濟問題之解決而解決。一個經濟上富足繁榮的社會或國家，可以產生眞正不道德的人，弄得該國家陷於貧窮與毀滅（如乾隆時的和珅，與現今帝國主義的財閥與軍閥。）一個經濟破產民生凋敝的國家，亦可以產生具有眞正道德的人，創造並利用經濟的力量，以達到經濟的復興。決定一個國家的存亡，不在於那些林林總總，隨經濟狀況的變遷而轉移的人，而在於那些不隨經濟狀況而轉移，且能支配經濟，利用經濟，創造經濟的有眞正道德的人或眞正不道德的人。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即以這兩種人鬥爭之勝敗消長為準。

且讓我們更進一步從經濟本身的性質去考察經濟與道德的關係。從事實看來，天地間沒有純粹的經濟，換言之，沒有與別的東西絕對不發生關係，離一切而獨立的經濟自身。這就是說，經濟不能自來（不是自天而降），不能自去（不能無故自己衰落），不能自己發展，不能自己活動。惟有有理智的，有善惡觀念的人方能使之來，使之去，使之活動，使之發展。簡言之，經濟是人造的。經濟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人力征服自然的收穫。野生的草木，野生的禽獸，未開發的礦產，未疏濬的河道，未航行的江面海面，均不是經濟。不唯不是經濟，而且有時是「反經濟」。譬如，野獸不唯不供人用，且反將噬人。江河不唯不能資灌溉利交通，且反將

釀成水災阻礙交通。足見自然非經濟，必利用自然方是經濟。但征服自然，利用厚生，乃是人類理智的努力和道德的努力所收的效果。近來世界各國爲救濟經濟危機，多勵行所謂「計劃經濟」。我們雖不明瞭「計劃經濟」的專門意義，但我敢大膽說一句話，廣義說來，所有的經濟，皆是「計劃經濟」。不經過自覺的計劃或經營——不論出自政府或個人——根本就不會有經濟。換言之，就經濟的性質或意義論來，經濟就是爲人力所決定的東西，爲人類的理智和道德的努力創造而成的東西。由此足見一切經濟或一切金錢，其背後均有道德的觀念和意識的作用在支配它。更足見經濟既是理智的和道德的產物，故即所以代表能產生此經濟的主人公的意志，思想或道德觀念。經濟既是代表它背後的主人公的意志思想或道德觀念的工具，故有時一個人的行爲雖表面上好似受經濟的支配，而其實乃是受那經濟背後的主人公的意志的支配。

中國有一句很富於道德意味的格言道，「一絲一粟，當思來處不易」。我們亦可以說，任何一點經濟的建設或物質的文化，其來處亦頗不易，亦是辛苦的經營，道德的努力的收穫。如果有任何資財的積聚物質的增進不是出於思想的和道德的努力，則該項資財和物質便終無真正的經濟價值。試看那承襲巨萬家產的闊公子，他的財產不惟無補於社會經濟，而且不久即會蕩然無存。又如中國近幾十年來，因剝削，貪污，投機而致巨富的軍閥，官僚奸商，人數當必不少。但因將財產存在外國銀行，反爲外人利用以剝削國人。所以這類的資財，不惟無有經濟價值，反而有害於國計民生。其故無他，即由於這是無道德背境非爲道德所決定的經濟也。試反觀歐美的大資本家，其出身微賤而致巨富，與中國的軍閥官僚奸商何嘗不同，但因其能合法律的途徑，用科學的技術，本道德的信心以完成其事業，故其能創造西洋近代燦爛的物質文明，實非偶然。故西洋資本主義最初的興起，亦是由於少數具有經濟天才的豪傑之士（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有「財政界的拿破崙」之稱。懷特黑教授嘗言，經濟的企業家爲最能發揮偉大的想像力以控制現實的人物。）的自覺的道德的努力。但資本制度積漸而殭化，而機械化，可容受人類意志的自由發揮和自覺的道德努力的成分愈趨愈少，流弊愈益暴露，而內在的矛盾亦愈益尖銳，極少數的資本家，憑藉不

下的制度，可坐享百萬，而大多數的艱苦努力的勞工階級，反被剝奪，被榨取，愈趨於貧困。所以，依我們看來，若果勞工階級能夠推翻資本階級而代之的話，那必是前者的道德努力的分量遠勝過後者有以使然。總之，經濟的大權終歸會落在道德努力者手裏的鐵則，決不會變的。

德哲孟斯特保（Münsterberg）著有價值哲學一書，書中指出基於道德的努力而產生的價值，他叫做「倫理的收穫」（ethical achievements）有三：屬於自然界者爲「實業」，屬於人事界者爲「法律」，屬於內心界者爲「道德」（指自由的人格和內心修養。）我覺得他這種說法有兩種好處：第一，他指出法律是道德努力的收穫，非道德觀念進步，道德水準提高，不會有昌明的法律。他說：「公民犯法不損法律眞價，惟無法律，法官枉法，視法律如具文，方損法律眞價。」換言之，若無道德以維繫法律，則法律掃地盡矣。第二，他指出「實業」，即我們此處所謂經濟或物質文明亦是用道德努力以開發自然界的收穫。法律既是道德的收穫，故中國一般人所謂法治德治之爭，可得調解；實業經濟既是道德的產物，則中國一般人所謂精神文明物質文明之爭，亦得一調解的途徑。道德與法律問題，不在本文範圍內，茲可不論。本篇之主旨即在發揮經濟或實業乃道德努力的收穫。

末了，我要引費希德（Fichte）告德意志國民演講中的一段來作結束：

「我們現在是失敗了，但是我們是否要受人輕視，究竟除了別的損失之外，我們是否還要失掉我們的人格，這就全看我們此後的努力如何了！軍械的鬥爭已經結束了，但是新的理性的戰鬥，道德的戰鬥，與人格的戰鬥，卻正在開端呢！」

我們現在也同樣可以說：

自從鴉片烟戰爭以來，我們與帝國主義的武力的戰鬥，已經屢次的大敗了！自從五口通商門戶開放以來，我們與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戰鬥，又歷年失敗了！但是我是否要失掉我們的人格，是否要自己摧毀我們最後的一道防線——即道德戰鬥，人格戰鬥的防綫，這就全看我們此後的努力如何了！

一年來國人對於西化態度的變化

陳序經

一

七十年來，國人對於西化這個問題，曾有過不少的討論。然而討論的興趣最爲濃厚，情形最爲熱烈，同時最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的，恐怕要算民國二十四年這一年了。

這一年來的文化討論的重心，是全盤西化的主張與本位文化的宣言。有些人說，前者是因爲反對後者而發生的。這是一種錯誤。十年前，盧觀偉陳受頤兩先生與我，已感覺到全盤西化的必要。民國十七年，盧陳兩先生與我同事嶺南大學，對於這種主張，曾輪流作過十餘次演講。此後，嶺南的教授與學生們，對於這個問題，不斷的加以討論。此外我又在廣州各校作過好幾次演講。民國十九年，我草了一篇「東西文化觀」，登在社會學刊第二卷第三期。過了一年，又寫一本「中國文化的出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均是說明全盤西化的主張的。民國二十二年，我應廣州協和大學及中山大學之請，對於這個問題，作長期演講。當時廣東當局，正實行祀孔而趨向於復古，中大社會學系主任胡體乾先生，因而發起中國文化問題演講會，要我十二月二十九日再作公開演講一次。我的演講稿發表於二十三年正月的民國日報。

因爲了我這次的演講，還引起一場很熱烈的文化論戰。在演講方面，除我外，還有許地山先生，及中山大學數位教授。在文字方面發表者，有謝扶雅，張磬，陳安仁，張君勱，盧觀偉，呂學海，馮恩榮諸先生，及其他十數位。文章之發表者，有好幾十篇，時間延長了一年之久。

大概上，這一次討論的結果，有了下面數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對於當時當地的復古趨向，不但沒有一位同情，而其實差不多沒有一位不表示反對。

第二，一般反對全盤西化論的折衷派，既非主張重中輕西而近於復古的折衷派，也非主張中西各半的真正折衷派，

而乃宜西輕中而近於全盤西化的折衷派。例如，謝扶雅張君勱先生等，是最近於全盤西化論的。此外爲反對全盤西化而發表文章最多的陳安仁先生，也承認「現代西洋文化比我們中國文化高明得多」。又如譏罵我最利害的張磬先生，也非反對大部分的西化，而乃是「他所謂爲無條件的全盤接受」。

第三，贊成全盤西化者，逐漸增多；同時，全盤西化的理論，經過這一次的討論之後，較爲顯明。

我把廣州去年一年中的文化論戰，略爲敘述，因爲，一來，我要指明全盤西化的主張，是遠在本位文化的宣言之前，與其說前者是因爲反對後者而發生，不如說後者是因爲反對前者而發生，較爲合理，這是讀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人，都能明白的，二來，我有時感覺到這一年來的文化討論，好像是廣東去年的文化討論的延長與放大。

二

全盤西化論，正在南方得到相當的注意與同情的時候，中央政府又跟着廣東當局而實行祀孔，復古的空氣，因而漫延全國。十教授是在這種的情形之下，而發表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他們說：

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是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

又說：

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的，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

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是老生常談的折衷論調，然而骨子裏，却是趨於復古的途徑。有些人且說：十教授是受了當時趨於復古的當局的暗示而發表宣言，我們對於這一點，不願參加意見，但是十教授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既是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那麼他們不能否認有了復古的趨向與嫌疑。何況所謂爲中國本位的文化，正像：

日本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強烈色彩，那裏還成爲日本畫。

我在「讀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後」（大公報五月二十日）文裏，曾說：

若照這種邏輯推衍起來，結果是比方中國女子之所以爲中國女子，就是因爲她們有小脚，奉「三從四德。」中國男人之所以爲中國男人，就是因爲他們嗜鴉片，能「左抱右擁。」中國船之所以爲中國船，就是因爲用帆駛。中國車之所以爲中國車，就是因爲用騾拖。這麼一來，凡

是中國固有的文化都要保存而成爲復古了。

這種推論，並不只是我個人的獨見，而乃很普遍的看法。我現在且摘錄嚴既澄先生在五月二十二日的大公報所發表「我們的總答覆書後」裏，所述一段話，以爲例子。

例如北平市各名流，舉行第一次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座談會於公園水榭之時，便有某院長說到今日到會的人，大多數都穿着中國衣服，可見還是主張中國本位文化者爲較多的話。而且當時到會者所發言論，大都側重於中國固有文化之發揚。

嚴先生又指出「那天也參加座談會的宣言起草人之一陶希聖先生，却並未明白矯正各位發言人的誤解」。可見宣言起草的陶先生，承認本位的文化，是保存固有的文化了。

又如：北平晨報十二月十五日體育欄，載河南百泉鄉村師範學校所主辦的鄉民運動大會，提倡國術比賽，毽子比賽等運動，該報記者以爲這是「中國本位文化運動」，同時加以按語道：「値此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聲浪，高唱入雲時代，確有大提倡而特提倡之意義也」。

在「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全盤西化言論續集）一文，我曾說道：

退一步來說，就使我們相信十教授的主張，是不守舊，不復古，十教授的「宣言」至多也跳不出三十五年前張之洞所謂的圈子，雖則十教授曾批評張氏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爲皮毛西化。——十教授所謂中國本位，豈不就是張之洞的「中學爲體」嗎？十教授所謂「吸收歐美的文化，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豈不就是張之洞的西學爲用嗎？

胡適之先生和很多位，都有了同樣的見解，而潘光旦先生在華年周刊四卷三期所發表「談中國本位」一文，以爲：

本位二字，是不難了解的。物有本末，……本末也有主客的意思，所以本位就等於主體。也有輕重的意思，所以本位所在，就等於重心所寄。也有中心與邊緣的意思，所以以中國爲本位，就無異以中國爲中心。譯成英文，是 Sino-centric 。中國的稱號，原有這個意思，但同時也養成一種妄自誇大的心理。

潘先生「對於這個宣言，大體上很贊同」，所以我特地的把這段話抄在這裏。我希望一般主張或辯護「本位文化」的人，不要以爲我們因爲反對「本位文化」而至曲解本位這兩個字罷。

盧觀偉先生在「趨於全盤西化的共同信仰」（全盤西化言論續集）一文裏說。

大體上，西化程度不多過一半，五對五的趨勢的二元論，才是眞正的折衷派；超過一半以上，則已入了西化本位。

張佛泉先生屢指出根本西化與全盤西化是很接近的，他所謂根本西化就是盧先生所謂西化本位。西化本位既是近於全盤西化，則中國本位的文化，不能否認其近於復古了。

三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以後，受了各方面——特別是全盤西化說——的批評，於是五月十日，十教授又發表一篇「我們的總答覆」。我覺得十教授在「總答覆」裏的態度，比起他們在「宣言」裏的態度，已經變化得很厲害；同時，在表面上，他們雖仍然懷疑全盤西化論，事實上却已趨在這條路上；因而草了一篇「讀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後」，登在五月二十日的大公報，解釋他們的態度的變化。我以爲；

十教授……在「總答覆」裏不但反對「任何復古」而且反對各種折衷。所謂「復古的企圖，不但是抱殘守缺，簡直是自覓死路」是很顯明的指出現在所遺留的多少的固有殘闕，也要掃除。所謂「對於任何復古的企圖，都採排斥的態度」，是很肯定的排斥整個固有的文化。那麼十教授在這裏不但放棄了日本書家的理論，而且放棄了「存其所當存」的態度。

這種見解，也不是我個人的見解，而是一般人的見解。連了一般同情於十教授的宣言的人，也有這種感想。例如徐彝尊先生在正論旬刊第二十八期裏所發表的「讀上海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一文中說：

固有的好東西，如果現時還存在着，我們便應該去保存他，保存便是守舊。如果這些東西，現時不幸已經失掉，我們便應該去恢復他，恢復便是復古。守舊和復古，在相當條件下，並不一定便是壞事。……十教授在「宣言」中，到還說過些「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的話頭，誰知在「總答覆」中，却又直截痛快的說：「對於任何復古的企圖都採排斥的態度」了！我們雖不可以辭害意，批評十教授的主張，前後不能一貫，但總有些埋怨他們擇語的不愼。何況他們又明明的，在不守舊的前提下，滿裝了些「復活封建作爲」，「製造人工黑夜」，「延長進化過程」等一類話。大有守舊云者，如此這般而已的意思，這豈不是他們對於守舊兩字的誤解曲解麼？

關於十教授在「總答覆」反對各種折衷說，我曾說：

十教授說：「有什麼體，便有什麼用，有什麼用，便有什麼體。」又說；物質和精神是一個東西的兩方面，根本不能分離。這種理論，本是我們主張全盤西化人的理論，我很奇怪十教授現在也能承認。十教授既不反對西化之用，則採納人家之用，不能不採納其體。十教授既不反對物質西化，則採納人家的物質，不能不採納其精神。這樣看起來，試問除了全盤西化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在「總答覆」裏，消極方面，他們既反對任何復古，與各種折衷，積極方面，他們又顯明的趨於全盤西化的路上，所以我又說：

十教授在「總答覆」裏雖則仍像在「宣言」裏，以爲中國本位的文化，是要合此時此地的需要，可是他們所謂此時此地的要需，現在却已變爲(一)充實人民的生活，(二)發展國民的生計，(三)爭取民族的生存。我以爲從文化的立場來看，這三種需要，在名詞上固是不同，在事實上并沒有什麼差異。所以第二項以至第三項，都可以說是包括或依賴於第一項。至少二三兩項與第一項，是不能分離的。十教授在第一項裏，既顯明的說，「中國人民的生活，非常貧乏，物質方面，不消說是不如人，精神生活，亦何嘗豐富」。那麼十教授不但承認在文化的物質方面，我們要西化，而且承認在文化的精神方面，我們也要西化了，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都要西化，豈不是成爲全盤西化嗎？

胡適之先生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六月二十一日大公報)一文裏，以爲「我們……可以歡迎總答覆以後的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大概就是因爲總答覆裏的態度，是近於全盤西化論的。嚴既澄先生在「我們的總答覆書後」裏也說：

我把十位宣言起草者的這篇「總答覆」，好細看過了兩遍之後，頗覺得他們的根本主張，其實是和所謂全盤西化說，大體相近的。祇可惜他們被了這套繞圈兒的文字遮蔽着了，只圖理論上說得圓通，(?)文字上說得痛快，就此模糊籠統地把自已的立脚點，說成了一個大零號而不自知。

四

全盤西化論不但只引起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的十教授，對於西洋文化做進一步的認識，而且引起一般人對於西洋文化，做進一步的承認。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幾位代表人物，而分作幾方面來說明。

第一，最初對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有過相當或多少同情，而後來却變其態度者，例如吳景超先生。我上面已經說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表面上，雖很像是「老生常談」的折衷論調，可是骨子裏却是趨於復古的途徑。吳先生所贊同的宣言，我們可以說，不是骨子裏的復古趨向，而乃表面上的折衷論調。他因爲贊同這種折衷的態度，所以他反對全盤西化論。因此他遂在獨立評論第一三九號發表一篇「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我讀了他這篇文後，乃寫一篇「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登在獨立評論第一四二號。此外我又發表「再談全盤西化」一文。(獨立評論一四七號)後來吳先生又發表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一文(獨立評論一四七號)「希望我們因討論這個西化問題，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我以爲吳先生在這一篇文裏的態度，比起「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一文裏的態度，已經變化得很厲害，因又草一篇「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信仰」登在獨立評論一四九號。我在這篇文裏，指出吳先生在「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一文裏的態

度變更之利害，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結論是：「若照吳先生所說的四種採納西洋文化的態度，而用張佛泉先生的算術方法加起來，則吳先生正像了張先生所說：已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四分之三以上，而竟與全盤西化論很接近了」。我因而又說：

吳先生既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十二分之十以上，那麼吳先生之所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毫釐之間罷。

我想，這個結論，大致上是不錯的。而且後來吳景超先生在大公報（七月七日）又發表一篇「自信心的根據」。裏面有一段話，足以證明我這個結論，我願意把牠抄在下面。

近來討論中西文化的文章裏，有幾篇曾具體的條舉中國文化的優點。胡適之先生說我們的固有文化有三點，是可以在世界上佔數一數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最簡易合理的文法，第二是平民化的社會構造，第三是薄弱的宗教心。梁實秋先生也提出三點，第一是中國的菜比外國好吃，第二是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舒適，第三是中國的宮室園林比外國的雅麗。張熙若先生在中國的文化中看中了兩點（按張先生也提出第三點，這就是中國飯）便是宮殿式的建築，及寫意的山水畫。此外對於這個問題發表意見的還有，但我還沒有看到一篇文章，能條舉中國文化的優點到十項以上，尚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拿中西的文化互相比較，我們固有的文化，相形見絀，這大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

我們可以說，吳先生在這裏，是有意的，和積極的，近於全盤西化論了。其實胡適之，梁實秋，與張熙若三先生所各提出三種優點，還大有討論的必要。我們對於這點，這裏暫且不提。但是我們可以說：文化的各方面或成分是千緒萬端，把胡梁張三先生所提出的各種優點合共起來，也不到十項以上，那麼「拿中西的文化相比較，我們固有的文化相形見絀，這「無疑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

此外又如張季同先生在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十期曾發表「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贊成十教授的宣言，反對「全盤承受西洋文化的見解，」因而引起沈昌曄先生的「論文化的創造——致張季同先生」（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沈先生的長文是站在全盤西化論的立場而批評張先生的。後來張先生又在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二十期）發表一篇「西化與創造——答沈昌曄先生」然而在這篇文裏，張先生的態度，也變了多少。且看他說：

當然，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除地域的不同外，尚有時間上，階級上，的不同，中國文化是落後的，西洋文化實優於中國的，因而中國文化中應保持而發展者少，西洋文化應介紹而吸收者多。

張先生又肯定的說，「西洋文化多量採納是必須的」。

這樣看起來，張先生可以說是從「中國本位」的文化，而變

爲盧觀偉先生所謂爲「西化本位」了。

五

第二，原來主張或偏於折衷而後來却同情於全盤西化論者，例如嚴既澄先生。嚴先生十餘年前，在民鐸誌三卷三期發表了一篇「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的結論是，「東西文化不但有調和的可能，並且非調和不可」。這當然是折衷的論調。但是在他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所發表的「我們的總答覆書後」裏，他却極力反對折衷，他很痛快的說：

天下事絕不能盡如人意。看準了目前必需去走的路子，便只有勇往直前，走到那裏，算那裏。就是明知道條路中途會發生某種危險，也只好到那時，再想法子去挽救。這總比停留在歧口上去仔細揣摩那一條路是萬穩的路好得多。調和折衷的精神，在中國整部歷史上所產生的結果，到如今總算起來，實在是壞的多，好的少。而到了今日，一切事變都以異常的速度，把我們向前推擠，再沒有從前那樣豐富的時光，留給我們去遲疑躊躇了。於是這種精神，便立刻產生出異常重大的壞影響來。

消極方面他反對折衷論調，反對「本位文化」。積極方面，他贊成全盤西化論。他這篇文章，是贊成全盤西化論的一篇很有力的文章。他贊成全盤西化論的理由很多，然而最能動人的，是下面一段話：

我有一回曾經對一位國粹主義者的朋友說：我現在就算完全承認你的話，凡是中國所有的東西都是好的，值得永久保存的，然而在目前的強盜世界裏，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的時候，我們總得把別人拿來欺負我們剝削我們的種種東西，先拿在手裏，然後能够和他們一同生存。就算人家各國的文化，都是壞到要不得的，我們也只好去學，因爲非如此，不能自立。人家各國所同有的叫做通性，我們所獨有的叫做特性，我們如今當作的事，就是努力習得人家的通性，然後以此來保存我們的特性，——假定我們的特性都是值得保存的。正如一個聖人，不幸而生活於一羣野蠻不講理的強盜之中，他既不能掉三寸不爛之舌，去說服他們，只好學會了他們的武藝，來保持自己的生命，等到打得他們過之後，再拿出他自己的一套大道理來向他們宣傳，也未爲晚呀！

嚴既澄先生這篇文裏所說的話，並非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可是大體上，是我所贊同的。而且我覺得贊成全盤西化的一般言論之能有如嚴先生這樣急進，很不多見。

我在這裏可以順便提及文學社等十餘團體，及上海百餘位名流所發表的「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我知道署名發表這篇意見的人，有了一部分，好像曾表同情過折衷論調，可是從這篇宣言來看，他們却有相當的同情於全盤西化論。他們發表意見，「希望國人注意」，可惜事實上，國人對於這篇宣言，沒有給過相當的注意。因此，我很願意摘錄這篇宣

言裏幾段話，以供國人參考。

我們相信復古運動是不會有前途的。假如讀經可以救國，那麼「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假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義，可以救國，那麼李鴻章張之洞早已成了大功了。時勢已推演到這個地步，而突然有這種反動現象發生，我們雖然明白其原因，並不簡單，但不能不對這種庸的呼號，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促其反省。不錯，中國民族必須有自信心，信賴我們的自立的能力。我們不願作帝國主義的奴隸，我們要從現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面，掙扎出來。我們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業。但這一切，並不是憧憬於過去的光榮，就可以成功的。一個破落戶捧着廢址上的殘磚碎瓦，以爲這就可以重建樓台，誰都知道只是一個愚妄的夢想。

我們以爲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維新的路上走去，再沒有辦法了。一切建設事業，軍事設備，都需要最進步的物質文明的幫助，惟有文化工作，却故步自封，不願受外來的影響，這豈是可能之事。凡偉大的民族，差不多都吸收外來的文化。羅馬帝國是全盤的承受了希臘文明的。中國的文化到底有幾分之幾是純粹的國粹 ，也大是疑問。國樂器的胡琴，便是「殭胡物」。所謂長袍馬褂的禮服，也是「胡服」。最初的床，被稱爲「胡床」。民間最流行的燒餅，就是「胡餅」。如果除去外來的成分，樣樣都要國粹，就非恢復「席地」「鼎食」「車戰」「漢衣冠」不可。這是誰都知不可能的 。 那麼爲什麼對於文化生活，却非要求讀經作古文不可呢？

這篇宣言好像是側重於攻擊讀經與存文的運動。然而上面數段話，是無疑的爲着一般的復古趨向而發的。此外宣言裏也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文化」兩字有時用以包括物質精神二方面，有時又好像只指着精神生活方面。但是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他們的態度是很顯明的。他們在消極方面，指出「過去的光榮」已成過去，而目下所遺留的「殘磚碎瓦」決不能「重建樓台」，這可以說是全盤否定中國的固有文化，他們在積極方面，指出凡偉大的民族，差不多都吸收外來的文化，而且以爲「羅馬帝國是全盤的承受了希臘文明的」，這是明明白白的承認全盤西化的可能，而表同情於全盤西化的主張了。

六

第三，本來主張根本西化，而後來却表同情於全盤西化論者，例如張佛泉先生。關於張先生數年來的根本西化的主張，盧觀偉先生在「趨於全盤西化的共同信仰」一文，（全盤西化言論續集）已經有了一段綜述 。 我在這裏所要指出的，是張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二卷九期所發表「關於整個教育目標問題」一文裏，還以爲「主張全盤西化的，多半要受到嚴峻的攻擊」。但是後來，他在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二期所發

表「西化問題之批判」一篇長文、他自己却不顧到這種「嚴峻的攻擊」而「與全盤西化論以非常同情」。張先生大體上雖給與全盤西化論以非常同情，然也有多少分別懷疑之處。這一點我在「再談全盤西化」一文，（獨立評論一四七號）已經解釋。後來張先生又發表一篇「西化問題的尾聲」，（國聞週報十二卷三十期）一方面，重申他對我「的觀點在大體上是很同情的」，一方面，說明他的主張與我的「微有區別」。我現在暫且放開我們微有區別的點，而摘錄關於張先生之所以表同情於全盤西化的主張的一段話。

然則……君何以很同情這種主張呢？對於這個問題，我祇能這樣答：全盤的主張，代表一種態度，一種要求，一種情調。這種理論，是對調和中西論的有力反應，所以在大體上，是值得人同情的。

我們在這裏可以連帶的略談胡適之先生的態度。胡先生是主張西化很力的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據他說：一九二九年，他曾用英文為中國基督教年鑑寫了一篇「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裏面曾用過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及Wholehearted westernization 的字樣。可惜我到今還沒有看過這篇文章。但是照我個人的觀察，在胡先生未在獨立評論一四二號發表他的編輯後記以前，他的整個思想，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是在這篇編輯後記裏，胡先生始很顯明的同情於全盤西化論。他說：

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闕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眞理。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關于這個問題，我將來也許作專文發表。此時，我只借此聲明，我是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

在我們「再談全盤西化」一文裏，雖然指出胡先生與我的意見，究有差別之處，可是胡先生這種同情，對於全盤西化論壯了不少聲勢。後來胡先生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大公報六月二十三日）要想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與得着一般人的同情的贊助，因而提議以「充分世界化」這個口號，來替代「全盤西化」這個名詞。我當時對於胡先生這種提議，表示反對，因作「全盤西化的辯護」一文，登在獨立評論一六〇號。平情而論，胡先生現在雖退出全盤西化論的戰線，然他在西化問題的態度上，始終是很近於全盤西化論的。這一點他在「答陳序經先生」一文，（獨立評論一六零號）也未嘗否認。

運動與文化」一文，(獨立評論一六三號)勸胡先生「要大膽的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他說：

適之先生的開明運動，來源是西方。適之先生是服膺西學的人，我們希望他肯全般的領悟西方文化，也大膽的全般接受西方文化，不要只看重西洋文化的「用」，而進一步把握西洋物質文明所自出的「體」——文化本身。

此外又如黃錚生先生在最近所出版的「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一書」裏的態度，也可以說是偏於全盤西化的。他以爲「中國此時，實在應該決定他的態度，對於世界文明，無條件的全盤接受」。

八

總而言之，西化這個問題，經過國人這一年來或這二年來的討論之後，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一般趨向於復古論的人或主張老生常談的折衷論的人固已多能改變其態度，而逐漸近於全盤西化論，而一般相信根本西化說的人，也多能改變其態度，而同情或贊成全盤西化論。而且我們可以說：復古派已像「死老虎用不着再打了」，折衷派也「受了很大的創傷」，很少有人相信。結果是：近於或贊成全盤西化論者，不但「佔了優勢」，而且日趨日多。

二十四、十二、三十、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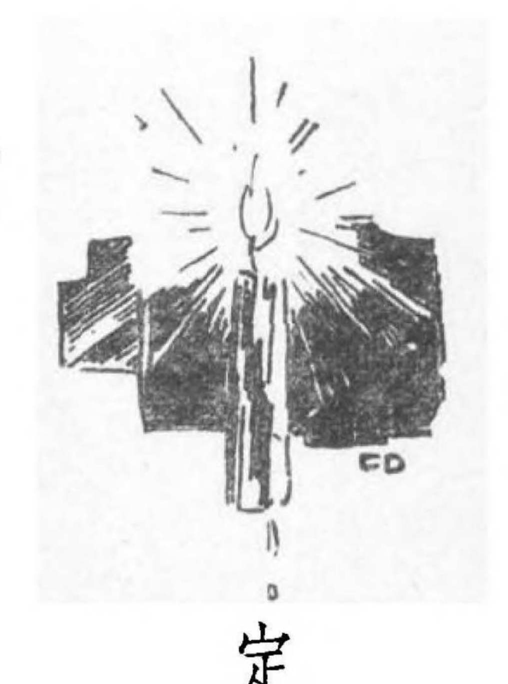
上面所說的國人對於西化態度的變化，大概上是注重於團體或個人的本身上的先後不同方面。其實這一年來，國人之同情或趨於全盤西化論者，除了上面所說諸位外，其較爲顯明者，尙有如沈昌曄，區少幹，鄭昕諸先生。

沈昌曄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所發表「論文化的創造」一文，不但極力贊同全盤西化，而且以爲全盤西化是「創造中國新文化的出路」。他說：

我以爲現在文化界的領袖們，應放大了胆來做採納整個西洋文化，以培養中國的新精神的運動，不應怕全盤西化有成爲西洋文化的附庸的危險而不取，却應以大胆的魄力駕馭整個的西洋文化，使中國採納後的消化，有良好的經過，這是創造中國新的文化的出路。

區少幹先生在獨立評論一六三號發表。「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麽」一文，指出十教授所提出（一）充實人民的生活（二）發展國民的生計（三）爭取民族的生存這三種需要，若「要完成起來，恐怕不容我們爭論，事實上，便是全盤西化」。

鄭昕先生好像是見了胡適之先生提議以「充分世界化」這個口號，來替代「全盤西化」這個名詞，因而發表「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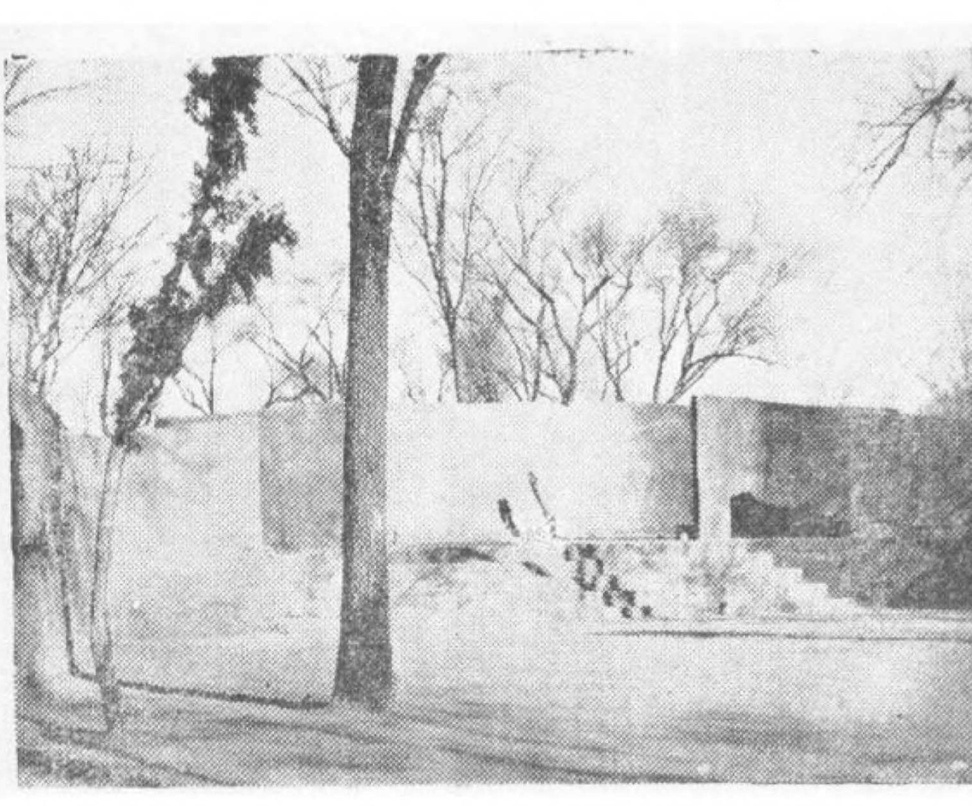
定縣的農村話劇

——「過渡」公演參觀記——

陳豫源

一、

月前，曾經「到農村去」了六天。目的是參觀定縣平教會戲劇委員會聯合農民在東不落岡村露天劇塲舉行熊佛西先生的新作「過渡」三幕劇的公演。這側臥於平漢線上的中山古國；還是三年前的舊遊之地，前一次參觀，也是去觀察話劇的公演，而以其餘的時間遊覽定縣的古蹟——如定州塔，中山靖王墓，蘇東坡讀書處之衆春園——以及平敎會在定縣的許多鄉村工作。事隔三年，除了平敎會各部分的工作都有長足的進步，在此姑不論述外，其戲劇委員會的演劇活動又已從戲委會本會演劇給農民看，進步到農民自己演劇給農民看；室內劇塲的沿用進步到農村中露天劇塲的興築，而最驚人的創舉便是演劇的方式——（也可以說是戲劇的程式）從舊型的鏡框式的舞台演劇，進步到打破了幕線，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演員觀衆不分的最革新的演劇方式。「過渡」一劇，便是以最新的方式由農民自己在



定縣東不落岡農村實驗露天劇塲之舞台及劇塲之一部。

（李堯生攝）

露天劇場把農村自己的故事演出的。這種演劇的進化，戲劇哲學的革新實踐，不但是平教會戲委會本身的成績，簡直是中國新興的戲劇進化史上的一椿奇蹟，（張鳴琦先生稱之謂戲劇解放運動）很值得我們精心地研究與考察一下。這也是此次親身到鄉村去於朔風凜冽中觀光『過渡』的公演之唯一興趣。

十九日與鳴琦暨李堯生君隨佛西先生於晨曦熹微中從西站搭車，一路上『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正午過保定，在車中進午餐後，於下午二時在離定縣北三十里的清風店下車，因為出清風店步行五里，便可到達東不落崗入村，我們既是以參觀農村露天演劇為唯一目的，當然不必先到定縣城裏。我們沿着田間阡陌道，步行半句鐘，便走入一個幽靜的山村，樹木參天，茅舍環聚，便是東不落崗了。當日承戲委會同人並村中少壯農民党君諸人的招待，便下榻於党君家中。豆棚瓜架，柴扉豬圈；男耕女織，雞犬馬牛亦無不勤勞終日。我們在村中住了五天，臥茅草，吃白菜，深刻地領略到鄉村生活的滋味，親切地體驗了農人勤儉淳樸的民風。

十九和二十兩天是化裝試演，連同二十一日的正式公演，一共看了三次。現在分別把對於一，定縣的農村露天劇場；二，『過渡』劇本；三，新的演出方式，三方面所得的印象記載出來，以供關心鄉村工作與研究戲劇的社會人士參考研究。

二、

定縣的農村露天劇場是根據於平教會戲劇委員會的『實驗農民戲劇的內容與形式』的目標之下因需要而建築的，東不落崗的露天劇場不過是其中最切合於新的演出方式的一個。劇場原是一座廟院的舊址，農民自動地破除了迷信，把廟給拆除了。（這實在也是極動人的事）。全村農民歡躍地把牠改建了劇場，舞臺部位原是廟中的神位所在，如今用土坯磚塊砌成舞台，高約六七尺，台後一垛弧形的圍墻，上飾青色，用以與天色調和，以完成大自然的背景。台的左右，各砌墻垛兩層，這並不是鏡框式的舞台之沿用，而是用以隱蔽舞台上不需要的一切事物。台前修葺得很平整的台階有五六層，直達劇場平地。這台階，並不含有佈景的意義，而是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演出法的動作集中點而已。演員可以由此下台走到劇場裏，也可以從劇場由此走上台去；觀衆也可以由此走上台去。不，這還是一種依照舊的演劇法則的解釋。新的演出法的意味尚不止於此，因為新的演出法的理論，原是不分台上或台下，而是認為整個的劇場——甚至於這世界

都是舞台；觀衆——甚至於這人類——都是演員。那麽，我們對於這台際的意義也就更可以明瞭了。

全場的四周圍有土墻，形成一座長方形的劇院。在我未來以前，還以爲露天劇場就是像鄉間的野台戲一般的只在田野間築成一個台而已，誰知親自參觀了以後，才知牠是有劇院的形式，而並很整潔很美觀，不過這種劇院是「露」着「天」的就是了。

劇場的門口，豎立着舊廟原有的兩座石碑，上面橫列一排標題「東不落崗農村露天劇場」的鐵牌方字。陽光普照之下，誰知道這就是話劇運動走向大衆之間的活動中心！誰知道打破了戲劇的程式，革新了演劇的方法的實驗中心就是此地！我站在劇院門首，遙望太空，感念着藝術與人事關係之神秘，同時嘆息着國內各種學派的戲劇家，摩登男女演員，電影明星，國劇宗師，留洋的伶人……之不能親身來此玩味，研究，考察討論不能不算是他們自身的一種絕大的遺憾了。沒有親臨此境，看看話劇究竟如何走入大衆，露天劇場究竟如何利用，而要想寫什麼現代戲劇史一類的書固然「可以休矣」，就是打着戲劇大衆化的旗號而仍然把戲劇供給都市中少數人享樂的演劇活動之可憐，也就更覺落伍了。

三

「過渡」一劇是熊佛西先生的最近作品。據我所知，熊先生的劇本之寫作，不知要下多少推敲的功夫，費若干考慮的心機。修改復修改，潤色又潤色。這種精心審慎的態度，真不是一般潦草的劇作者所能比擬。而「過渡」一劇在這一方面的功夫，恐怕又加倍於其他各劇。

自從「屠戶」和「牛」兩劇相繼問世以後，他的劇本在內容方面已很顯著地改變了作風。而「過渡」的含蓄之力量，又比熊作其他各劇深刻了許多。「過渡」是三幕的羣衆劇，演員數目可有由六七十人以至一二百人的伸縮。故事是述某兩個鄉村中間橫隔着一條大流河，兩岸的交通極感不便，河東河西的鄉民不能毫無來往，他們唯一的交通，便是鄉紳胡大老爺主持的渡船來搭運客人，來往「過渡」。但鄉民深恨胡紳士在過渡船資上勒索，剝削一般農夫村婦。於是有許多有志的青年農民，便毅然追隨着一個大學畢業而到鄉村服務的青年的領導，出羣力在大流河上建築一座大橋，以代渡船。這種有價值的建築，當然引起胡紳士的反對。他除了對於這一羣青年公然驅逐外，更暗中鼓動了船夫，於夜半人靜時，謀殺這一羣可敬的青年橋工。中間經過雙方激烈的鬥爭，

正義的維護，這橫行霸道的胡紳士終於被官廳拘捕，聽候法律的制裁。這偉大的橋樑建築工作，被這羣青年橋工打破了廢障，走上了建設之途，那一羣船夫也投向於他們的隊伍，


『過渡』表演之一幕——第三幕農民羣衆痛打劣紳胡大希，警察排解時之情形。
（李堯生攝）

參加造橋，過渡問題於是解決。劇中有浩蕩雄壯的勞工歌，有偉大雄美的力的表現，有激烈緊張的肉搏鬥爭，有河邊幽靜的深夜佈景，按戲劇結構的緊湊，雄姿的力量，聲勢的洶湧，寫意的深遠。在熊氏的劇作中恐怕以此為最了。

過渡的含蓄，就在描述中國當前在過渡的時代從事建設工作的現象，無論是政治，教育，經濟，以及一切社會問題，無不是在過渡時代。起初是黑暗，經過了努力的抗爭向上，才走到成功的光明，這種指示給農民『團結合作，努力建設』的重大意識，怕不僅僅是給農民的醒鐘罷？

這個劇本當然最適合於露天劇場的公演，而特別因為是民衆劇，所以更適宜於所謂打破幕線的新的方式演出法。例如船夫，渡客，橋工，這三個集體角色，很可以無限制的加入若干觀衆到裏面去變作演員。設若有一個更好的導演，在農民觀衆有很熟悉的訓練的情形之下，把整個的劇場中成千成百的羣衆一齊參加戲的表演，其活動的姿態，羣衆表演的力量，眞不知要新奇到如何地步！

四、

是十二月二十日的晚上七點半鐘，雖然不曾刮風，天却陰得很沉重。村中的寒氣在太陽落下很久以後，自然分外凛冽地透進人們的衣履之內。農民村婦早都用過了晚餐，担任舞台工作和表演角色的農民一齊出動。劇場門口之附近，遙對着舞台正面，便被利用為『後台』了。男女鄉民觀衆陸續的擠滿了大半場子，台上的戲委會同人正領導着農民在佈景，

配光，裝設道具；劇場門首，拉雜着擺了許多點着燈籠趕來的小販，老豆腐，油條，捲餅，烟捲，花生，剃頭挑子……雖是黑夜，但彷彿是市鎮上的「集會」。兒童像在過年一般的彩烈高歌。

開演的時間到了，台上頓時漆黑，其實幕已撤掉，可是如同閉了幕一樣地望不見台上的一草一木。這時，觀衆的背後，劇場門外數十丈遠的地方，忽然傳來一陣雄壯的歌聲，我們明白這便是戲的開演了，這些扮演橋工的演員就要來到。——由觀衆叢中走上舞台，開始作建橋的表演。一時，觀衆顧不得看台上，轉過身來向後面觀望，那浩蕩動人的勞動歌越逼越近，眼看着一羣身强力壯的橋工從觀衆羣中穿過奔上台去。同時，在另一方向，成羣結隊的男女渡客，也由觀衆叢中走上台去，向管渡的老板紛紛爭議着過渡的價錢。這時，台口的兩隻氣燈轉向裏射。（這便是閉幕的方法）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美麗的河邊立體佈景的舞台面，骨架式的造橋木拴橋樑，在台上佈舞着雄壯的姿態。在美的光影之下，我們看見成羣的演員分頭活動，作工的作工，過渡的過渡，爭價的爭價，河邊小販不住的吆喝，全場充滿了活躍，生動，交響，節調，……在話劇自有歷史以來，這真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演出，令人驚異！令人感服，令人真不知置身於那一個新地域，那一個新時代了。

每到閉幕，便把臺口的兩盞氣燈轉射臺下，臺上便又漆黑起來。三幕就是這樣的繼續表演下去，觀衆身後可以聽到劇中人的對話，巡警的吆喝，胡大老爺的咆哮……許多演員是臺上到臺下，台下到台上，同時台上的背景後面，也一樣的利用，如第一幕的工程，第二幕的雞犬，都由台後面發出聲音的效果。全劇的表演都很緊張生動，其中以第二幕的光影，佈景，表演，爲最生色，夜色朦朧中，橋工在河邊的露天酣睡；船夫與橋工的鬥爭搏戰，都是很精彩動人的情節。

打倒了劣紳，衝破了建設工作的障礙，建橋工作在觀衆齊聲歡躍的空氣中加緊了努力，於是全劇完滿告終。我伴着鳴琦堯生隨着農民大衆擠出了露天劇場走向歸途。一路上村舍的居民爲晚餐而燒炕的垂烟，瀰漫了全村；劇院之散場，驚醒了酣睡中的林間老鴉。『過渡』所給我的興感，使我忘記了農村中冷列的深冬。

五、

二十三日午後，與佛西先生及戲委會同仁座談一小時以後，搭車返平。我對此行參觀後所得的印象與感想概述如左：

一，定縣的農村戲劇，可以說是戲劇運動的最先鋒——在戲劇運動本身上，這一個集團確已深入民間，把原屬於大衆的戲劇忠實誠懇的交還給大衆，他們含辛茹苦，親身與農民大衆爲伍，把農民所需要的指示他們向上，領導他們進取，這種以戲劇來完成敎育的使命之工作，眞是非凡的偉大！在藝術實驗的工作上說，這一個集團大胆地打破了演劇的程式，發現（也可以說是發明）了新的演出方式的精神，實在

是我們留在城市中幹戲劇活動的所望塵莫及的，而這種藝術實驗的成功，在藝術史上也不失爲一種偉大的貢獻。

二，定縣農村戲劇的新方式的演出，指示了戲劇大衆化的途徑——我們在城市中空喊着『戲劇大衆化』，只是空喊而已。在都市中吸收大量的摩登觀衆，不能算是戲劇大衆化，因爲中國的大衆百分之八十五是農民。把在都市中公演的劇目搬到縣城村鎭中去公演，以吸取民衆的票價也不足稱爲戲劇走入農村。因爲農村戲劇應該有着適合於農民生活的特殊的內容與形式，演劇仍用室內的，鏡框的，或出將入相的方法，都已感到非常的不便與不夠。如今經過平敎會戲委會的認眞試驗，我們認爲這種打破幕線，台上台下打成一片的新的演出方式，是今後戲劇大衆化的唯一途徑，戲劇要求大衆化，捨此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農民觀衆正在出神觀劇，眉飛色舞。(李戀生攝)

三，農民自己能演劇，而且演得比城市的摩登演員演得好，使人萬分興奮，覺得國事尙大有可爲——這眞足以使人驚奇！我們平常以爲新興的文化，無論在任何的條件之下，不能輸人甚至普及於農村，因此我們也就很疑慮話劇之不容易使農民接受，如今實地觀察「以後，事實證明給我們，農民不但能够很興趣地接受話劇，而更進一步的農民竟能自己扮演話劇，農民演員的背詞，排練，表情，姿態，動作，聲音，情感，都比較城市中的演員有過之無不及，這種現象，眞是令人驚異！當此復興農村高唱入雲之際，我們見到中國農民的民智並不低劣，祇要我們努力開發，以此四萬萬的人力智力論，國事正大有可爲啊！

四，定縣的農村戲劇從業者諸君的吃苦耐勞，埋首努力的精神値得我們感服，値得我們倣效——我們住在城市中幹戲，自己覺得已然很苦，其實在定縣從事戲劇運動的諸君——除佛西先生外，有陳治策，楊村彬，常書田，賀守文，王家綏，劉珍瀛，張文彩，劉育齋諸君以及章鳳人，陳桂梅兩位女士。他們終日在村裏同農民共起居，以白菜而條爲唯一作肴，吃不飽，睡不暖，然而幹戲的精神依然非常興旺。我們今後應該視他們爲模範的劇人！

二十四年聖誕節完於故都。



教育研究的檢討和展望（續）

吳俊升

二

教育研究的部門，日見繁複。就大體而分，所研究的問題，大概可以分三大類。第一類問題；是關於教育事實本身的研究的；第二類問題，是關於教育理想的研究的；第三類是關於教育實施方法的研究的。現在就這三大類研究情形，提要敘述一下。

教育的事實本身的研究，是一種純粹學問，不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教育就其制度而論，是一種社會的事實，這種事實，可與其他一切社會現象同樣成為研究的對象的。就其學說而論，也是一種事實。在何種時代，何種社會，發現何種教育學說，這種事實也是可以加以客觀的研究的。關於教育事實的研究，發展最早的便是過去教育事實——教育史的研究。教育史的研究之中，學說史的研究，又比制度史的研究發展稍早。這種教育史的研究，不但是教育事實的研究之中發展最早的，也是一切教育研究中發展最早的。最初大學所設的教育學講座，便是從講述教育學說史開始的。在不多久以前，法國大學研究院關於教育的博士論文，還限定必須以評述教育學說為題。教育史的研究發展最早，所得的結果也是一切教育研究結果中最可靠，最不會發生爭議的。近代關於這一方面的研究的權威，如 Compayré, Guex, Monroe 和 Cubberley 等人，可算是登峯造極了。將來如仍用原有的方法來治教育史，大概是難得什麼大發展的。

教育史是研究過去的教育事實的，關於現實的教育事實的研究，又另成一部門，這便是比較教育的研究。這種研究的前途極有希望。最初研究比較教育還只限於實用的性質，供一國實施的參考。現在這種研究有發展成為一種獨立學問的趨勢。最近哥倫比亞師範院國際教育研究所和日內瓦的國

際教育局的工作，一方面搜集各國的教育事實，一方面作比較研究，已經得著很豐富的結果。這種研究的最大收穫，不僅在得着零星的見聞而已，對於教育事實彼此的關係，必定有重要的發現的。

教育事實的研究，還有一個方面，即是關於初民社會的教育的。我們只知道文明國過去教育的演進和既在的狀況，我們對於教育的認識，還不算充分，我們還得就現存的文化落後的社會的教育制度加以考察，以推想有史以前我們的教育的起源。這便是民族學研究的一部分。關於這部分的研究，已有Ch. Letourneau 的 L'Evolution de l'éducation dans les diverses races humaines和Hambly 的 The Educa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s 開其端。今後的教育研究者關於這一方面的研究，或是根據民族學的記錄，加以分析整理，或是自行實地考察，都可以得著豐富的結果。

教育史的研究，比較教育的研究，民族學的研究，都可以獲得教育事實的明瞭。明瞭了教育事實還得進一步要求這些事實的解釋，因這種要求，又起了一種新的教育的研究，這便是教育的社會學的研究。這種研究，便是想把教育史比較教育和民族學的研究所得的教育事實和社會其他事實相關聯而求得教育事實的解釋。教育事實和社會其他事實的關聯，早經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發現遠如亞里士多德近如孟德斯鳩都已表明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參考 Montesquieu: L'Esprit des Lois, Livre IV. Ch. I）斯塞賓爾（Spencer）更具體的指出教育與社會政治，法律，宗教等事實的關聯（參考 Spencer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s and Physical Ch. II）。現代的美國的社會學者芬奈（Finney）還用「社會平行原則」（The Principle of Social Parallelism）來表明社會文化程度和教育制度相應的現象。（參考 Finney A Sociological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Chapters）德國學者巴爾脫（Paul Bart）對於教育史的研究，竭力把每一時代影響於教育的社會的力量指示出來。馬克斯派的學者用經濟觀來解釋教育史。平克維忌便說：「在一切時代，學校乃依據社會的結構，而此社會結構依最後的分析則為一國的生產程序的形態所決定，這個事實是最顯明的。」這見解一經推演便成教育的經濟史觀了。

以上所引，均是教育的社會學的研究的開端。可是要用嚴整的科學方法，把這種研究造成一種獨立的科學的，當推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Emile Durkheim）涂爾幹以為教育事實為社會事實，應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研究的結果，可成為普通社會學的一部；而研究的方法，也便是

普通社會學的方法，最重要的，便是應該從社會組織的本身，解釋教育的發生和演進的原因。正因為教育的事實和其他社會事實，有聯帶的關係，任何教育系統，都不是和其他社會事實無關的一種獨立的創作。它是『經過長久時間逐漸組成的各種制度的總和，這些制度和其他社會制度有聯帶關係，所以正如社會組織的本身一樣，不能任意變更……如其我們從歷史方面研究教育制度的創立和發展的情形，我們必定見到它們是根據著宗教，政治組織，科學發展和產業狀況等項的。如其我們和這些歷史上的原因分開，它們便成為不可究詰了』(Durkheim, Education et Sociologie, P. 14.) 涂爾幹的教育的社會學的研究，便在分析這些原因。可是他雖然提出了這種研究的目標和方法，他自己却未及因這種研究而建立一種科學，最近瑞士有一位教育學者叫剛多（Emile Caudaux) 的，却根據了涂爾幹目標和方法，對於中古以迄近代西洋教育的事實，加以客觀的分析和解釋。他並且正式把這種性質的研究，正式名為『教育社會學』(La Sociologie Pédagogique)，剛多研究的結果，不過是這種學問的一部分。其他各部分，還有待於社會學者或教育學者根據教育史，比較教育，和民族學所提示的事實，加以細心的分析，再和社會其他事實參伍並觀，考察它們聯帶的關係而求得因果的解釋，然後才能使這種教育社會學真正成為『教育事實的科學』(La Science des Faits Pedagogique) 哩。這種科學的現況，雖然還很貧乏，可是它的前途是極有希望的。

提到『教育社會學』的名稱，當然要聯想到美國斯密士(Smith)施奈登(Snedden)等人所提倡教育社會學 (Educational Sociology)。可是這後一種學問的內容，極不一致。雖然有一部分也致力於教育與社會的關係的研究，可是它的主要興趣，不在對於教育事實，作客觀的，社會學的研究，而在於從社會學的觀點，建立教育的目標和原則。所以它和前一種教育社會學，實在是同名而異實的。我們應該在論述教育理想的研究時，加以論列。

三

關於教育理想的研究，就現況而論，有兩種趨勢。一種趨勢，在於根據一種哲學來決定教育理想：另一種趨勢則在於根據社會現狀的分析來決定教育理想。第一種趨勢促進教育哲學的研究，而第二種趨勢則促進上文所提到的斯密士和施奈登等人領導的教育社會學的研究。這兩種研究的現狀和將來，現在略加探究。

教育哲學的研究，在方法上有兩大派別。一派是在教育

以外尋求一種哲學，把這種哲學自外應用到教育上來，決定教育的理想。教育哲學，成爲一種應用哲學。傳統的教育哲學家皆屬於這一派。從系統的教育學者海爾巴脫起，教育目的便主張由倫理學來決定的。現代的教育哲學家如斯勃蘭根(Spranger)如香第耳(Gentile)如南尼 (Nunn) 都是根據一種普通哲學來規定教育理想的。第二派教育哲學家不主張從外方將一種哲學應用到教育方面來，而希望教育自身能產生一種哲學。克里克便屬於這一派，杜威的立場也和這一派相近。

關於教育哲學研究的這兩派，我看還是第一派比較切近於事實些。我們只要檢討一下哲學思想史和教育思想史，便可見到每個時代的教育思想，都是當時的哲學思想的反映，而教育哲學家的系統，無非是他本人的哲學系統演繹而成。(參考拙著教育哲學大綱十六—二十四頁) 這種事實可以證明教育哲學終是哲學的應用，要研究教育哲學非從哲學下手不可。至於第二派的主張雖然可以提高教育哲學的地位，但事實上離開普通哲學，這種教育哲學也無法從教育自身建立，即是隨便建立了，也未必合於時代的要求。即以克里克和杜威而論，他們的教育哲學便不盡然是從教育本身產生而仍然是從教育以外的普通哲學產生的。克里克的教育哲學，一部分是根據於德國傳統的理想主義，一部分是根據於新起的國社主義。杜威的實用主義的教育哲學，也是他的實用主義的哲學的應用。在他的第一部關於教育的系統的著作，「我的教育信條」(My Pedagogici Creed)發表以前，他已經建立了實用主義的心理的基礎。至於代表整個的教育哲學系統的「民本主義與教育」的出版更遠在杜威建立實用主義的論理學的基礎以後。從此亦可見杜威是先決定了實用主義的哲學的輪廓，然後才建立了實用主義的教育哲學的。他的教育哲學，多少還是他的普通哲學的應用。

以上是說現代教育哲學研究的方法。現在再看看現代各派教育哲學研究的內容。現代各派教育哲學，就其內容而言，大致可依幾個主要國度而分。英美的教育哲學，仍然不脫傳統的經驗主義的影響而演變成爲一種實用主義。重經驗，尚活動，求實效，爲英美共同的教育理想。但是在大同之中有小異。英國教育哲學，仍守着傳統的個人主義的最後壁壘，側重個性的發展。南尼的「教育的事實與基本原理」(Education: Its Data and First Principles) 可爲代表。美國的教育哲學，雖然也根據於個人主義，可是總想力求個性發展和社會化兩個原則的調和而成爲一種新個人主義，也即是民治主義。杜威的「民治主義與教育」，可爲代表。因此我

們可稱英國的教育哲學爲個人主義的實用主義；可稱美國的教育哲學爲民治主義的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的反面便是唯智主義或理性主義，法國的教育哲學，便是偏在這一方面：偏重理智的訓練，忽略實際生活。一切事理的認識，都是從分析成最簡單最清晰的觀念入手，然後再把這些觀念，推演成理論的系統。教育的訓練，也是注重這種論理的程序。「寧取頭腦清楚，毋取頭腦複雜」，這是蒙台茵（Montaigne）的教育格言，也是法國教育的傳統見解。法國有一位教育學者叫波果（R Paucot）的，曾經用"Vivre la Vie"和"Penser la Vie"兩句話來作英，法兩國教育理想的對比（見R. Paucot, Les finsgenerales de l' education et le progres humain），實在是很有意義的。可是法國和英美兩國不同，舉不出理性主義的教育哲學代表人物，我們却可以說法國整個的教育制度，便是這種哲學的代表。

法國與英，美兩國的教育哲學，雖有唯知與唯行之分，可是却也有一共通之點，這便是十八世紀以來綿延未絕的個人主義。和這種個人主義正相反對的又另有幾派教育哲學。一派是德，意的理想主義的國家主義，一派是蘇俄的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德，意的教育哲學，在細目上雖有不同，但是在根本精神上却是一致的：這根本精神有兩種元素，一是重國家輕個人的國家主義，一是這種國家主義所憑藉的基礎，却是理想主義：以國家的組織爲理想的最高表現。我們可以說德意兩國現在流行的教育哲學，乃是費希脫，(Fichle)海格爾(Hegel)的教育哲學的復興。意國的香第耳(Gentele)固然是一個新海格爾主義者（參考Merrilt Moor Thompso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Giovanni Gentele Chapter III.）克里克（Krieck）的國社主義的教育哲學，也不過是歐戰以前德國正統派的教育哲學系統的嗣續而已。

反個人主義的蘇俄的教育哲學顯然又另有立場。它的社會理想超過國家主義而爲涵有國際性的社會主義，而這種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却建築在與辯證的理想主義正相反的辯證的唯物主義之上。現在這種新教育哲學雖然正遵循着馬克斯列寧的遺教在創立之中，可是整個的蘇俄的教育制度，却已經是這種新哲學的具體表現了。

以上是檢討現代教育哲學研究的方法和內容。可是上文說過教育理想的研究，有兩種趨勢，適才所說的憑一種哲學來決定教育理想，不過是第一種趨勢。還有第二種趨勢即是憑教育社會學的研究來決定教育的目標。教育社會學的內容，極不一致，可是最近的發展比較趨重於教育的目標的社會

學的決定這一方面。向這一方面發展的教育社會學者，可舉施奈登(Snedden) 潘退爾斯 (Peters)爲例。施奈登在一九二一年出版一書即名Sociological Determination of Objectwes in Education。此書的內容，係憑社會學的方法，分析社會的需要，以定教育的目標。潘退爾斯亦用相仿的方法分析教育的社會的目標，大綱細目，條分縷析。即如訓練公民的總目標一項即包涵小目標三百種之多。(見Peters, Foundation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P.P.109—128) 最近潘氏又將此項公民訓練的目標的分析，擴張成書，書名 "Objectwes and Procedures in Civic Education,內容項目，格外繁複。其他課程編制專家如Bobbitt, Charters, Ernest Horn等也採取同樣方法編制所謂「科學的」課程。教育理想，究竟是否可憑這種社會學的方法來決定，頗成問題。波特 (Bode) 在他現代教育學說中，克伯屈(Kilpatrick)在"Hidden Philosophics,一文中 (見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Vol. 4, No. 2, PP. 60-68) 以及作者在拙著「教育哲學大綱」中，對於教育理想不能憑分析社會現狀而定，已有說明。此刻不必複述，但要表明的有二點：一點是對於社會現狀，須有一種哲學作批評的根據，然後才可分析教育應具的目標：第二點是目標分析得過於繁瑣，沒有意義，因爲教育和配置機械不同，應養成隨機應變的能力，不應只是機械的配置，一一相對的，S——R的特殊關聯。

總之，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就其決定教育理想一端而論，並不能代替教育哲學的研究。這兩種研究，在將來還是不可偏廢的。

四

關於教育實施方法的研究的叙述，比較繁難，因爲關於行政組織，課程編制，教學方法的研究等等都應在內，而實施所憑賴的基礎科學如兒童學，教育心理學的研究，也得提及。關於此等方面，爲篇幅所限，只得擇要叙述。

教育學的不能如醫學工程學的合理化，最大的原因，便在於教育學的基礎科學——心理學——還沒有像生物學，物理學，數學那樣的進步。現代的心理學，發展得雖然很快，可是學派紛歧，方法複雜，研究所得的結果，很少一致可靠的，因此教育的實施，彷徨失據，始終還不能達於合理化的境界。教育學所以不能受人重視，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心理學之中，和教育最有關係的，有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雖然自盧梭以來，已由許多哲學家，醫學家，生物學家，語言學家，繼續建樹了基礎，可是心理

學家的專門研究，乃是晚近的事。就其發展的現階段而論，關於兒童心理的發展，雖然發現了不少的事實，可是對于這些事實的解釋，還缺少公認的原則，因此教育上的應用，也就很費斟酌了。教育學者現在從兒童心理學所能得到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是：兒童的心理，並非是成人心理的具體而微。兒童和成人的差異，不僅是量的差異，還有質的差異。教育學者得著這種啓發，在一切教育的實施上，便不能再完全取成人的觀點了。可是兒童和成人心理的質的差異究竟在那裏？這就沒有定論了。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皮阿謝（Piaget）的幾部著作：如兒童的世界觀（La Représentation du Monde Chez l'Enfant）兒童的物理的因果觀念（La Causalite Physique Chez l'Enfant）兒童的道德判斷（La Jugement Morae Chez l'Enfant）兒童的語言和思想（Le Langage et la Pensée Chez l'Enfant）兒童的判斷和推理（Le Jugement et le Raisonnement Chez l'Enfant），無疑的有重要的供獻。可是他所得的結果，究竟是否可靠，還有待於將來研究的證驗哩。

教育心理的範圍，和普通心理學與兒童心理的範圍，很難劃分。依照桑戴克的教育心理學，內容大概分稟賦，學習心理及個別差異三部分。這三部分與普通心理和兒童心理都有重複的地方，如何使研究上彼此分功避免重複，實在是教育心理學的一個當前緊要的問題。現在姑就桑戴克所分的這三部分檢討一下。關於稟賦的研究，集中於遺傳與環境的相對的重要的問題。這種研究至今還沒有滿意的結論。不過一般的看法，稍有變遷。在十九世紀末葉本世紀初葉，一般人比較重視遺傳，以致引起居友（Guyan）的反響，寫出遺傳與教育（Hérédité et Education）一部書來表明教育力量。現在的一般人因爲受了行爲派的放棄本能，反對遺傳的學說的影響，又比較的重視環境的影響了。這個問題的最後結論雖然還不可得，但是研究的方法已經比以前精密了。（即如行爲的學習過於的研究追究到胚胎以內，便是一例）並且教育學者重視環境也比重視遺傳更能發揮教育的效能的。

學習心理的最近發展，漸漸有動搖桑戴克的學習定律的趨勢。在過去教育實施所認爲比較可靠的定律，便是桑戴克的學習定律，課於組織，教法，訓育各方面，大都是根據着學習定律而實施的，現在學習定律漸漸站不住而新定律又沒有建樹起來，教育實施，更將進退失據了。桑戴克以及行爲派對於人類學習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一缺點，即是太重分析，把學習的過程，完全歸約爲特殊刺戟對於特殊反應的機械的聯繫。在動物的學習過程中，刺戟與反應的關係，已經不

雖然如此，何況在心理發展程度較高的人類？完形心理學派Koffka Kohler 等人對於學習心理的方法和見解，注重行爲的整體，注重學習者的領悟作用確可校正桑戴克以及行爲派的缺點。在教育的應用上，這兩派的學習心理何去何從，是否有調劑的可能？ 在現時還不能作何種決定。可是我們教育研究者對於學習心理研究方法應該有一點暗示。即是爲了教育上的應用，我們最需要的是人類學習的心理。而研究人類學習心理，最好便側重以人類的學習爲研究的對象，不可專以白鼠，甚至於也不可以專以猩猩爲研究學習的對象；因爲首先假定白鼠或猩猩的學習在本質上和人類學習沒有區別，次則專以白鼠或猩猩等爲研究的對象，最後再想白鼠或猩猩的學習心理來逆料人類學習的心理，這種方法，已經證明不是一種健全的方法了。今後的學習心理，應該讓兒童心理家負大部分的責任去研究，即在兒童學習的情境之中，研究兒童學習的心理，這樣得到的結果，也許不致抹煞人類學習的特點而於教育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正統的教育心理的第三部分，便是關於個性差異的。關於個性差異的研究，有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人格分類的研究，一是智慧的測驗。關於人格分類的研究，自希臘古代的氣質學說以至於近代各種專門研究如 W. Stern 的 Die differentialle Psychologie皮奈的La Psychologie in dividuelle，以及德國最近發展的 Charakterologie ，法國最近發展的Biotypologie 都以區別人類的個性爲目的的。區別的標準，或依生理，或依形態，或依心理。依心理而生的區別，或以智慧爲準，或是注意爲準，或是其他心理功能爲準，又各自不同。這種分類學還不如動植物的分類學，至今還沒有達於準確的境界。教育實施，所能憑藉的兒童分類法，還只是經驗的分類法而已。

個性的差異之中最重要，最與教育有關的一項，便是智慧才能的高低，自從皮奈西蒙的測驗發明以後，教育家得著類別兒童智愚的利器。可是皮奈西蒙的測驗，依其性質，只能測驗兒童智慧發展的遲速。（智愚即依遲速而分）可是除了少數低能的兒童而外無論智愚兒童，依皮奈．西蒙的研究，他們智慧的發展，都能達到同一極限。（西蒙定智慧年齡十三歲半爲極限）雖然達到此極限的遲速各不相同，可是一經達到此極限，智愚便無從再分，而皮奈西蒙的智慧測驗，便失其功效，不能對於這些人在才能上有所類別了。因爲早達極限的人，未必在將來才能的表現上，比遲達的人格外優越。換句話說，即是判別智慧發展遲速的標準，未必能同時作判別智慧高低的標準。美國當代的智慧測驗運動，憑着只能

代表智慧遲速的智慧商數來作爲預測兒童成人後智力高低的標準，因而決定他們應受的教育的程度，在其實際影響上，已經引起柏格萊（Bagley）的抗議，（見Bagley, Determinism in Education）而在技術上加以批評的，還有法國的心理學家皮治庸（Henrée Piéron）（參考 Piéron, La Davelopp-ement Mental et l' Intelligence, PP 54-56）

皮奈西蒙的智慧測驗，既有上述的制限，所以近年來各家的研究結果，對於它雖然多所修正，可是拿它當做區別智力高低的量表，還不免於缺陷。

除了皮奈西蒙的智慧發展的測驗而外，還有其他種種的智慧測驗，其可靠的程度至不相同，其功能也各有制限，教育研究者應用時，應該特別小心。

在檢討了教育實施所依據的基礎科學的研究狀況而後，應該論述教育實施問題的研究。未述研究的結果以前，先得對於研究的方法約略加以檢討。在過去教育的實施，往往是墨守陳法，無研究之可言。即使偶有研究，所用的方法，也都是「經驗的」(empirical)，因此所得的結果，往往不準確可靠。自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研究教育者，受了物理科學的啓示，漸思採用試驗的方法，使得教育的研究科學化。物理科學的方法，既奉爲圭臬所以試驗的程序，也依著物理科學試驗的程序。我們知道物理試驗的一種物式，是有準確性，所以有準確性，便因爲在試驗時，能分析情景，加以控制，試驗的結果，復可施以測量，而給以數學的處理。教育的試驗，既以此種程序爲標準，所以也得採取分析的與數量的方法。將受教育的兒童的身心狀況和他的情景，分析成多數因子一一加以控制而變易其中一個因子，然後用各種的教育測驗來測量其結果，以定某種教材或某種教法的數量的價值，這便是一切號稱科學的教育研究法的程序。這種以物理學爲模範的數量的分析的研究法，在現時頗爲盛行。教育統計和測驗運動即是應運而起的。教育科學家大都主張這種方法。現在美國以桑戴克，麥柯爾等人主張這種方法最力。「凡是存在的都是可以測量的，」是他們的信條。

可是對於教育比較採取寬廣的見解的教育家，大都不贊成這種方法，認爲這種方法不適宜於研究教育問題。杜威一派的教育哲學家，便持這種見解。他認爲凡是可以用數測量的，必定是特殊的，而凡是特殊的必然是可以與他物相離絕的。受教育的對象，乃是整個的人格，而這整個的人格所牽涉的因素，却是爲數很多，我們在事實上無法使其中某些因素與其他因素相離絕而加以測量。教員的聰明處便在於把這些不可分的因素，一律置諸攷慮之下。這裏的判斷是對於質量的情景而起，所以判斷本身也必然是質的而非是量的。採取分析的，數量的，研究法的教育研究者忽略了這種制限，往往使得研究的結果，反不正確。即如一種科目的新教學法的試驗的進行，往往是採取所謂等組實驗法。用兩組能力相等的兒童，分別施行新舊兩種教學法，支配教學的情境，使兩組除教法不同外，其他情境無不相同。在這兩種教法施行

若干時之後，再用該科目的測驗，測驗兩組的成績，依數字的表示而決定兩種教學法的優劣。在科學教育家，認為用此法所得結果，必定是可靠的了。其實不然。因為測驗所得結果，僅是該項特殊科目的成績，可是兩種教學法對於整個兒童人格所施的影響如學習的態度等等，無法除開，也無法測量，因此兩種教學法最後的優劣，還是無法判定的。

分析的，數量的方法的制限還不止於此。父母和教師在教育兒童時，所遇的情境，絕不會兩次完全相同的。而數量的決定則假定情境的前後一律相同，因此便不適於教育情境的要求。過分重視數量的決定，足以阻碍智慧的運用，使教育成為機械化：至多也只能對少數特殊科目的教學見其效率而已，對於課程和方法的改造等等較大問題，是無法應付的。這又是分析的，數量的研究法的制限。

杜威派的學者主張用綜合的方法作教育實施的研究。兒童的一切反應，要從整個行為的系統中考察它的意義和影響，而這種意義和影響，也只須與以性質的衡鑒無須加以數的測量。因此他們主張關於教育的研究或實驗，應該丟開數理科學而以生物科學為模範。(參考 Dewey. The Sources of, a Science of Education PP 64-66 和 Kilpatrick, Certain Conflicting Tendences within the Present-Day Study of Education, in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Dewey PP 173-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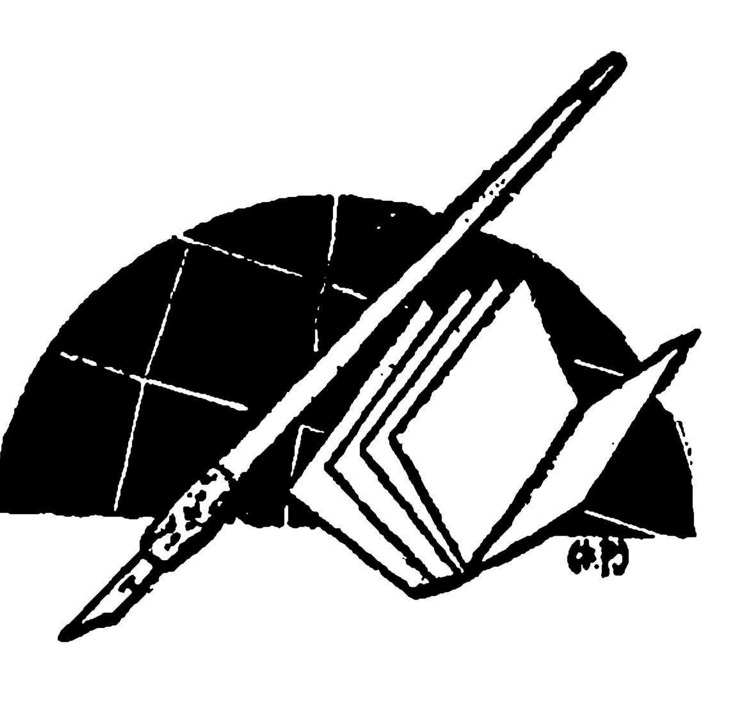
這兩種教育研究法的衝突，如何解決，成了今後的教育研究者的一個緊迫的問題。完形心理派最近的興起，顯然為綜合的研究法張目。這種新學派的影響，不久會要及於教育研究的範圍的。

教育實施的研究，所用的方法，除試驗法而外，當然還有觀察法，調查法種種，因為次要，且不必論。我們且轉而檢核一下研究教育實施問題所得的結果。這一方面的結果，真是書不勝書，舉其犖犖大者而言。例如行政組織的合理化和標準化，課程編制的比較適於社會的需要和個性的差異，更能適合於兒童心理的新教學法的發明，盲啞兒童低能及天才兒童等等特殊教育的發展，因特殊教育的研究而發生的普通兒童教法的改進（如蒙台梭利法，德可樂利法，皮奈西蒙測驗，皆從研究特殊兒童教育而發明）訓育方法的社會化，職業指導的設施，學科心理的研究的發端……凡此一切，都是研究的結果，而將來的發展也是無有止境的。

× × × ×

以上對於教育研究的現在和將來，作了一番檢討和展望。除了關於中國教育的研究應該另作專文論述而外，關於教育研究的主要事項，差不多都已論及。希望研究教育者從此再努力開發不盡的前途，也希望一般讀者從此對於教育研究給一個比較適當的評價。現在我把這一篇教育研究的總帳趁舊年結束新年開始之時，敬獻於讀者之前。至於這篇總帳中如有「不實不清」之處，那只有由作者負責，與教育研究本身無關。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於北平



書評

「死魂靈」

魯迅譯　果戈里選集之五　譯文叢書（黃源主編）
二十四年十一月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四二五頁　價一元

常風

偉大的俄羅斯文學是從十九世紀開始的。經過較長期間的外國文學之介紹與迻譯，文學作者才逐漸提起筆來抒寫。他們面前擺滿了德國的，法國的，英國的模型，所以十九世紀初期的許多作家，詩人或散文家，除了一兩個例外都是「模仿者」。即以著名的蘇喀夫斯基（Basil Zhukovsky，一八五二年卒）說，他享盛名完全是因爲他的繙譯工作。最偉大的名字當然是普希金（Pushkin）了，他在法國由於梅里美（Mérimée）的介紹曾經受過一般人士的讚美，他就擺不脫拜命的束縛。直到晚年他才找到他自己的路子，可惜「夕陽無限好，已是近黃昏」沒有多餘的生命與時間，讓他完成他的更偉大的使命。不過他確認俄羅斯文學必須捨棄向來摸仿外國的途徑，樹起真正的俄羅斯的文學。他還有個預覺，這個新文學就要開花了。他這預覺最後果然在俄國文學史上實現，這即是俄國文學史上的果戈理時代。從果戈理才創始了，奠基了使世人震驚的俄羅斯文學；從果戈理才有了屠格涅夫，陀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這一串偉大的名字。所以有人說普希金之偉大乃在他預言了，這個時代，給果戈理安排了道路且與果戈理以感興。

果戈理的環境實在是孕育他的「偉大」的一個大的力量。他是小俄羅斯的人，他就在「自然」中長成。在他創作的初期，他就能抵抗住當時一般的風氣：模仿王孫哈魯德，或抄襲少年維特；他有勇敢去大自然中，有生命的大自然中找尋他的模特兒，他要「創造」。他重溫兒時可愛的回憶與清新的印象，他蒐尋小俄羅斯的一切傳說，他將過去的已被遺

忘的故事在他的作品裏復活起來。他的視野展開在烏克蘭的鄉間；他故事中的英雄是一些平平凡凡的人民，半開化的農夫，高加索的少年，充滿迷信想像的醉徒。這些人都是頂單純的人，他們的情感都毫無掩飾的裸現出來。這些樸素的人物出現在小說中與當時一般作品中的人物形成一個有趣的對照：一個是有生命的創造，一個是無生命的模仿。果戈理令人注意的，不僅是他所創造的人物。他的小說中的環境，自然界的親切描寫，也是反傳統的，反浪漫主義的寫實。在果戈理的小說中，自然界的描寫不僅是用來陪襯人物或顯示人物；這二者——人物與自然界的描寫——在他似乎是同等的重要。這也是他與他的崇拜者屠格涅夫不同的地方。果戈理從他的第一部成名的作品「狄亢加鄉村的夜晚」(Vetchera na Khutoryé bliz Dikanki) 到他最偉大的「死魂靈」，他都是抱着一個堅固的目標。

「死魂靈」的寫作始於一八三七年。一八三六年寫了「巡按使」(The Rivizor) 引起許多人的惡感之後，果戈理到外國遊歷，大部分的時間花費在羅馬。這部偉著就是在這種「放逐生活」中寫的。這部書曾被稱爲無結構的小說，和「巡按使」一樣，它的故事也是普希金提示給果戈理的。在俄國農奴時代，有錢人的財產就是他的農奴，這種農奴就叫做「魂靈」。有一千個魂靈的才能算是大富人。有魂靈的人須向政府納他所有魂靈的人丁稅。不過人口調查每十年或二十年才舉行一次，在第二次調查之前，如有魂靈因疾病，因天災或其他的原因死亡，地主還須照樣繳納這些「死魂靈」的人丁稅。這在地主一方面的確是一筆大損失。乞乞科夫看透了這個道理。於是他生了一個頂高妙的念頭帶了跟隨坐了車到各地冒險去實行收買「死魂靈」的大計劃。乞乞科夫估計從這般地主花極小的代價收買了已死的魂靈，在遼遠的邊境地方買一塊地，將這些「死魂靈」在戶籍簿上轉移到他的田莊。那末，他就算是有了魂靈，有了田地的大地主了。他還有一個更大的目的：他要將這些財產抵押給國家銀行，花低利息借幾百萬盧布，可以供給他到外國做寓公過豪華的生活。

這就是這部小說的梗概；有人說它是無結構的小說也正因爲這個。這書的開始就是英雄乞乞科夫的遠征，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去追求他的黃金之夢之實現。果戈理讓這位夢想者引我們到俄羅斯的各部遊歷，展開俄羅斯內部各色的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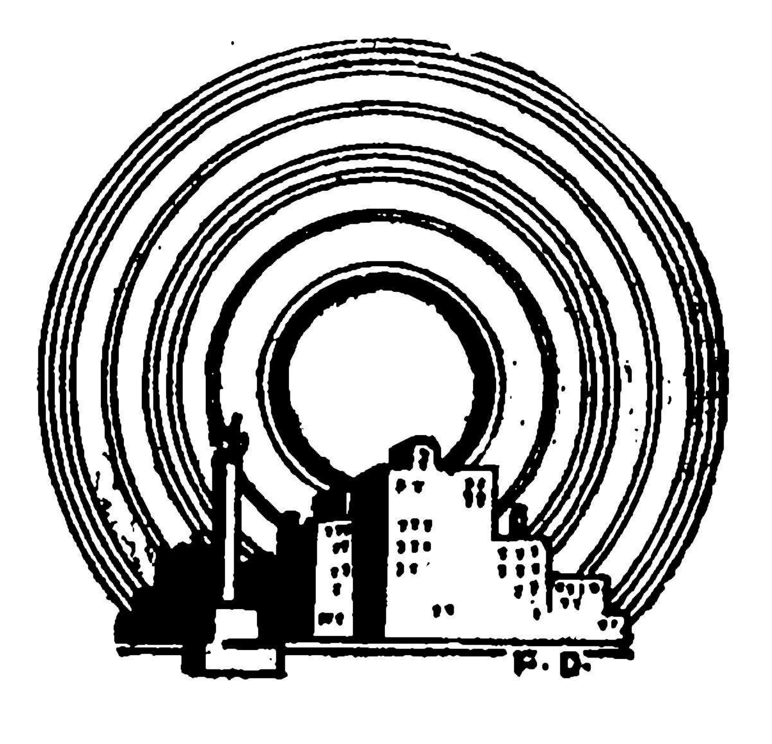
會，各種的生活給我們看。更重要的是各地不同的農奴的生活。這部書是果戈理的一串諷刺。乞乞科夫是一個真正俄國的典型，和我們的「阿Q」一樣：他還是「巴扎洛夫」，「奧薄洛摩夫」諸人的始姐。乞乞科夫和西萬提司(Cervantes)的吉訶德先生(Don Quixote)有許多相似之處；他的綏里方正是吉訶德的山差邦；他的懶馬恰似吉訶德的羅西亞特(Rosiante)。不過他是俄羅斯人，他有斯拉夫民族特有的憂鬱氣質。乞乞科夫和「巡按使」中的克來斯搭可夫(Kléstakov)都是喜劇的人物；在「含淚的微笑」的果戈理筆致下，他們沒有了卑賤，鄙陋，他們的每一個可笑的舉動都喚起我們的哀憐與同情；果戈理並不是在嘲弄人類。

就藝術說，「死魂靈」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寫實小說。從實生活中取材，在廣大的俄羅斯疆土中揭開一幕一幕的平凡的日常生活，那樣質朴有力而生動的描寫，在果戈理以前實在無人有過這偉大的企圖，並且也無人有這樣的能力。讓貧賤的人能在小說中做爲鄭重描寫的對象，佔一席地方，容許他與高貴的人受到作小說的人同等的重視也是果戈理以前的作家所不屑爲的。果戈理和一般法國的寫實主義者不同；他的視野比他們的廣大，他的觀察比他們的深刻。他不採取浮面上的陰影，他不僅表現社會上的現象，在他，這僅是藝術的一種手段。他往廣大裏，深邃處觀察；他還更觀察到完整的全體 。他不注意生活的第一個極黑暗面；他要捉住整體，從這整體，顯示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意義。他時時刻刻把握住一個永久的理想的目標，他所要給讀者的描寫都是這目標的一個附屬的分子。這書的背景是俄羅斯的鄉間生活，農村的赤裸的描寫，一個廣大的社會與廣大的平凡的人生。它還反應着作者的時代。果戈理以後許多作者的小說裏有很大的政治及社會的成分，反對農奴制度，以及後來的解放農奴運動，都要以此書爲始作俑者。在這部小說中果戈理不會描寫地主虐待農奴，他也不會發表他自己關於農奴問題的意見。他僅如實描繪了在各地農奴與地主的生活狀況，讓讀者自己去了解這兩種人中間的關係。他描寫和善的瑪尼羅夫，科羅俙契加十等官夫人，狡滑的羅士特來夫，吝嗇鬼梭巴開維支，潑留希金這些人，在這些人的描寫中反映着他們過着各式各樣生活的農奴。因逼真地暴露，俄羅斯生活的密，這書在果戈理生時竟不准印第二版，而屠格湼夫因一篇

追悼果戈理的演說竟遭了監禁的處分。

果戈理的這部「死魂靈」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最後的偉著「喀拉瑪拉夫兄弟」一樣，都是未完的傑作。更相同的，兩個人都着重未完成的部分，留着人性中崇高的一面和人生的最高理想在第二部中描寫。陀斯妥也夫斯基留着小喀拉瑪拉夫——阿要輎(Alyosha)在未完成的部分中闡明並解釋他的新宗教，果戈理視「死魂靈」的第一部爲相當於但丁「神曲」的「地獄界」，而以燒掉的第二部當作「淨罪界」。「死魂靈」第一部作於一八三五——一八四一年。從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五二果戈理死的這一年完全花費在這部偉著的續篇。不幸果戈理得了神經病，感到很大的痛苦，他最後的十年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個時期。想求救於宗敎，於是在虔誠敎徒影響之下他懺悔，他認爲他的著作都是罪孽。有兩次在信敎的狂熱下他竟焚燬了「死魂靈」第二卷的原稿。在死前果戈理還願意世人能夠忘掉他的所有的作品，因爲這些作品是他還茫然於人類之眞正目的與義務時一種可憫的虛幻的產物。所以「死魂靈」的第二部現在僅僅保留着五章，這五章文字當果戈理生時曾以未刊的草稿流行的。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我們曾在大公報「文藝」上介紹過。現在刊行一種「譯文叢書」，由黃源先生主編。這叢書有個很偉大的計劃，繙譯「果戈理選集」，這是很可喜的。在過去十幾年中繙譯文學以俄國文學的繙譯較有系統；並且明顯地已給了我們的作家——尤其是小說家——許多好的影響。這部選集共六冊，「死魂靈」的第一部先刊行，第二部也收在這選集中，兩部皆由魯迅先生從德文譯本重譯。關於譯者是無需介紹的 。我們盼望這選集的全部能早日刊行；更盼望「譯文叢書」還有其他的選集相繼問世。



外論介紹

一 中國幣制改革之成敗

高橋龜吉著

日本『改造』雜誌新年號

日本新進經濟學者高橋龜吉，於去年十一月來華視察，回國後就做了這一篇論中國幣制改革的文章，發表在「改造」的新年號上，他的論旨，是說我國的新幣制，如就此實行下去，必歸失敗，而使中國全部經濟崩壞的。所以他希望日本當局，另爲我國想一種適當的幣制方案，以指導援助我當局與國民，而防止通貨崩潰之慘禍於未然。且不管其理論與用意如何，玆撮要介紹其內容於次，以供探討。

他在第一節指陳我國各種機構之缺陷，不宜實行此種新幣制。他說要知道中國新幣制將來成功？抑失敗？應由兩個觀角來加以考察。第一是探討中國最近通貨危機的原因何在？新幣制是不是適當而有效的方法？第二是純粹由金融技術方面來考究。先就第二點說，新幣制方案，如就純粹理論上說，自然是一種最巧妙的理想的幣制，無如中國的政治，財政，金融等各種機構，尚是半封建狀態，且有治外法權的關係，決難實行這種最新式而精巧的管理通貨改革制度。即是說中國政權尚未統一，國土非常廣大，政府內部既無優秀廉潔的人才，又無防止財政濫用的新機構，加之治外法權尚未撤除，即想統一幣制，集權中央，實行管理通貨與不換紙幣制度，這是不可能的。蓋中國財政機構之發展階段與新幣制之發展階段，程度相差太遠了。再就根本的客觀情形說來，（一）中國缺乏管理通貨成功之絕對必要條件的金融統制能力，（二）中國缺乏在管理通貨之下而使調節金融不發生破綻的客觀材料，（三）人民對於使用紙幣的信用的發達階段，尚未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新幣制度萬難得到好結果。

在第二節中討論中國通貨不安之本質與對策。他說預測中國此次幣制改革能否成功的實際基準，要看此次改革幣制的三個目的。其第一個目的是想克服通貨不安，而建設安定的通貨；第二個目的是想打開金融極度的窮迫；第三個目的是想打開財政經濟的極度的窮迫。而這三者又是互爲因果的。即通貨不安爲金融困難與財政經濟窮迫的大原因，同時通貨不安的大原因又是金融緊迫與財政經濟困難。他又仔細分析我國最近通貨不安的原因，歸納成爲兩大種，即第一起因於財政經濟本身窮迫化的通貨不安，第二起因於硬銀貨幣本位自身與美國的白銀政策的通貨不安。所以他說中國要想克服通貨不安，須採取能善處這兩種原因的根本對策。而此次實行

之幣制改革性質，僅有第二種原因對策的作用。譬如人在得了重病，身體衰弱之時，復受美國美銀政策的槍擊，如專忙於夾取子彈，而不顧本身的衰弱，這是非常危險的。何況所施手術又有錯誤。此次之幣制改革案，僅憂慮表面的金融現象，並未顧及內部的財政經濟的根本病源，實爲一大缺陷。

在第三節論及中國當局實行幣制改革的各種理由，認爲認識錯誤。他說中國當局此次所以有實行改革幣制的勇氣的，是因爲有五種積極的理由與兩種消極的理由。積極的理由是（一）可以增加輸出，減少輸入，而改良貿易關係，（二）可以緩和金融的困難，恢復以上海爲中心的生產事業，（三）將銀收歸國有，可以得到十分之六的利益 ，以彌補赤字財政與國際收支的逆態，（四）以爲可以成立千萬鎊的借款，（五）以爲依此可使逃避資本流還。消極的理由是（一）以爲逃避資本已逃避完了，即使此後再有通貨不安現象，已再無資本向外逃避了，（二）認赤字財政爲各國的共通現象，中國之赤字財政決不至影響通貨的安定。但是以上各種樂觀見解，大爲錯誤。 關係幣制改革成敗的基本問題爲（一）（二）兩點，但是中國的經濟，財政，金融本非健康狀態，而生產力又受天災人禍的影響，已陷於饑餓狀態，農產品的輸出，決不會因匯兌跌落而增加，反將因匯價低落而惹起物價騰貴，社會不安的。至於工業品亦難期待其輸出增加，因爲中國的高率關稅，完全是以彌補財政困難爲目的，并沒有得到助長產業發達的效果，即因匯兌低落，亦少有發生輸出競爭力的餘地。而輸入品又多爲國內所無者，故匯兌低落，亦難防止其輸入。目前雖有輸出增加之現象，這完全是由於當局之物價抑壓政策與政局不安的關係，匯價雖然跌落，物價並未騰貴，故由外國看來，實爲變態的賤價，以至形成一種饑餓輸出，並不是有餘力的輸出。將來必定要發生一種反動現象，而使社會大感不安的。且匯兌跌落，不久將使生活品貴，工價高漲，原料騰貴，因工業原價之貴，工業品輸出力愈難增加。故新幣制之實行對增加輸出減少輸入的效果，目前很少期望，而對於救濟產業不特無效，恐反將給與瀕死的工商業以致命的打擊。其次從前中國赤字財政之所以對於通貨價值，未感壓迫的，因爲當時是銀幣硬貨，現既變爲不換紙幣，情形自然不同，況最近通貨危機的根本，是由於赤字財政的累積，在前之硬貨時代，遇到內亂或對外關係惡化，其對財界的影響，不過使公債跌價而已，如在新制度下，則必先使通貨不安，匯兌跌落。新幣制既使通貨不安與財政的關係如此密切，乃在實行之前，對中國財政前途有重大關係的中日國交之調整，竟未加充分的努力與注意，此實一大失策。又關於赤字財政對通貨安定的影響問題，也有很大的錯誤。如在赤字財政之下，需要的物資能自給，國際收支保持均衡的國家，即爲赤字財政，通貨亦能安定，否則赤字財政馬上對於通貨的安定，要發生威脅的。中國就是連年赤字，又不能自給自足保持國際收支均衡的國家，現在實行新幣制，通貨的安定問題是非常危險的。

他在第四節的結論中說，中國的新幣制；既在技術上缺點很多，即由通貨危機的根本對策看來，亦是認識不足，基礎至爲薄弱，現銀國有之集中問題，已歸失敗，而借款問題又遭日本之反對難於成立，所以新幣制的前途，非常不安，在這種情勢之下，逃避資本不特不能流回，且將更有增加。此次之幣制改革因中央銀行保證一定率之匯兌市價，故中國的匯兌前途，決無漲到現狀以上之慮，只有中央銀行實力用盡而跌落的危險，如新幣制一旦發生破綻，則於匯兌投機家有莫大利益。如通貨不安到達某種程度以上，則可以用少數資本作大規模的匯兌投機，故中央銀行，必感難於支持。唯一阻止匯兌暴落的方法是管理匯兌，但是在有治外法權的中國，這種武器，亦難使用。還有應該注意的是中國金融的特質。支配中國金融界的是上海，而上海實爲一國際金融市場，外人勢力頗大，感覺通貨不安而作資本逃避或匯兌投機的是外國人，所以中國的通貨稍有不安，即將影響匯兌不安，是故新幣制的不安，崩潰的危險性很大，而新幣制一旦崩潰，則將爲中國全經濟的崩潰云。

（子修）

二　郝爾對華宣言

The Faith of Treaties

The New York Times, Dec. 8, 1935

在上月初華北情勢緊張的時候，美國務卿郝爾曾發表了一篇對華問題的宣言，聲明美國對九國公約的態度，「紐約時報」特著論批評此事，從該社評當中，關於美國對於九國公約的態度，我們可以得着一種新的認識，玆介紹於次。

該社評首稱，「華盛頓總統在他的告別詞中，曾經向美國人民呼籲，對於一切國家須始終恪守信義。為了同樣的理由，美國人也期待各國對美各守信義」。它以為這就是郝爾對於華北情勢宣言的主旨。郝爾的宣言是和英外長賀爾在下院的演詞同時發表的，所以倍值注意，不過美國務卿對於暗示日本違犯九國公約的話，卻說得更露骨一些。列强在九國公約中，曾經同意不妨害中國的領土完整。理由是很顯明的。若干年來，大家全把中國看做一塊可供瓜割的肥肉。割讓租地，侵占領土，久已數見不鮮。華盛頓會議決議，這種事件是不應該再發生了。但是最近華北發生的情勢，卻令人嚴重的懷疑，當時的担保，迄今是否能忠實遵守？

談到日本的態度，該社評稱：兩週前東京有人代表日政府確說，九國公約是已經壽終正寢了。但是按照英外長的宣言，這並非是日本官方的態度。英政府曾經訓令駐日代辦，請日方對於他在華的活動和意向，作一個正式的宣言。日方的答覆是：日本無意干涉中國的內政；日本軍隊的駐在與調動亦非為此目的；獨立運動純然是自動的，完全是由於當地的策動。

該報繼又闡明英美對日本聲明的態度說，英外長對於日本答覆，表示一種很客氣的懷疑，對於主要的問題，卻不及郝爾的話，來得爽利。郝爾重視美國在華北的利益，不及對於違犯國際條約的信義一點。他認違背條約是一種嚴重的禍害，足以威脅國際關係的安定。

社評的結論，認郝爾的態度是對的。它又講，英美現均不欲作何行動，以維持他們在華的條約權利，僅以抗議呼籲為限。他們說話當中，全帶着愛莫能助的口　，然而赫氏宣言的嚴重性和真理，卻是絲毫不能因此減少。它的理由是，「條約就是國際間的法律。違犯條約便是國際間不法的行動。它的影響是不能不釀成巨大的災禍的。條約儘管可以因其失時效而加以修改。但是須要循規蹈矩的做去。至於一國自動的廢止他公然向國際担保的諾言，結果將令一切條約的效力，使人發生疑慮。這種根據是行不通的。所以該報認郝爾宣言的直率和堅定，值得讚許。(棠)

三　美人眼中的海縮

Bigger, Bright.r Battleships

The New Republic, Dec., 4, 1935

觀察家一致同意，倫敦海軍會議必定失敗。日本廢棄了華府海約，不顧一切條約的束縛悍然向中國進攻，英德締結了海軍協定，義亞在東非以干戈相見，這許多事件眞是使海軍會議的前途太黯淡了。

英國為什麼在此時召開海軍會議？主要的原因是保守黨要向納稅人証明海軍軍縮沒有希望成功，以作為擴充海軍的理由。在這次英國大選中，工黨攻擊保守黨，說他們答應軍艦製造者，實施大海軍建艦計劃，作為後者對該黨出納經費的報酬。又說英國工業界視政府巨大的海軍經費為防止現今英國貿易衰落的方法。至於外交政策方面，保守黨希望這次海會中再燃起法義兩國在地中海上的舊恨，墨索里尼或重提法義海軍平等的要求，保守黨想藉此使法國與倫仇視墨氏，和他在東非的行動。英政府上述的策略，頗有成功之望。

英國建議由各國片面的公布五年間造艦程序，以代替另訂新的海軍條約。英人的意見，這樣日本在實際上可同意較英美為小的造艦程序，義國可同意較法國為小的造艦程序，而不放棄他們的平等要求。這種建議是假定日義的要求都只是虛聲恫嚇，這斷然是錯誤的，所以這種建議無被採納

的可能。

有些觀察家說，歐洲的均勢一日不穩定，歐洲的海軍問題便不會得一勞永逸的解決。遠東海軍問題的解決是比較的達到成熟的時機。也許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希望得到的，就是羅斯福政府在這次海會閉幕之前，將取某種行動，解決遠東的海軍問題。

自華盛頓會議到今日，日本對於海軍問題的態度，已經過重大的變遷。當時中產階級與商人階級的勢力是在軍閥之上，他們所希望的是國際貿易的發展，與世界和平的維持。今日日本軍人的勢力凌駕一切；他們的要求是向外發展，征服亞洲，拒絕與西方列强合作。這種轉變可說是遠東問題的核心。

美國對付日本大約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承認日本的平等要求，作此主張的人覺得日本海軍與美國平等也不會危害美國的安全，日本海軍不會遠渡重洋去攻擊美國，這不是說美國對於日本的侵略行動予以外交上的援助，不過是令日本自由的去找尋她的「明顯的運命」，而去掉干涉的威脅。第二條路是維持傳統的對華政策，反抗日本對華的侵略。從戰略上講，美國海軍力在西太平洋上是不敵日本的；如要對日作戰，僅僅建艦還不够，還須廢棄華府海條，在關島馬尼拉等地增加軍事設備，與英國聯盟，得中國的諒解而利用其港口，將美國軍力的大部集中於遠東才行。

據「新共和報」該社論作者的意見，美國始終在歧路上徘徊不定，正是重大危險。倫敦海會如果破裂，美日的海軍競賽勢必不免，美國終會走上戰爭的路上。 （牽生）

四 美大選與共和黨 Charles R. Michael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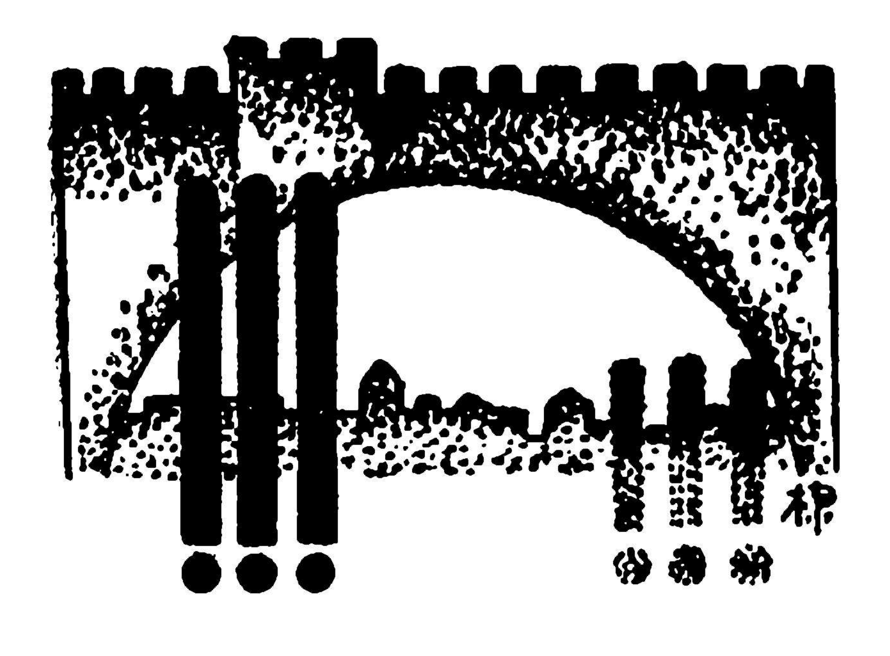
Hoover and Borah Widen Party Rift

The New York Times, Dec., 8,1935.

據十二月七日出版的 The Literary Digest 披露的第三次「新政」票選的結果，贊成羅斯福政策的人只占百分之四十四·四〇而反對的却占百分之五十五·六〇。羅氏人望的銳減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所以今年十一月美國大選的展望，端將視共和黨的陣容如何而定了。以下是「紐約時報」對於美共和黨現勢的叙述：

現在美國政界認胡佛再作馮婦之說，漸成過去，共和黨的候選人當以波拉氏最為有力。阿哈俄州共和黨委員會已經宣言反對胡佛競選。這兩人都是共和黨的健者，波拉是自由派，胡佛却趨重保守。因此共和黨中很缺少團結。密西昔比河以西的各州多擁護自由主義，各該州的議員現仍多擁護新政，而東部各州却反對現政府的政策。南部的民主黨現處於舉足重輕的地位。

胡佛的保守派主張「健全的貨幣論」，而反對一切新政。波拉一派却主張自由政綱。無論波拉是否競選，他的勢力是很偉大的。波拉現在還沒有決定是否競選，但是他參加的可能性很大。目前最重要的事實，就是共和黨若想競選勝利，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共和黨在今冬的選戰中，恐怕仍無抬頭之望。 （經樵）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一月三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九日止

本週國內時局，中樞氣象，似較昔開展。中常會主席胡漢民氏正在歸國途中，中央及西南紛紛派代表或赴港或遠至新加坡迎迓。新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宣誓就職，各方觀感一新。中樞局面，雖在日新之中，但外交問題，仍甚吃緊，即如中日會議，日方雖表示原則上同意，但要求中國對於「廣田三原則」表示具體意見。北方情勢，察北及冀東問題。仍無解決之望，前途殊黯淡也。剿匪軍事，近忽吃緊，陝北方面毛澤東徐海東有北進趨向，張學良飛往陝北綏德視察後，飛并晤閻錫山，開軍事會議，陝北軍事對於國內國外均有重大影響，不可忽視。湘西蕭賀已入黔，亦值得注目也。

國外大事，海會重開，日本堅持其共同最高限度案，會議有破裂趨勢。英義關係，又傳和緩，但東非戰事，仍在猛烈進行中。美國國會三日開會，美總統羅斯福發表驚人演說，對內對外，均有重大影響，美國會中正討論新中立法案，美國對國際態度，可以推知矣。

國內

中樞政局之開展

本週新年假期已滿，中樞政局，頗爲開展，有兩事爲中外所注目，一爲中常會主席胡漢民行將抵粵，中央及西南派代表迎迓，一爲馮玉祥就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職，分記如下。

中央代表迎胡漢民

中常會主席胡漢民自由法啓程後，計程本月十九日可抵香港，二十一日到廣州，中央派葉楚傖往港迎迓，蔣院長派魏道明往新加坡歡迎，中央要人如許崇智等均已赴港，孫科戴季陶均擬南下迎胡，魏道明携蔣親筆函，於七日乘英輪出滬逕往新加坡，西南代表林翼中李曉生等於八日由港赴新，廣西代表張任民潘宜之九日首途，據南京九日電云，胡左右有電致某中委，胡因長途旅行，身體疲倦，抵新將小憩，俟精神復原，再換輪返國，今觀各方代表遠道迎迓之熱烈眞令人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感矣。

蔣院長赴滬慰問汪

蔣院長以中政會主席汪精衛氏赴滬療養，業已四十餘日，亟思親往一視，特乘五日星期日休息之暇，四日晚赴滬，五日晨到眞茹下車後逕返滬寓，九時半到汪宅慰問，留四十分鐘出，訪黃郛，談一刻鐘，至霞飛路訪段祺瑞，留半小時，蔣遂赴唐有壬宅慰問，午返寓，偕夫人同往滬西謁宋母墓，獻花，歸途訪許崇智不遇，即就近至宋子安宅，休憩一時回寓，黃郛來談一小時，蔣至孔宅進餐，三時到宋子文寓，半小時，仍偕夫人到虹橋

，登機飛京，孔夫婦宋兄弟及吳楊等均蒞送，聞此行與黃郛所談者較爲重要，

馮玉祥就軍副委長

六日晨九時國府紀念週後，新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行宣誓就職禮，儀式極隆重，中央派李烈鈞代表，國府由林主席監誓，馮舉右手宣讀誓詞，李林相繼致詞，多所勗勉，馮答詞，句句皆文言：『玉祥學疏才淺，謬蒙中央不棄，特任爲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奉命之日，非常惶悚，當茲外患日亟，國將不國，玉祥本爲黨員，又係軍人，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不敢存規避之心，願本愚誠，追隨各位同志之後，効命國家，所以不自度量，接受斯職，頃承監誓委員以四事勗勉，又承主席以整軍經武爲訓誨，敬聆之下，莫名欽感，謹當恪遵監誓委員及主席之訓誨，竭誠輔佐蔣委員長，努力復興民族之工作，確盡救亡圖存之責任，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惟玉祥賦性愚直，尙望各位同志，時賜敎言，俾免隕越，諸位躬臨，敬謝盛意。』禮成，林主席蔣院長李烈鈞，及各院部長陸續與馮道賀，情緒殊爲熱烈，各方觀感一新。

調整中日關係

中日問題，日方已原則上承認我方建議在南京開中日聯席會議，並希望我方提出「親善具體案」，惟對華北行動仍不放鬆，察北及冀東問題，迄今仍無解決之望，而新年中所發生之「塘沽」「大沽」「北平朝陽門」等等事件，又在交涉之中，玆記述如次。

日方贊同南京會議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駐日使館參贊丁紹伋奉政府訓令，向日方提議開中日會議後，日外相廣田聽取去年底回國請訓之南京總領事須磨之報告，與陸海軍及大藏省協議，結果，希望中國政府之提出全體具體案，換言之，即所謂廣田三原則適用問題，須磨定十九日携帶廣田之重要對策訓令，歸任南京，八日日外務省召開最後會議，決定對南京會議方策，據日本東京同盟通信社電云，一，國民政府應使其提倡之國交調整會議，收良好結果起見，應恢復中日友好關係，對於再燃之排日抗日運動，採取絕滅之措置，一，國民政府果眞期待此次會議之成果，希望中日關係平常化，則應至急決定會議議題之範圍，以雙方提出親善具體案，爲絕對必要，即國民政府於昨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丁駐日代理大使向重光通告召開南京會議時，根據日方要求確約之二要件，應從速予以回答，俟該二要件回答後，再講究對南京會議之具體措置，

冀東察北各項問題

冀東察北問題，迄今仍不易解決，殷汝耕盤踞冀東二十二縣，近更將換發印花稅票改訂小學教科書，大有久據之意，察北六縣，仍被僞軍李守信部佔領，本週初傳有就地解決消息，即日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向北平當局提出交涉，希望就地雙方派代表磋商解決，我方表示須從長計議，至康保，張北，寶昌，沽源，化德六縣改組蒙古保安隊一節，當局認爲無多大問題，惟僞軍李守信部必須從現據五縣撤回多倫，各縣行政不能變更，駐津日軍參謀長永見赴長春請示回津，蕭振瀛六日由平來津與日方接洽，九日已返平向宋哲元報告，據蕭發表談話，謂關於冀東問題，經在津與多田永見晤談結果，多田永見表示均甚好，本月十二日土肥原可到津，屆時或能有一種解決辦法，在此商洽途中雖然發生小的問題，對前途無大關係，塘沽問題與以前相同，我方仍本，㈠趙雷部退出塘沽，治安由警察維持，㈡二十九軍亦開往塘沽駐守之兩項辦法進行解決，大沽問題因駐軍連長處置失當，已將其看押，決由中日雙方派員調査眞相，可無問題，（按所謂大沽事件，據日方傳稱，有一日本商店被毀損），多田對此表示，希望此後不再發生此類事件，察北李守信部駐張北，近無其他動作，俟戰區問題商有辦法後，即進行解決，無論如何，希望李守信部仍退駐多倫云云，

又北平所謂朝陽門事件，係五日夜十時餘日兵在朝陽門外叫門，因開門稍遲，竟擊傷駐守警士張玉亭及保安二隊班長張巨挺等，現正由北平當局與日方交涉中，事件不致擴大。

內蒙王公擁護中央

前傳內蒙有獨立謠言，迭經各王公否認，察北六縣蒙古保安隊駐防問題，據蒙政會駐平辦公處長包悅卿由瀏江謁德王後六日回平談稱，察北各縣商民因當地已無軍隊駐守，保衛地方，始請求蒙古保安隊南來駐守，以免土匪騷擾，最近蒙古保安隊出動，分配各縣，或已到達張北，蒙古保安隊人數爲三千人，由民團改編，均爲馬隊，每縣駐紮人數由三百至五百人，隊長卓什海，聽命於蒙政會，卓隊長本人現在牛羊群本旗，該地距寶昌東

北約一百五十里，外傳李守信在張北召集各蒙旗總管在張北開會說不確，聞李曾聲稱，俟蒙古保安隊進駐察北各縣後，偽軍仍將撤回多倫，但其眞正用意則不能明瞭，蒙古獨立謠言傳出後，德王曾數次闢謠，表明態度，現德王仍在滂江，侍奉母疾，太夫人病尚未痊愈，德王對察北事件，甚望此間當局能早日負責解決，並聽候辦法，同時召集卓什海及各盟旗領袖晤面，商應付方策，如此間當局不能交涉解決時，再由蒙政會設法由地方謀解決辦法，本人離滂江時，德王已派員分頭催請各領袖早日蒞會，因各地領袖居住路途遠近不同，故開會期未定，更因百靈廟風雪過大，開會地點擬在滂江，雲王刻在百靈廟云云。

又烏盟四子部落旗潘王三日在綏就蒙旗剿匪司令職，潘王表示，保蒙旗即所以保中國，當以最大努力，保全國家領土完整，又內蒙王公十二人聯名電京，表示擁護統一，反對分裂運動。

華北日軍武官會議

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永見大佐，自由長春返津後，於九日下午一時，在日軍司令部召開華北日軍武官會議，北平日使館武官今井，山海關特務機關長竹下，太原特務機關和知，濟南武官石重，張家口特務機關長大下，津駐軍司令部高級參謀石井以下全體幕僚出席，討論問題共分四部，(一)爲應付華北軍事當局之計劃，(二)爲輔助開發華北經濟事宜問題，(三)爲關內外日軍聯絡事宜(四)爲增加華北駐屯軍兵額，及恢復華中日本駐軍事宜並進行軍事建設等問題，至下午五時餘始行散會，

陝北與湘黔邊剿匪軍事轉緊

各路剿匪軍事，近來又復緊張，盤踞湘西之蕭賀已突圍西竄入黔，至陝北軍事，張學良本週視察陝北各軍防務後，即飛幷與閻錫山會商軍事，茲分述如次，

張在幷會商

坐鎮西北之剿匪副司令張學良，以陝北共匪，近忽猖獗，於四日偕楊虎城飛綏德，與高桂滋，毛侃會晤，五日張偕楊虎城及高桂滋，毛侃飛榆林，會晤井岳秀，並視察陝北匪區情況，七日張，楊，高，毛及李濡侯由榆飛晉西離石縣，並在離召開剿匪會議，協商剿除陝匪辦法，八日晨十時，張，楊，高等一行並孫楚由離石飛幷，下機後即偕趙等乘汽車進城，赴備就之行轅休息，閻錫山親往會談，對剿除陝北共匪問題，當作極詳密之商討，聞已大致決定，決軍政兼施，以期殲滅，張在幷擬勾留二日，定十日即飛返西安，指揮剿匪軍事。

陝北軍事忽緊

據綏遠九日電稱，軍息陝北共匪五千餘，槍枝齊全，由毛澤東，彭德懷，徐向前率領，元旦在瓦窰鎮會合，聞決定北攻榆林，綏德，又同時有匪千餘，由綏德向石灣鎮地方移動，該鎮於四日晨被匪五千餘人圍攻甚急，孫總指揮楚聞訊，以該鎮爲榆米各地連絡樞紐，萬一有失，則交通將被阻斷，已電調駐神木之井岳秀部劉旅星夜開榆林應援該鎮，五日晨劉旅第七連在莎弥鎮以南香草堰，與步騎混合之匪三百餘激戰終日，斃匪甚衆，劉旅亦有傷亡云。

蕭賀西竄黔東

盤踞湘西之蕭賀兩匪，自去夏津澧之役後，即復回澧水以北之桑植石門大庸各處，十一月中該匪等全部集中大庸附近，南渡澧水，再折而東進至安化縣之東坪及桃源境內，分爲兩股，一股由蕭克率領，向湘中之安化新化等縣發展，一股由賀龍率領，向西進發，十一月二十七日晨陷辰谿，以一部渡河，侵入瀘溪浦市漵浦等縣城，湘軍李覺陳光中等部先後追擊，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復浦市，十二月一日克復辰谿，八日收復漵浦，至蕭克一股於十一月二十六日進陷新化後，因受湘軍之圍擊，復於十二月五日退向漵浦縣城，與賀龍股復合，匪大部向西竄，陷武岡，逼近芷江縣城，三十一日向晃縣竄，三日大部抵黔境銅仁思縣，向印江秀山逃竄老巢，國府已任李宗仁白崇禧爲湘桂黔邊區剿匪總副司令，桂四集團軍已派周家烈章雲淞覃連芳王贊斌四師入黔，向都勻推進，何鍵亦令劉建緒樊崧甫湯恩伯陶廣李覺躡踪入黔急追。

國外

海會重開恐將絕裂

倫敦海軍會議自聖誕節休會後，一月六日下午復開會，英外相艾頓當

選爲主席，以代前外相賀爾，會同繼續討論英國所提出各國自動片面宣布若干年內擬造軍艦數量之建議，日代表加以指摘，謂此議不啻保持比率制，並不能使軍備減小，美總代表海相孟森爾答稱，今不必過於重視比率之見解，英國之方案，能以質的方針而解決，法總代表羅培爾提出新建議，主張凡簽字國在內，應將擬造各種軍艦之形式與軍備，於六個月前經國聯轉告各國，並主張縮小戰艦與巡洋艦之型式，義代表團發言人提出與羅氏相類之建議，主張每一歲首報告造艦之程序，而非如法國方案所主之實在的建造，美總代表塞維斯繼起發言，約略批評英法義三方案，當法代表羅培爾言及數國或主張以六年爲期時，台維斯稱所決定之任何期限，必須普遍施諸各國，又稱目前會議之工作，爲將三方案化而爲一，或於三者中擇一爲覓取質的限制方法之機構，於是乃延會至星期三四，俾各代表討論各方案之詳則，就今日會議之情勢觀之，商獲質的限制妥協之希望，實際已消滅矣，

法義提案內容據日方電報稱，法國提案分爲前後二編，前編則規定各國政府事前不加以協議，完全以自主的每年宣言其建艦計畫，並闡明其與英國建艦宣言案本質上所不同之原因，後編則規定各國政府對於次年建艦計劃有通告之義務，且通告後，最少得經過半年，始能開工興建，義國係建艦短期通告之條約案，配置量與質兩層限制，其要旨㈠各國政府在每年年初，互相通告自國建艦計劃，㈡期間，與各國政府預算相同，均爲一年，㈢戰鬪艦·航空母艦·甲級巡洋艦及乙級巡洋艦·其退補助艦及潛水艦等，分爲艦種別，對於艦型裝備等必要條項，予以通告云：

七日午後五國代表團分頭開會，對法義兩國所提建議加以研究，日方對他國提案，仍堅決反對，態度甚強硬，據倫敦七日哈瓦斯社電稱，日政府發言人業於今晨對法國建議發表宣言，加以批評，其所提異議，計有兩點，(一)法國建議既未規定減少海軍軍備之辦法，而對日本所要求之平等權利，實際上亦未承認，(二)法國主張造艦程序當與各國建造能力相適應，易言之，即以預算能力限制造艦，此於日本尤屬有害，據海軍界人士所知，尚有一點亦爲日本所反對，惟不便正式提出，即法國建議一旦實行，則日本所置強有力之秘密軍備，勢必無從隱匿，果爾，則日本海軍不僅在量的方面較英美兩國爲弱，即在質的方面，亦有遜色，此固非日本所能接受者也，至本日午後爲止，一般英人對海會前途頗形悲觀，盛傳日本對他國提案，若仍堅決反對，致使海會歸於失敗，而該國遂即大增海軍軍備，則英法義美四國擬即訂立四國協定，以資應付，此項協定將載有階梯式之條款，此間海軍界人士以爲簽訂四國協定之主張，除英國而外，其他三國代表團均將表示贊同，蓋英國亟欲海會繼續工作，任何代價均非所惜也，一般人並以爲英代表團對任何計劃之足以延長會議時間者，即如討論政治問題之類，亦已準備加以研究云，

八日會議，日代表又拒絕英法義交換造艦程序之方案，堅持諸國當承認日本所提出共同最高限度之要求，其他代表不願變更議程，仍討論英法義所提出之方案，散會後，英代表與日代表會談，謀打開僵局，但日代表仍拒絕，海會或將僅由英法義美四國繼續舉行耳，海會定十日開會，日代表已電本國請訓，是否仍繼續參加會議，又據倫敦八日哈瓦斯電稱，謂報載日本政府將向英國開始政治談判，商中國問題暨英日一切懸案，據此可知日本外交政策，一步不肯放鬆也，

英法互助辦法商定

本週歐局因值新年之初，尚無重要發展，國聯對義制裁問題，須本月二十日開會後，始有具體辦法，英法互助問題，兩國已商得同意，至東非戰事，義軍轟炸瑞典救護隊後，頗引起國際上反感，本週義軍仍大施轟炸政策，義亞將準備大戰，茲將各情分記如次，

英法同意互助辦法

據倫敦二日哈瓦斯電稱，關於英法兩國互助問題，英國專家現正會同法國大使館海陸空軍參贊，進行談話，冀將英法兩國遭受攻擊時實行互助詳細辦法加以確定，據悉英法兩國業已完全同意，除英國海軍在地中海遭受義國海軍襲擊時，法國當加以援助外，法國若在義國邊境毗連地方充實防務之際，而遭受第三國之攻擊，英國亦應根據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第三項，加以援助，至萊因河岸，法國邊境安全問題，法國並未要求英國加以特別保障，關於此層，英國已允以海軍援助法國，但陸空兩軍未能立即有所舉動，蓋以英國擴充空軍程序及改組陸軍使之機械化兩項計劃，正在進行中，倘未完成故也，

英義關係趨和緩說

近來英義關係，忽傳有和緩趨勢，據羅馬八日消息，義外交界認為英義情感和緩理由，（一）傳聞有英國軍艦數艘已自地中海撤退，（二）傳聞英國在里貝亞邊界埃及境內之駐軍現已撤退一百餘英里，而義大利方面亦將軍隊一師由里貝亞開往東非，（三）歐洲政治家一年來對於義亞爭端之處理，已有疲倦之感，現在耶誕假期後，振作精神，擬獲得此問題之解決，（四）各國報紙現均盛傳和平之方式，（五）建議中之美國中立法案開始令各國明瞭美國之供給斷絕後，長期戰爭之進行，將極感困難，（六）據聞英法義三國海軍代表在倫敦討論，進行頗為浹洽云，

義亞兩方準備大戰

自上週義軍在南路杜洛轟炸瑞典紅十會救護隊隊長海蘭特後，引起國際反感，瑞典人民尤為憤懣，亞國四日向國聯提出照會，要求國聯指派一國際委員會，調查義亞兩國作戰方法，對義軍違犯戰爭公約，提出抗議，建議應由國聯十三人委員會指派一調查團，由行政院委託其調查整個的糾紛情勢云云，本週義軍飛機復在南北線舉行總攻擊，五日開始發動，又轟炸南路達加坡地方已故美教士羅克曼所設立之紅會醫院，五日又炸達加坡附近之埃及紅十會救護隊，

美總統在國會演詞

新年後之美國政情，以總統羅斯福於一月三日在國會演詞，為國內外所注視，各國對其演說反響，褒貶不一，同時國會議員中對於新中立法案之討論，亦甚熱心，此誠為一九三六華府之第一聲，值得國際上重視也，茲分誌如下，

演詞內容

據華盛頓三日路透電云，羅總統今夜發表其對國會之演詞，追述一年政務，並將演詞廣播全國，謂反對份子今見國家經濟可免立即崩潰之危險，乃追悔在一九三三年恐慌時期中之放棄政權，而欲摧毀當局新措施政策，國會對於此輩，宜繼續與之奮鬥，此輩反動份子不妨公然出場，而提出取銷新措施之提議，不必鬼祟，藉端攻擊，羅總統繼言世界政局，謂強權即公理之積信念，現又恢復，殊可嘆息，美國則始終力謀和平，當羅總統在國會發言時，會場空氣極緊張，旁聽席甚形擁擠，蓋以國會此次開會，其重要性為一九三三年羅總統就職以來所未有也，羅總統追敘其就職時之世界情形，謂自一九三三年夏季以至今日，歐亞各大國執政者之態度與旨趣，迄未趨向和平或彼此親善之途徑，不獨和平與好意距離愈遠，且從事侵略，增選軍備之趨勢，日見其甚，此種趨勢，勢將釀成慘禍與戰爭，凡我美國人民，必須注意及此，美國政策，始終一貫，欲以種種可能方法，限制世界軍備，而達到國家爭議和平解決之目的，美國在國際金融中，不採行金錢政策及徵收豪富而損及貧弱之攫財投機行為，美國現對於從事戰爭之各國，行兩重中立辦法，（一）不許交戰國從美國獲有軍火或戰具之供給，致鼓勵戰事之延長，（二）設法阻止交戰國利用美國物品超過其平時輸出額者，以便利戰事之進行，美國此種目的，明白無疑，政府與國會定能合作以達到云，羅總統謂，渠覺世界事件中之獨裁政治，實危及世界和平，世界事件既如此，美國國內政策之決定，當然受其重大影響，一九三三年三月渠請國會與民眾作嶄新之努力，將權力還諸權利所隸屬之主人，此種籲請，為全國贊同，結果民治政府史中啟一新頁，而政府與民眾之新關係，遂告成立，吾人乃與惡勢力相奮鬥，不得不制削若干人之權力，並設法限制之，彼專以金錢為務者，受公共輿論之制裁，自認失敗，於一九三三年放棄治權，但今日事過情遷，危期已過，乃欲捲土重來，以期恢復自私自利之權力，此輩紳僚，如相信國會與國會所通過而由政府實施之計畫，對復興之舉妨礙實多，於增進彼等曾自謂相信之果爾可容，彼等以行為踐其所言，可容彼等向國會建議，完全取銷此項計畫，此種建議之途徑，固開啟也，其行動須為積極的，而不得為消極的，今可容與吾人政策挑戰者不再匿其異議於普遍性的懦弱掩物中，其容彼等決定爭議，吾人之特殊點乃在積極的行動，其容彼等以消極的攻擊為其特殊點，彼等之武器，必為恐怖的武器，余深信國會了解一切事實，準備從事更甚之戰爭，以抗彼圖賡續其恐怖精神者，實行所制定之國家法律，必須保護以待最高法院作最後之判斷而後已，國會握有權力，且能覓取保護其自己特權之方法，總統繼述已往之經濟的效果，謂國家之預算案，已因此漸臻平衡之地位，總統末曰，吾人現抱一九三三年之信任，以應付前途艱困之時期，並抱成熟之勇敢，以求圓滿恆久的國家生活之保證，吾人對於重要民治的前途，不稍懷疑慮，余今鑒於國家所獲重大之進步，特向國會建議，吾人當前進而不得退縮，

新中立法

眾院外委會主席麥克瑞三日提出新中立法案，主張以便宜行事之廣泛權力畀予總統，此與現行中立法之具有嚴格命令式者迥不相同，按照新案，各種非純粹戰爭用具而可用於戰事之物品如煤油銅棉之類，應否禁止運往交戰國，得由總統便宜決定之，總統之得以運用此項權力，以擴大禁運物品清單者，即所以保障安全，維持美國中立，並避免戰事之擴大並延長云，關於新中立法案除眾院麥克瑞氏所提外，有參議員畢德門提案，主張許總統有權對輸往交戰國超過平時額量之貨物加以限制，眾議員孫德諾之

提案，主張戰爭發作後，美國對於交戰國之貨物輸出或任何借款，均須立即禁止，其一則為參議院軍火製造販賣委員會主席倪氏亦提出一案，較其餘三案，微少行動決斷之自由耳，七日衆院外委會討論麥克瑞之新中立法案，據麥氏聲稱，僅係初步性質，將續開會討論，

新政打擊

羅斯福之新政，今年又受一重大打擊，美國最高法院六日以六對三之票數判定原有農業整理法及修正法案為違法，初胡薩克棉廠公司向最高法院起訴，指此法案手續為不合憲法，並訴追捐款八一，六九四元，本日審判結果，農整法判為無效，法院宣判後，即定一月十三日閉庭，至彭海德法案，則未宣佈判詞，大約一週後當可宣布，推事羅白資宣布法院意思，以為原有與修正的農整法案皆與憲法中一般幸福條文抵觸，此條文不許有何特殊新措施，亦未規定除供一般幸福者外之捐稅，法院認手續捐與此法案其他款目不相分離，如農整法為有效，則國會猶可以極周密之方式調整實業，且農整法在實際上並非自由性質，但為強迫作用，修正案與此案無甚分別，蓋國會本無為之者，有不能核准之也，如維持此案，則國會且可將全部工業人民重行分配矣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一月三日起至二十五年一月九日止

一月三日　星期五

▲中央決對全國教育加以改進，尤注意整飭校風。
▲方覺慧等提議設黃河督辦以統一水利行政組織。
▲潘王就蒙旗剿匪區司令，傅作義監督。
▲張嘉璈抵平與宋，秦，蕭晤洽。
▲北平公安局長陳希文就職。
▲美總統在國會演詞痛陳侵略危機，決努力謀世界和平，並實行兩重中立限制戰爭。

一月四日　星期六

▲蔣院長夜車赴滬。
▲張學良楊虎城由西安飛綏德視察防務。
▲宋哲元接見張嘉璈談北寧路事。
▲行政院與教部擬辦救濟大學生失業辦法。
▲馮玉祥赴外部訪張部長。
▲英國請國聯派員赴亞調查義違約作戰方法。

一月五日　星期日

▲蔣院長到滬慰汪病，兩晤黃郛會談當日飛返首都。
▲張學良等由綏德飛榆林會井岳秀。
▲清華師大等校復課未成，遵部令放假。

▲丁文江在湘病逝，由中煤毒轉腦冲血不治。
▲張嘉璈離平視察平綏路。
▲北平日兵鬧槍擊朝陽門我方守兵。
▲義飛機總攻亞南北陣線。

一月六日　星期一

▲中央紀念週蔣副主席報告做人革命與建國三大道。
▲馮就軍事副委長職，林蔣親致詞，儀式極隆重。
▲包悅卿返平謁宋報告德王對察北事件望平當局負責解決。
▲蕭振瀛來津與日方商冀東問題。
▲國府命令任章元善試署合作司長謝家聲試署中央農業實驗所長。
▲財部令葉琢堂代中央信託局長。
▲閻主任在紀念週垂涕報告山西之難關。
▲海會東開艾頓主席，法義提新案。

一月七日　星期二

▲行政院會議通過蕭撥韓復榘救河防績。
▲魏道明由滬乘輪赴新加坡迎胡漢民。
▲宋哲元赴保就職。
▲張嘉璈由平來津視察北甯津浦路政。
▲張學良由榆林飛晉西離石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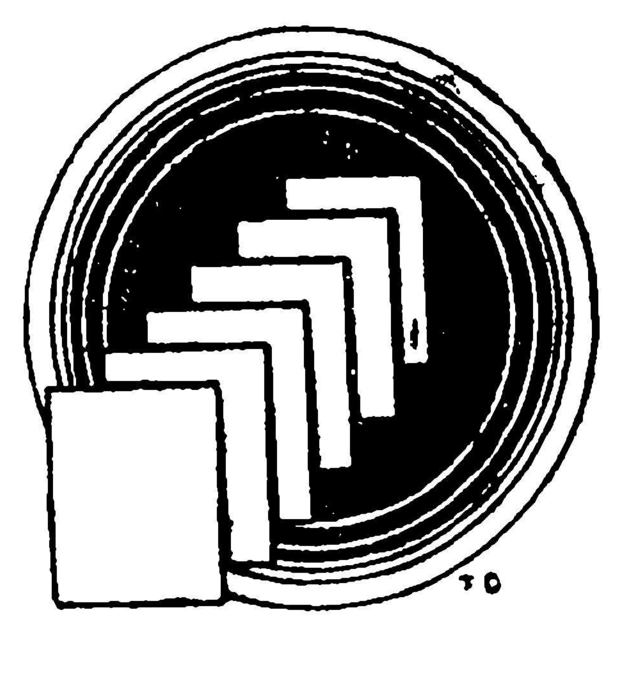
▲滬外商銀行贊助集中白銀，花旗行掉換法幣。
▲財部派劉金鏞代冀察綏統稅局長，戈定遠代長蘆鹽運使柴春霖代魯豫稅局長。
▲海會日代表反對法義所提各國互換造艦程序情報原則。

一月八日　星期三

▲張學良由離石縣飛井晤閻商陝北軍事。
▲許崇智自滬赴港迎胡。
▲宋哲元在保就冀省主席職。
▲張鐵部長由津飛青島。
▲滬日商銀行現銀暫不交出。
▲日外務省開會決定對南京會議方策。
▲義亞和平解決羅馬方面較前樂觀。
▲海會日代表堅持提案向本國請訓退出會議。
▲俄報認日德同盟消息正確。
▲英皇家軍人討論遠東問題，懷特演說俄日戰爭難免。

一月九日　星期四

▲陝北軍事轉緊，張學良楊虎城再晤閻會商具體辦法。
▲孔財長宴中美經濟專家交換白銀意見。
▲華北日軍武官在津會議。
▲蕭振瀛返平略談與日方商冀察大沽事件等問題。
▲立法院審竣輔幣條例。
▲中常會推選雲王為國府委員。
▲宋哲元由保返平。



美總統對國會之新演辭

美總統羅斯福前日在國會演辭發表以後，並世界諸國，各依自身立場，生出種種反響，除英國尚無詳電外，日內瓦之國際聯盟，顯然表示好意。其在義國，則以爲美國殆將減少運義油量，足爲義大利進行戰爭之障碍。法國之注意點有兩方面：一方以爲今後世界有事之際，殊不能期待美國出而干涉，更不能期望其能參加擁護公理之戰爭，一如歐洲大戰時所爲；但一方則依照戰時中立法之精神，將來無論因侵略而從事戰爭或因正當防禦而作戰之國家，皆不能依賴美國供給軍火與夫繼續戰爭所必需之原料品。德國方面對於羅斯福攻擊獨裁政治一點，認爲英美已成立聯帶關係並組織聯合陣線以反對黷武獨裁制，更恐因美國表示變相的參加對義經濟制裁，將使德國被迫而加入是項制裁陣線。凡此種種觀察，胥皆根據各個利害而異，要之足以表示美國今日在世界地位之重要。吾人今請就中國人眼光，一述所感。

查羅斯福演辭，範圍甚廣，大別之，一爲對內，一爲對外，而對內實更所置重，蓋多係針對共和黨發言也。憶羅氏自前年三月就任，時當經濟國難，立待緊急處置。政府特定所謂產業復興法，以革命之氣概，取獨裁之步趨，規模恢闊，內外屬目，收效頗宏，無可否認，乃至去年五月大理院對復興法之統制行動，判爲「違憲」，政府政策，遂爾等於顛覆。反對派之共和黨，久已不甘雌伏，由此益舉擁護憲法之大旆，以與民主黨之政府肉搏。自八月以後，迭經各種選舉，共和黨勢力儼有復活傾向。本年十一月大總統選舉，兩黨惡戰，不久開始。此次羅氏在國會演說，痛責所謂「反對份子」，不啻爲大選舉戰之開幕辭，此最値得吾人注意者，蓋依照美國慣例，在大選準備與進行中間，政界將以全力對內，非至羅斯福二次當選，其對外殊難有重要進行也。試讀羅氏演辭對外部分，鄭重聲明美國決心努力策進世界和平。其於戰時中立辦法，申敘兩點，一爲不許交戰國從美國獲有軍火或戰具之供給，一爲設法阻止交戰國利用美國物品超過其平時輸出之數量，要皆消極作用，蓋純爲迎合美國公衆不願干預外事之心理，惟以美國物資豐富之故，即此消極主張，已足予交戰國以警惕，彼國聯之引以爲慰與義國之表示不安，其故在此。

本來美國自此屆民主黨執政，一意於國內之改造，謀經濟之復興，救財政之虧累，故去年一年，在國際間冷淡沉寂，幾於一無活動。去年一月上院既否決參加國際法庭，八月國會又採用中立法案，具徵美國國策重在「獨善其身」，力圖避入捲免國際不安之潮流。羅斯福對國會之新演辭，更可作爲美國國策之新說明，執此以觀去年五六月及十一二月日本在中國北方活動，美政府迄無正面表示，與斯蒂生聲明時代顯然不同，益可見民主

蘇對外政策固始終消極者，此又値得吾人猛省之一點也。

抑美國在海軍軍縮會議，與日本誠然立於絕對相反地位，誰縱令今後會議破裂，亦不致發生急劇衝突，蓋海軍擴張，在財政與技能上皆有天然限制，雖曰自由競爭，在勢決不能任意猛進。近年美國有力人士雖有主張英美合作制日者，實則兩國經濟上之利害衝突，如果不能解消，則合作云云，終屬疑問。即如最近中國幣制改革，英國確以好意援助，由此藉以完成其香港幣制之改革，收甚大之成功，美國忌之，不惜予以打擊，使中國亦蒙不良之影響，此在預料英美必能合作者，不無意外之感，而國際關係之複雜，緣此益可證明。吾人夙主中國自救，過去鑑於英美對中國幣制之異趣，今又觀於羅斯福新演辭中對外問題之空泛，愈堅吾人自力圖存之信念，愛國之士，當與吾人有同感歟!?（錄一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馮副委員長就職

國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氏，昨行就職禮，此舉在軍事統率上，頗有重要意義，茲略論之，且更有所建議也。

救亡建國之要件之一，爲建設最小限之國軍。此晚清咸同以來之懸案，而迄今尚在中途者也。近代中國之改革運動，常以建軍爲一大事業，然不幸數度挫折，積久弊生，致軍事反成政治障碍。民國近史，記憶猶新，不必詳論矣。其所以然者，自軍隊創建起，即未能成爲國民公器。方其始，用人行政，猶具朝氣，久則派系閥閥化，漸歸少數或一人把持。兵士既招募而來，軍官任用，又出於長官之私，於是軍隊爲私人所有，而國軍之意義蕩然矣。中山先生，晚年黃埔練兵，以文武合一之教，訓練軍官，改造軍隊，此乃中國軍事上一大改革。果爾收效甚速，不數年而黨治推及全國，然亦有憾焉，則發展過速，成功太易，新基未固，舊弊猶存。全國軍隊雖併統一於國府指揮之下，然編制不等，訓練不齊，且仍有派系之存在。近數年來，國難日深，國家統一之規模，因環境之逼迫，而漸趨鞏固，

軍隊精神實質兩方面，皆有改進，然就全國而論，尚不能謂已臻理想境界也明矣。

欲完成建設國軍之目的，首須有強固之統率中心，形成國軍之最高幹部，其要義，爲以組織的力量，執行統率，而重心不寄托於個人。如近年軍事，由蔣委員長獨負重責，蔣氏早爲全國軍界共認之領袖，雖反對之人，亦有此認識。惟國家如此重大問題，假若其重心常繫於個人，實不能無孤危之感也。此次政府改組，以閻馮並授爲軍委會副委員長，政府政策，當在充實軍事最高幹部之組織，使軍事建設，進入新的階段。由此而論，吾人將認爲此政策之適當，且望其實能發揮新政策之精神，並擴充而光大之。夫觀近年中樞之局面，就軍事言，高級機關，不爲不多，但惜不能發揮效率。如軍事參議院，在外國亦一重要機關，在中國則竟如虛設。甚至參謀本部之最高軍令機關，一般社會，乃不悉其工作如何。凡此皆組織不善，或可謂未重視組織的力量之故也。上月閻馮副委員長令下，有疑爲又係擁虛銜不治事者，現在閻雖未到，馮已就職，昨日全京文武觀禮於國府，儀式隆重，而情緒熱烈，是足知公共心理，對今後有實際的期待。另聞軍委會已設副委員長辦公廳，以馮氏之精勤刻苦，憂時如焚，其必能盡瘁奉公，當無疑義。吾人於此，希望兩點。其一：望政府更努力充實軍事最高幹部之組織，使一切組織化，亦使一切組織有效化。軍委會與其他高級機關之運用圓滑，各盡職責，尤爲要圖。總之，須機關無一虛設，官吏無一虛用，而且效率須高，權責須明，行事須敏。現在參謀本部易長後，該部行政，當有一番新的規劃，茲不具論。如軍事參議院，即宜督勵其有實際之工作與貢獻，使事實上眞能成爲國家軍事上最高諮詢機關。凡委員應使預聞軍事，而在野宿將之未列入者，更應加以網維。自理想言之，國事如此，凡過去在軍界有崇高地位，而其人不脫離國家民族戰線者，要應多方招致，請其不時進言。又如訓練總監部，亦宜更充實其工作，使全國軍隊之訓練，更統一與改進。其二：特望軍委會今後注意者，對於全國軍隊

之軍官任免，及軍需軍械，務促進整齊劃一之方法。此在數年前，困難尙多，今則漸易。建設國軍須自精神上建設起，政府一秉大公，持一定之綱紀標準，以勉全國軍界之共進，將無人不傾服者，縱有舊思想尙未去盡之人，亦感化不難矣。吾人甚盼以此次閻馮副長軍委會之機會，以蔣閻馮領導，在統一軍人心理改進軍事組織上，更能有所貢獻，則庶幾國家建設最小限國軍之成功，又邁進一步矣。（錄一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新年聲中之國際政局

新歲開始，未及一旬，而國際政局上已有發生巨大變化之徵兆。第一，德國希忒拉總統元日發表之告國民書，鄭重聲明一九三六年在德國應爲德國人民重享自由，努力反對『人類仇敵』波爾雪維克之年；此足表明德國東進政策不但並未變更並且將於本年努力於其實現，而數月來傳說之德法英天空安全協定締結問題，在德國與法之軍事互助協定國蘇聯相敵視之狀況下，自亦無進行之可能矣。第二，義國飛機隊在新年開始數日中，對於南北戰線之亞軍，大擲炸彈，至今未已，並殃及瑞典之紅十字隊，使瑞典國民憤怒，一方面義國輿論復從事於義國應否退出國際聯盟之討論；此可見義政府已有不顧一切，斷然將於短期中從空中征服亞國之決心。第三，美國羅斯福大總統三日在國會發表之新演詞，宣示美國對於從事戰爭之各國，行兩重中立之辦法，（一）不許交戰國從美國獲有軍火及戰具之供給，（二）設法阻止交戰國利用美國物品越過其平時輸出額量，以便利戰事之進行，而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麥克瑞諾復於三日提出新中立法案，則使總統有權便宜從事，對侵略國禁運實施軍火及軍需品之輸出限制，此可見美國對於備戰乃至交戰各國，已將改採消極的阻礙戰爭之政策，在事實上等於消極的幫助國聯之對義經濟制裁，是以日內瓦方面引以爲慰，此與美國海空軍於六日在太平洋舉行秘密海空軍大演習之消極的牽制遠東問題之擴大，具有同樣意義。以上三者已足表示新年中國際政局之有巨大演變。此外，如蘇聯之公然承認與外蒙政府代表討論外蒙北境及內蒙邊境防衛之技術的問題（二日哈瓦斯社莫斯科電），如日德軍事協定之傳說，如英法二國關於萊茵河國境相互安全保障新協定之傳說（二日哈瓦斯社倫敦電）如英國內閣之討議極端讓步的英埃新條約問題及英勸埃及加入國聯（四日哈瓦斯社倫敦電），等等，亦皆足反面的或間接的證明國際政局隨新年之開始，發生擴大國際危機的轉變。

然則一九三六年將竟如若干國際政論家乃至預言家之所推測，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年乎？是則尙待檢討者。考一九三六年之世界危機說，其發源地在日本，其主要理由有四，第一，日本退出國聯通告生效，難免因受國聯會員國之壓迫而逼不獲已以武力抵抗，第二，華盛頓及倫敦海軍限制條約失效，難免因英美日之海軍擴張競爭而有『先下手爲强』之海軍國出於戰爭手段，第三，蘇聯第二五年計畫完成過半，軍備充實，難免向東實行武力發展；第四，德國之重整軍備已有端倪，而經濟非常困難，難免作國際的尤其東向的武力冒險。依吾人觀之，除第四理由外，其餘理由皆過於皮相，國際政局斷無因此種簡單理由而必然發生戰爭之理，以此種理由爲推動國內民衆警覺之工具則可，以此種理由推斷國際政局之轉變，則未免過於機械的而有被人欺瞞之嫌矣。然反是而謂一九三六年斷無第二世界大戰發生，則亦過于武斷，蓋國際政治轉變之原因，極其煩複多種，僅據上述四種理由固不能斷定一九三六年爲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年，然同時亦不能斷定其爲非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年也。吾人以爲，現代國際戰之主導原因在國際經濟問題，除非某數國在經濟上萬無出路，斷難依政治主觀推動，發生破裂危機。而依吾人在本月三號社評上之所述，本年世界經濟之傾向尙有二途之可能，一爲轉入新恐慌，一爲依武力重分殖民地，由前一途，當不致爆發世界大戰，由後一途則國際政局之和平甚可憂慮。至于究出于何途，則尙待客觀事實之變演及主觀努力之抑阻或推進，故上述新年來之國際政局變化，謂爲添增國際和平之憂則可，謂爲足以證明一

九三六年世界危機說之正確則不可也。依此意義言之，弱大國如中國者，在本年國際政局之應付方策上，應有如下之決心，加緊作應付世界危機之準備，不可抱準備不及之宿命論的悲觀，亦不可存偷安一年之樂觀論的希冀！

調整國交之三原則

（錄一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自政府訓令駐日丁代辦向日本外務省提議召開中日國交調整會議以來，日本政府尚在考慮之中，須磨參贊率有吉大使之命，返國報告我國政府態度，自與會議成敗有重大關係。據東京傳說有吉大使對於最近我國態度，頗多懷疑，故有暫持靜觀之必要。而廣田外相觀點是否與此相同，則目前尚難懸斷。中日國交不可不速謀調整，當為兩國識者所公認。廣田氏前既提出三項原則，則其有意於恢復中日之常態關係，似可推見。惟吾人以為會議成否，不在會議能否開會，而在日本當局有無確切誠意。日本果有誠意，則不特可以開會，而且會議必甚順利，一切難題皆可於相互諒解之下，通謀解決。倘日本尚有所希圖，則即使勉強開會，其不能成功，固無待決裂之日而後知也，吾人相信立國於今日世界，國際關係宜求圓滿，乃屬天經地義，毫無討論餘地。中日關係演成今日狀態，其責不在中國，亦為識者所共見。中國所期待者，國家之生存而已，苟能不侵害國家之生命，則一切苦痛無不忍受。過去事實，歷歷可考。中國愈退，而進者愈猛，若使中國陷於退無可退之地位，則東亞變局正未可知，日本亦豈能自以為得計哉？

吾人為日本設想，則此時召開中日國交調整會議，甚為得策。若必固拒，則變態關係必可引起更嚴重結果，為東亞計，為日本計，為中國計，為禍，為福，正非吾人所易於斷言也，日本當局所懷疑者，為中國政府有無誠意二字，本難解釋。而中國之願望，在保持東亞和平，維護國家生存。既不欲侵害他國權益，亦不欲忍受他國過渡欺凌，此乃極尋常心理，毫無使人懷疑餘地。在日本或以為過去或現在所表現之事實，尚未足以饜日本之慾望，則人慾本無底止，吾人不能犧牲自己生命，以博人歡心，亦屬人情天理，日本因此懷疑，則不特中日國交永無調整希望，即日本與他國國交亦恐未必圓滿。蓋保持國際關係，最重要原則為互讓。必能讓而後始能發見合理之途徑。苟一方堅持強者態度，一步不肯放鬆，則弱者為維持其生存計，亦不能束手待斃。今日舉中國之民衆所最關心者，厥為日本是否有意恢復中日正當關係而已。果其有也，則吾人於合理可能範圍，必力求維持東亞之和平。如其無也，則吾人為生存而奮鬥，任何堅苦艱難，皆所弗辭。中國人之自處，只有此兩途。而中國究竟採取何種途徑，則唯日本政策可以左右之耳。

吾人於勸告日本接受中國提議之外，更希望日本於開會之前，必須接受三項原則。第一，日本須盡量重視中國國民之意向。日本對於中國民衆，向來採取無視態度，以為萬事只要當局首肯，一切可解決。不知中國政治方式，雖無徵求民意方法，而民意可以左右政府外交方針，在過去及現在，俱已充分表現。日本應認清中國民意究竟安在，勿使國民間發生永刦不磨之仇恨，則調整國交，方有永續性，且可澈底。中國國民似甚無力，惟一旦發動，則決非飛機大砲所得而壓服之者。第二，日本勿輕蔑中國國家地位。中國今日雖為弱國，然其潛力決不可輕視。中國雖尚未能自儕於現代國家之林，而其有為世界強國之可能性，任何人皆不能否認。此種地位，不獨在東亞有其永久存在之價值，即在世界亦具有不易搖撼之性質。日本對此，若無透切認識，必貽後悔。第三，日本對華政策，須從高處遠處着想。吾人默察日本政策，似皆在近處小處打算，而對於中日百年大計，似未有周密之考慮。本來近處小處最易動人，亦最易見。急功近利者，自難免為其所蔽。日本非痛切檢討過去，省察自己，則既往錯誤，必不能有澈底之糾正。吾人並不否認中國亦有相當之錯誤，但其錯誤不如日本之重大也。以上三點，皆為吾人所欲忠告日本者，唯日本識者共起而力圖之。

（錄一月八日北平晨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欒庵塔　疑盦

昔讀。雁。黃。詩。數掃。欒。庵。塔。拔草。喻。忠。奸。苦語。吐。噂。沓。如聞。泣。松。楸。哀淚。溼。破。衲。因念。潘。吳。游。易代。屐。齒。接。（潘稼堂吳鱗潭會偕雁黃至塔前拔草）我來。謁。墓。門。文石。已。寧。帖。艱貞。照。風。誼。應是。悲。願。攝。孤標。峙。寒。青。風響。答。林。葉。

乙亥重陽馬鞍山金陵寺登高雅集以李謫仙九日詩分韻得水字　亮集

社課。寬。勞。人。詩猶。缺。上。已。（今春秦淮禊集分均未作）又作。重。陽。會。駒光。驚。若。矢。選勝。快。嘉。招。古寺。唐。僧。起。歷朝。迄。明。清。山門。幾。興。毀。應真。遺。像。邈。白澤。精。塑。圮。數典。世。幾。忘。游驄。罕。戾。止。地遠。景。靚。深。入寺。忘。城。市。寺前。路。紆。廻。寺後。山。秀。峙。登臨。胸。頓。開。滾滾。長。江。水。露竹。落。晴。翠。風松。發。商。徵。羣峯。可。平。揖。萬瓦。供。俯。視。相攜。入。畫。圖。少長。強。肩。比。朶。頤。香。積。廚。常免。肉。食。鄙。履霜。警。又。告。國蹙。寧。百。里。莫效。新。亭。泣。努力。期。諸。子。

風雨中偕客泛舟秦淮作　仲恂

素颸。颯。響。屑。旛。動。吹雨。溪。頭。打。舷。重。竛㛹。五。十。猶。作。癡。縮影。來。偎。刼。餘。夢。開天。歷。歷。詰。水。濱。老。眸。忍。認。教。坊。巷。當筵。牙。撥。罥。蛛。塵。補蘿。翠。袖。貰。釵。鳳。誰起。君。公。徵。吾。詩。濺淚。灰。堆。捫。腹。痛。（曩時傳君生以精刊板橋雜記相贈余謝以詩云淮橋舊事憑君續莫待成灰和淚吟）黛峯。掩。暎。欲。言。愁。寒鐘。冥。接。櫂。歌。閑。珠。跳。絲。拂。戲。羣。鱗。羃羅。雲。彩。綻。天。縫。影水。繁。燈。隻。舸。專涵。秋。深。柳。亂。鴉。共。稍喜。一。澤。焦。卷。舒。綠入。畦。塍。芼。霜。荺。欲吟。心。折。景。物。奇。生涯。恨。欠。烟。簑。送。欲語。稚。樓。王。世。將。識。事。傷。時。濟。何。用。

重過劉莊　秋岳

桂華。落。盡。黯。秋。陰。三兩。芙。蕖。尚。可。尋。憐汝。後。時。猶。好。色。與君。幽。往。復。沈。吟。南湖。櫂。影。催。人。老。虛館。苔。痕。驗。雨。深。

昔笑主人營早計再來宰木亦蕭森

南行舟中作 榆生

孤舟日夕戰狂濤臥聽奔騰萬馬號涉世何曾專爲口（東坡嶺外詩人生涉世本爲口）剝膚無計可全毛茫茫如此天誰叩落落難容我已勞稍喜南强聊自試青山一髮首重搔

奉和纕蘅先生九日東山原韻 尊吾

秋滿東山氣泬寥重陽有約越林皋（先生近寄友詩云若準棲霞重九例今年祗合在東山）難除結習烟霞重（俗謂吸洋烟者爲有烟霞癖先生近日厲行禁烟故戲及之）贏得詩名岱華高雨過千峯齊洗垢風平萬竅不聞號蒼茫獨立成佳詠侍側何須挈二豪

乙亥重陽西安金石書畫會登高雅集翰存伉儷示以唱和詩次韻 仲雲

登高置酒語驚筵渭濁涇清中聖賢有約雲山生鄠杜無邊烽火照甘泉漢京文物思耆舊韋曲風光變歲年霜落終南誰比瘦秋容最是出新妍

苗風百詠爲伍頌圻題 纕蘅

瓶水（大興舒位）西垣（巴陵毛貴銘）語最工多君好事作雷同吾詩未稱弓衣織慚媿邦人說采風

使君美政野人謌（君廿年前曾宰黔中）盾鼻依劉或未堪一卷鐵崖新樂府故應傳唱遍黔南

遊羅岡紀事 石遺

龐公妻子似家人上冢還家景最眞今日依稀來渡沔却瞻露電六如身

寄石遺 堯生

今年歸自廈門無南國青楓樹一株此是詩人歸宿處夜深重展福州圖

中秋夜西湖風雨示若文 樹人

奇景常教意外逢事能前定即平庸湖窗擁被聽風雨興較扁舟玩月濃

玉胡蝶（玉岑病中寄箋索書匆匆未報遽隔人天念東坡高山流水之語不禁腹痛聊賦此闋以寄幽恨） 圭璋

夢斷瑣窗朱戶吟魂甚處月暗空山冉冉寒聲偏恨雁落江南彩毫新西風淚灑玉樹冷離曲慵彈黯無言鳳樓人去幸負題紈 纏綿春明綺怨水流花謝自誓孤鸞料理相思不辭憔悴度華年念前事三生詞賦感舊情千疊雲樹鎖難眠亂蛩疏雨一晌淒然



凌霄一士隨筆

光緒十一年乙酉河南鄉試，二場經文詩經題爲「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祥符裴維信，已擬中第七名舉人，因詩經文用騷體，改副榜第一。主司批曰：『騷體創自三閭大夫，一片哀怨之音，以之應試，斷不相宜，移置副車，惜哉！』迨十九年癸巳恩科，維信於二場詩經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文仍以騷體出之。已擬中副榜第一，以此篇爲主司特賞，批曰：『葩藝用騷體，古色古香，望而知爲積學之士。』改爲正榜第七。前之由正改副，後之由副改正，竟以同一原因，而名次復巧相脗合，可云巧矣。乙酉河南正副考官爲周齡曾培祺，癸巳河南正副考官爲王懿榮李桂林。聞維信係邀懿榮特賞云。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九尙照煦「閒談筆記」卷一所記科擧二事，解元文字與他卷雷同，一得一失，可合看，玆並錄如次：

【庸閒齋筆記】嘉慶戊寅福建鄉試，先外舅聞藍樵先生充同考官。題爲「旣庶矣二節」。主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外舅適得一卷薦之，主司大喜，以爲獨得驪珠矣，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傳觀，咸嘖嘖贊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主司駭曰：『是必抄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外舅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解元原無足奇，各人房中必有一房元，我房中即不得解元，亦無足損，然君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主司力白，謂

：「其文劇佳，讀之有上句即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實則並未見過也。」主司又令各房官于刻文中再加搜索，竟無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于落卷內隨手繙得一卷，即已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持以示外簾，共相驚歎，謂此君必有陰德。繼乃知其母撫孤守節三十餘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之所以報節孝也。

【閒談筆記】高觀察篙漁，名長紳，字子佩，由進士任江蘇知縣，……陞常鎮通海道，……長毛變起，軍事旁午，被議失官，……屢充江南鄉試同考官，……嘗又曰：「安徽江蘇合曰江南鄉試，雖同一闈，仍分上下江，各定中額。某科闈中停薦已久，主考私人忽語予曰：「兩大人昨夜密語，下江尚缺一人中式。大老爺房備有卷，請速薦下江數卷，或可多收一門生。」予即取備卷數本，換批語，親身納入袖中，將詣內監試薦之。路遇某房官，係同年，問何往，予給以他事。問袖中何物，予未及應，強索觀之，驚問：「此時停薦多日，攜此奚爲？」予告以故。同年曰：「篙漁果有神通；我亦當補薦之。」遂揖而去。是晚聞解元文刻板劈矣。急使詢之，據云取定解元文已發刻，因與日間某房補薦一卷雷同，故劈之。予惜其已成之鼎名，頗悔日間多此一舉；又嘆祇此一文，彼房已薦而中元，此房尚備而未薦，衡文之無定也乃如斯。」

兩解元蓋皆鈔襲成文，一倖得保全，一則以補薦之卷巧值，敗露而被黜，所謂有幸有不幸也。至衡文無定之歎，亦見闈中精鑒之不易。其元陰德之說，蓋歷來談科舉故實而好言因果報應者之常。解元一中，而母子之節孝愈彰矣。

光緒壬辰會試，翁同龢爲正考官，祁世長霍穆歡李端棻副之。同龢是年四月初七日日記云：『祁公查落卷，忽見一卷與九房房首雷同，因以余九房中卷易之，即昨夕發刻之卷也。異哉！』事亦頗類。又三月二十九日日記云：『定各省中卷，有補薦之卷，一揚一抑，忽升忽降，莫之爲而爲矣；然最耗神費力。』同龢屢掌文衡，閱卷盡心，以精於鑒識著，而有不敢自信之意，日記中時有此等語，其他更無論矣。此談科舉者所以好言命運與因果報應歟。

於科舉文字，以鑒識之精而傳爲美談者，亦

不乏。前引楊荐泉君來稿暨「隨園詩話」「郎潛紀聞」所載，（見本報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蓋其例也。又如「庸閒齋筆記」卷十二云：

制藝文字，有特識者決之如響。余生平見二人焉：一爲任邱邊仲思太守寶誠，一爲餘姚朱九香閣學蘭。同治乙丑，太守在寧波考試書院，取前列三人，決爲本科必售。洎榜發，中者二人，而所取第一者竟無名。太守訝之。未幾北闈榜來，則其人已中南元，乃復大喜。閣學督湖北學政時，鄉試前決科于省中書院。所取十名前皆得中式，而解元即閣學之第一人也。尤爲科名中盛事。

亦宜類觀。

其元關心國聞，留意軼事，所撰「庸閒齋筆記」，可爲談故之參證，說者或以與薛福成「庸盦筆記」並稱焉。李慈銘光緒丙子九月朔日記，對此書加以訂正，有云：

其載乾隆（原書誤作嘉慶）癸丑科一甲一名潘文恭公，二名陳遠雯（雲），二甲一名張春山，三甲一名馬秋水。時人爲之語曰：「必正妙常雙及第，春山秋水兩傳臚」。蓋世謂二甲第一爲金殿傳臚，三甲第一爲玉殿傳臚也。案是年探花爲陳鍾溪侍郞（希曾），二甲第一爲吾鄉陳治鋒（秋水），故當時有「必正妙常三鼎甲，春山秋水兩傳臚」之語。春山不知何人，當是三甲第一者之號或字。（嘗以問星丈叔丈，亦不知）。治鋒先生登第時，年已四十餘，榜後以不肯謁和珅，遂用中書。（乾隆以來，二甲一名不入翰林者，惟任氏大椿及先生耳。）旋告歸不出。並無所謂張春山馬秋水者。至傳臚日，殿上傳鼎甲三人後，止唱二甲第一三甲第一之名，蓋舉此以槩其餘，（洪氏亮吉北江詩話中言之甚詳）。實錄亦書賜一甲某某等進士及第，賜二甲某等若干人進士出身，三甲某等若干人同進士出身，皆例舉其首，而自來世俗相沿，偁二甲一名爲傳臚，以亞之於鼎甲，其家或懸扁樹坊，則偁之曰金殿傳臚，若三甲一名，則無人以此偁之。（家居時，惟見康熙間三甲一名山陰人諸來晟之門懸傳臚扁額，餘無聞者）。蓋榜眼探花，已屬不典之辭，然尙肇於唐宋，傳臚則國初以前未有此偁，若金殿玉殿之分，更可怪笑矣。其間及考據，無不舛謬。如論官制，謂唐之尙書以處藩鎮，侍郞則居宰相之位。（唐惟門下中書侍郞爲宰相之職，非侍郞皆居相位也。此語亦微誤）。案唐於尙書省設六部尙書，領吏兵戶刑禮

工之事，而侍郎爲之貳，始終未嘗改易，惟唐制長官多虛位，中葉以後尤甚。尚書省之尚書令，以太宗嘗爲之，後遂不置，而升左右僕射爲長官，此無論矣。門下省之侍中，中書省之中書令，惟以待元勳重臣，餘不輕授，御史臺之御史大夫，肅宗以後不常置，多以中丞攝之。六尚書官亦不必備，或亦除拜而不必涖職，往往以侍郎掌部事，而節鎮留守及分司致仕者多以尚書系衔，皆猶今之虛衔耳。節鎮所帶，自御史中丞左右丞散騎常侍以至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凡自五品（御史中丞武宗時始升四品）以至正一品，或爲檢校官，或爲兼官，皆視其勳格以示加崇，並無一定，未嘗以尚書處藩鎮也。至謂：官名官制，歷代不同，惟宰相及大將軍始終貴重；古之官名今有以呼執藝者，薙髮曰待詔，工匠曰司務。豈知自古及今無宰相之官名，待詔司務亦非古官乎？

此閱「庸閒齋筆記」者所當兼及也。（癸丑殿試一節見原書卷三，官制一節見卷四）。慈銘并謂：『此書本不足駁正，因其中屢自誇博奧，而書甫刻於去年，今年已有翻板，蓋短書小說，最易惑人，故略辨之』。夷然不屑，是慈銘素態，而此書之風行一時，亦可概見。慈銘又謂：『所載多見在顯人，謟譽歸美，尤爲可厭』。斯則幾成通病。

憶丁在君先生

稚晉

丁在君先生五日在長沙患腦冲血逝世了！這是國家的損失，不僅是學術界少一導師！

記得民國十三年冬，母校因爲校刊上一篇小文字，鬧了能致風潮。那時我正當學生會代表，主張學校不得開除作文章的學生，要求教員上課。後來校長宣佈辭職，丁先生代表董事會來校解决風潮，召集同學在大禮堂訓話。他向來以善於辭令著名，他滔滔不絕的說了兩小時之久。我那時正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忍不住起立發言。後來風潮解决，丁先生因爲我說話是西南口音，他好像對於西南人特別注意，於是約我去談話。我心目中的丁先生，以爲他是一個政論家，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物。及見面後，才覺出他是一位學者，而且對於青年人很熱心，眞是可佩。

他說：『你是有膽有識的青年，希望你多讀書，研究科學，你是西南人，西南蘊藏甚富，正等你們去開發。』後來又談到由北京到西南去的路線，他拿出一份很精細的地圖指給我看。民國十九年他從貴州調查地質回來，我特去看他，談到貴州情形，很有無限感慨。他勸我不要羨慕都市生活，應該回內地去。我在天津不覺鬼混多年，一無成就，現在想起來，眞愧對丁先生了！



照相

天翼

——示牧良夫婦

星期日上午。

姜太太抱着八個月的兒子，跟她隣居素二小姐在人行道上走着。

這天是個好天氣。太陽整個兒露了面，把那條柏油路晒得發白，那些行人跟車輛的影子就格外分明。有時候似乎怕別人走得有點熱：於是輕輕地飄陣風來調劑一下。

可是姜太太臉上出了汗。她把那孩子抱上些，理理他那條淡紅色的披風，一會兒他身子又墜了下去。這小鬼瞧着這熱鬧世界顯見得又高興又奇怪，老睜着一雙大眼，嘴裏嘟囔着一些單音，膀子揚呀揚的。

素二小姐摸摸那孩子的臉，一面像對大人說話似地叫他安靜點兒。

那些店家豎着旗子，寫着『血本大減價』，『徹底大減價』樓上就弄兩三個吹喇叭的吹打着，聽來覺得他們在那里打瞌睡。

一走過布店門口——這位太太跟這位小姐就得往裏面瞅一眼；那些夥計把手筒在袖子裏，挺安靜地坐着，眼巴巴地釘着街上。

她倆並不停步。祇不過隨便議論幾句，一面很小心地讓開那些故意闖到她們身上來的一些男子漢。

姜太太把抱孩子的手膀換一換，抽空兒揩揩汗，失望地噓了一口氣。

那位小姐對一家店面的玻璃瞟了一眼，輕輕地摸一摸自己的頭髮。然後又把那位同伴的袖子抹幾抹：可是那些皺紋總弄不平。

穿着新旗袍抱孩子——總是不合適的，唉。

她彷彿要安慰那位太太似的，就打

着本地的官話說：

「我們一定到眞我去罷：祗有那家照相店又好又公道。」

過會兒又補了一句：

「開了十來年了哩。」

於是姜太太想着她在照相鏡跟前——到底該站着還是坐着。她兒子總得騎在小馬上，再不然就坐紅漆小汽車裏：做娘的扶着他。

素二小姐得站在她旁邊，並且準會對鏡頭做笑着。

這件事原來早就已經打定了主意。這位太太一結了婚就跟她先生離了家鄉——足足過了兩年，生了孩子，她覺得實在應該寄一張照片回家去。

可是她那位隣居好朋友硬要跟她合照。還斬鐵截釘地主張由她素二小姐出錢。據說今天的光綫該是怪好的。她倆就拿鐵針互相燙了頭髮，穿着各人的新旗袍上了街。

姜太太可不願意叫她朋友多花錢。四寸的祗要八毛：不錯　。不過祗有兩張——不夠分配。這麼着她們竟問過四五家都沒照成。

「現在就祗看那家什麼眞我了。」

姜太太一想到——心就一跳。

那個朋友還替那家照相　館吹　了幾句。手可拍了幾下要抱那個不安靜的孩子，步子停了那麼一下。

做母親的把身子一讓：

「你抱他不動。吵死了——簡直。……快到了吧」？

素二小姐似乎總　想要替人　盡點義務。這就又扯扯別人的衣裳，抹抹別人的頭髮，一到了眞我照相館門口，手脚就更加忙亂起來：連小孩子的襪子打了皺——都也顧到了。

這的確是一家像樣的照相店。

於是這位小姐把孩子　的帽子　移正些，拿出那付做主人的派頭指指點點地告訴姜太太：

「哪，這個是梅蘭芳。這是胡蝶。這個呢——就是那頂會浮水的那個——那個姓楊的，楊什麼的。……嗯，她怎麼也在這里照相呢？……你看：這里也是大減價。……」

那些銀色的相片框子給太陽照得直發光，襯得那些人物格外漂亮。

一個老闆娘似的女人坐在太陽下面做針線。一瞧見走進了兩位女客，她吃了一驚似地站了起來。

「照相啊」？

這店裏就起了一點響動：那兩個下着象棋的男子漢移動了一下椅子。在旁邊瞧得正入神的那個中年人抬起了臉來，接着跨着很重的步子走過來打招呼，脚還絆着個什麼東西——空隆的一聲。

那兩個男子往這邊瞅了一眼又俯下臉去：

「要吃破了。我們走罷：讓他們做

生意。」

「碍不了事。我跳馬。」

中年男人可在跟兩位女客談生意經。他穿着一件舊西裝，裏面可是一件中國的小褂子。臉上笑得再殷勤不過。腰老是彎着：不知道到底是鞠躬還是個駝背。

老闆娘眼巴巴地在旁邊瞧着，時不時插句把嘴：

「是嗄：我們這里頂便宜了。人家四寸的要八毛，我們祇要七毛。」

這個交涉全是由素二小姐出面的。姜太太手裏的孩子一個勁兒把上身傾着門口，叫着掙扎着，她祇好拿全付精神來對付孩子。

『啊呀，林林！吵死了！捣你一頓！』

她身子用力一搖，讓她的林林看不見門。那孩子就哇的哭了起來，老半天才換過氣來哭第二聲。

素二小姐瞅了他一眼可沒理會，祇一個勁兒挺着胸脯跟店裏的人說話。

『總而言之是這樣：我們要三張。三張——我們照。少一張就不幹。……其實你們照得並不好，你看這個人的嘴：你看。什麼東西！嗄』

她兩個嘴角往下彎一彎。

那個中年男人合着兩隻手，往前面伸着頸子。他笑嘻嘻地分辨了幾句，叫別人知道這里是十幾年的老底。本地有美術照相——還是牠頭一家「新發明」哩。可是價錢倒又比別家的公道。

這麼着就幾個嗓子同時哇啦哇啦起來。三個高音裏面夾着個次中音。那孩子可還不住嘴。

姜太太臉有點發紅，輕輕皺着眉。她習慣地搖着林林，一面插進嘴來，照一般買主對付老闆那套老手段——打了句謊話：

「公道哩！人家三張祇要六毛，你兩張要七毛！」

然而那位老闆很有點硬勁：加洗一張得加兩角大洋。不過他臉上還陪着笑，上身頓呀頓的像在鞠躬。

最後素二小姐把嘴一堵，掉臉就走。

「我們到別家去罷，姜嫂子。」

那兩個下棋的往這邊看了一眼。低聲說了些什麼。

老闆楞了這麼一下。他跟老闆娘互相丟丟眼色，就馬上追了出來。

「呃呃，呃。回來回來。」

這回又講了兩三分鐘，於是成了交。算八角。三張。不過要照得好。要是有點兒毛病——包退還洋。

老闆笑了起來。

『哪里哪里。包你不錯。』

他瞧着老闆娘遲疑了一下，又說：

「不過……不過……呃嚇，錢請你先付。」

「怎麼？」

「這是我們這里的規矩，呃嚇，規矩。」

於是所有的視線都釘着素二小姐的右手：巴巴地看着牠插進衣裳裏去。她臉紅紅的，好一會兒才掏出一塊光洋來。接着又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叮地一扔。

老闆娘馬上抓着這塊還有點暖氣的洋錢來。五次六次地在桌上頓着，嘴裏含糊地說着，可沒抬起眼睛來：

「等一等找你能：我們要拿去換一換。」

這才讓老闆把兩位客人招待到裏面去。

林林還是不依。他老挺起肚子來叫娘不好抱，哭着嚷着，連帽子弄得掉到了地下。

做娘的舉起手來要打，可是到底祇拍拍他的背：她怕他照相的時候發拗。

「放乖些放乖些。林林照個好相寄給外婆去：外婆看了要痛你哩。」

素二小姐站得挺直，眼珠子跟着那個老闆在轉動。他拿鷄毛帚撣撣照相機上的灰，又掏出自己的毛巾布手絹來揩椅子。

太陽光下面就飛舞起塵來，像起了旋風似的。

「啊呀你看！——多髒！」那位小姐用右手在自己鼻子跟前揮着。

「那不妨事。照相——灰是橫豎照不進去的。哪個照相舖都一樣，呃嚇。……你們要什麼佈景呢？哪，這里。」

老闆把那三幅佈景都拖出來一下。那些東西下面的小輪子都已經脫掉了：一拉——就『卡』！的一聲叫，聽去像鋸鍋子似的那麼難受。

這里姜太太抬了抬手，說出了她的佈置方法來。可是反復了三遍——別人才聽懂。

「馬啊？」那個中年人簡直嚇了一跳，眼睛睜得大大的。「這種馬我們店裏沒有。」

「人家照片上怎麼有的呢？你看。」

「哦，這是——這是——呃嚇，人家自己帶來的。」

那位太太忽然發氣地把身子一揉：

「不要鬧啊，林林！唉，真是！那麼小汽車有沒有呢，小汽車？」

「也沒有。那都是買主自己帶來的。」

素二小姐嘴裏「嘖」的響了一聲，嘟囔了一句「倒楣」。她看看姜太太的臉色，覺得別人並沒什麼要堅持的意思，就去揀下那幅家庭式的佈景來。接着又挺內行地安排這樣那樣，自己退了幾步，偏着腦袋瞧了瞧。

「這樣好不好？」她問。

她那朋友隨意答應了一個字，眉毛深深地皺着。原來她已經給孩子吵得十二分煩躁了。

老闆可把老腦袋鑽進了那塊黑布裏面，用貓要撲耗子的姿勢彎着身子，對她們瞧着。時不時伸出手來打手勢，叫她們微笑，叫這個把臉仰起來點兒，叫

那個胸脯挺起點兒。不錯，抱孩子的那位還得把脚伸出來些。

『唵，唵，好，就這樣。』

姜太太給安排在一張椅子上——那壞了的彈簧老實有點疙屁股。素二小姐拿手擱在梟背上，全身歪成個S形，還把右脚點在左脚的左面。

這種姿勢再合式沒有：又好看又大方。得，不要動！

可是那孩子不依。他掙扎着身子，用了那付叫人動火的大聲音嚷着：怎麼也不肯這麼給抱着坐在娘腿上。

『怎樣啊，林林！照相哩，照相哩：外婆看見要歡喜死了。放乖些，放乖些。看，看！——噢，這是什麼東西？』

做娘的抱着他，搖着他，還指指窗子叫他看。

不行。這孩子的脾氣覺像他爹一樣。

有誰歎了一口氣。

老闆把那塊黑布的紅裏子翻出來——揚幾揚，嘴裏祇是『噢，噢。』

林林可一個勁兒不理會。

那位小姐也幫着拍了會兒，像對大孩子似地叫他明理，還告訴他——不聽大人的話的是壞孩子。她頓頓脚，堵堵嘴，可是那孩子總不睬她。

最後她想起了她的經驗來。她對老闆說：

『拿個東西逗逗他就好了。小孩玩的鈴子有沒有？搖咕咚也行。』

『沒有啊。我們哪里會有這樣的東西呢——自己又沒有孩子。』

『倒楣死了！人家怎麽有的呢？』

『他們自己帶來的。……等一等罷。』

於是他聽天由命地在照相機旁邊等了兩三分鐘。

姜太太抱着孩子瞟着，拚命忍着她一肚子氣。一到房門口的時候那孩子住了會兒嘴，打轉身才跨了一步——他就又掙扎着哭起來。

顯見得他還是要去看那些大減價的店面，要去聽那些吹鼓手。

他娘可撐不住勁兒了。她站着瞧着他，接着就咬着牙——很命地在他屁股上打了幾下。

『哇——』又是好久才透過氣來哭第二聲。這下子當然不會馬上就收場的。

『不照了，不照了！』姜太太煩躁地嚷着。

那位老闆把一臉的皮肉都皺了起來，好像他在熬着肚子疼。他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瞧瞧這個又瞧瞧那個：他主張等一下再照。

姜太太可抱着孩子出了門：心裏不高興，照出來的一定不會好。

還有一位買主祇是埋怨這家照相店裏怎麼沒有搖咕咚。

老闆拿手絹揩了揩額頭，解掉西裝上的扣子——讓小褂子上的油斑全露到了外面。他苦着臉說：

『再等下子好不好？小孩子總是一下子哭，一下子又會好的。』

小孩子的娘並沒停步，祇大聲答：

『林林的脾氣我還不知道!?』

那個中年人祇好跟了出來。看樣子

他現在似乎非常虛弱，彷彿剛剛發過一陣瘧子。

太陽漸漸往天中央移：大門口射進來的那塊光——差不多要變成了矩形。

老闆娘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祇是那兩個下棋的還在原處。他們瞧了她們一下，又互相換換眼色。

「那塊錢還我」！素二小姐堵着一張嘴。「倒楣死了，眞是！要有個東西逗逗他——早就照成了。哼，這麼一家照相店」！

等到店裏人告訴她那塊錢拿去換去了，她嘴就堵得更高了些，還頓着脚。

「耽誤人家工夫嘛，簡直是」！

姜太太站到了門口，讓她那孩子吵着。臉色還是很不耐煩，腮巴子發紅。眼睛衝着街上瞧着，一會兒又轉過來看看那老闆。

她聽見她那朋友在嘟囔着什麼。老闆用乾巴巴的聲音說了幾句，歎了一口氣。他站到門外看了會兒，又彎腰逛了進去，好像怕大門太低——會碰着他的腦頂似的。

二十來秒鐘之後，老闆就跟那兩個下棋的打起商量來。

「到你們店裏借一塊來罷」。

可是不成功。別人出去了一趟又回來，祇對他搖着頭：

「不夠：今天祇有一個鄉下人來買了兩尺廠布」。

於是素二小姐頓着脚。一面怕自己頭髮搖亂了，就拿手去抹了抹：

「怎麼的嗄，怎麼的嗄，你們」！

老闆把西裝扣了起來，還拉了拉小褂的領子，他搔搔頭皮，嘴裏「嘖」的一聲，這就跑出了門。兩條短腿的影子在街上一掠一掠的：想不到這麼個駝背跑得這麼快。

下棋的人傻瞧着她們。有一個悄悄地掏出一截香烟屁股來點着，好像在做着犯法的事似的。

姜太太把孩子挾得很緊——不讓他掙扎。她一句話也不說，身子也不動一動，連林林的帽子歪着也沒去扯一下。一瞧就知道她現在十二分不高興，擺着一付丟了什麼東西的那種臉色。

那位小姐解釋似地說：

「眞倒楣，眞倒楣！……還沒回來哩，你看！」

然而等到那老闆回來也是沒用。老闆娘提着菜籃子，還打了半斤豆油：竟用動了五毛錢。於是老闆並不一脚就回來，祇到隣近那些店家裏去借。

這位太太跟這位小姐埋怨着，拚命撑住性子瞧着那老闆——正在彎着腰打一家鑲牙店裏出來又衝進那家雜貨舖裏去。接着又是布店，鞋子店。她們似乎還聽得見他喘氣的聲息。

「可惡嘛，簡直是！」素二小姐叫。「這麼一家好店，這麼一家好店！」

她朋友附和了一句「眞是的！」臉更紅了起來。

那個抽烟屁股的拍了拍烟灰，好像並不是跟她們答腔似的——連頭也沒抬起來：

「唉，什麼辦法呢，都是這樣！這家照相館還是出過大風頭的哩。」

兒時的噩夢（續）

天虹譯

三

在喬治亞州，一年一度的耶穌聖誕節，是被白人和黑人認爲殺人如兒戲的日子的。在這一天，你不用怕好管閒事的官吏來打擾你——那就是說，假定沒有一個黑人爲了任何原因而偶然殺死了一個白人的話。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那不用說，那些白人就得把他們的聖誕節烟火用在有利的場所了。當我年齡稍大，能夠看清喬治亞生活中的最粗淺的醜惡事實時，我就知道了這一切。

有一個聖誕節的早晨，他們派我到霍金斯城裏去添買一些糖果和烟火。我駕着一匹黑色的快馬，牠拖着一輛紅輪子的有篷的輕車。我的八歲的妹妹要求我帶她去。我那時是十五歲。我們倆都非常高興。………

在達到通霍金斯城的一座長橋之前，我們必須穿過一名叫哈脫埠的散亂的住宅區；就在這哈脫埠地方，一個瘦弱的白種少年，駕馭着兩匹騾子，突然從我前面的橫路裏衝出來，使我的馬直立了起來。我急急拉住了牠，突然暴怒起來：一邊不容分說地對他嚷着，一邊問他見鬼的究竟在想做什麽。

我那時還年青。我承襲着我父親的不少「神經」和脾氣（如果不是他的鹵莽的勇敢的話）。這天又是聖誕節。我駕馭着一匹雄壯的良馬。我一時間一定是忘記了我是什麽人，在什麽地方！

不久我就被喚醒了。暫時被一個「黑炭」的聞所未聞的大胆嚇昏了，那少年非常急遽地拉住了他的騾子，竟使牠們險些兒坐倒在他的圍裙上。接着他就跳到地上，昂然地向我們走過來，他的蒼白的眼睛放射着閃光。我的馬站定着，一邊用力咬嚼着馬嚼鐵，一邊用脚抓着地。我很不安，因爲好幾羣看到這件事的遊蕩漢已在安閒地走攏來：我已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還有一層，大家都知道——就是我的小妹妹也知道，哈脫埠是一個著名的「卑鄙的，無法無天的窟穴」。村內充滿着不識字的，咀嚼煙葉的「山民」，時時在尋覓「可惡的黑炭」。他們好容易才找到了一個，我

知道他們是決不肯放我脫離這自己安設下的羅網的。

不到五分鐘，我們已被團團圍住了。我的妹妹已在哀哭起來，這使我更加狠狠了。那「被冒犯」的少年正在錦上添花地敘述經過的情形，一邊時時唾吐着棕色的烟葉汁。他的報告當然是「正確」的。這樣的事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是罪該萬死的。站在外圍的人們已在討論處置我的方法。我木然地聽着。

我嚇得混身發抖，一邊竭力企圖掩飾我的恐怖，一邊在尋求一張同情的臉孔。但是一張也看不到。我望見人頭愈來愈多了；我隱隱地想，至少當有幾千人。一個男子——一個繫着綠色吊褲帶，戴着灰色便帽的紅頭髮大漢，走到了我的馬前來。我就突然把馬鞭抽下去

一轉瞬間，馬已在奔走了。我拚命拉着韁繩，把牠拉轉來朝家裏走。我們的前面有五哩路，其中有幾段是不很好走的。那些暴徒追趕着我們，同時發出渴血的喊聲來。「攔住這黑炭！」「打死他！」「不要放槍，活捉住他！」「不要放走他！」有一個人跑到路上來，抓住了韁繩。那些暴徒洶洶地從四面圍攏來，好像暴風雨似的掃蕩過來，淹沒了我們。

我哀憐地望一望我的妹妹。她正蜷縮在車子角落裏，她的眼睛張得很大，但沒有眼淚。

「他做了什麼事？」

「辱罵一個白人。」

「嗯，這樣嗎？見鬼的他究竟是什麼人呢？……嗜，孩子，你叫什麼名字？你從哪裏來的？」

「啊，我知道。他的老子就是那可惡的，像煞有介事的黑炭，時常歪戴着帽子，坐着車子在這裏跑來跑去，自以爲是白人。遇見白人時，一聲也不響。孩子們，我們交了好運！」

「我們怎麼處置他呢？要不要槍斃他？」

「不，只要剝掉了他的衣裳，用這馬鞭子狠狠地打他一頓」

「我贊成槍斃他。倘然我今天不殺死這黑炭，我將有一個月睡不着。……」

一位態度嚴肅的老年人——我在他駕着兩匹雄壯的栗色馬遠遠地過來時，就昏眩地認識他是那在「同盟軍」（註三）中喪失了一臂的人——嚴厲地詢問那些俘獲我的人；他們用一種使我驚異的謙遜態度來回答他。可是他們似乎不歡迎他來干預他們的玩意兒。他並不詢問我；不過時時好奇地朝我這邊望一眼。

我聽見他拖長聲音說話了；我愛他這聲音，因爲那是爲我而說的：「我認識他的大爹。也認識他的爹。他的爹是

一個很不錯，很漂亮的漢子」。我歡快地注意到，他在說起我的父親時，沒有用那令人生氣的名詞。「你們放那孩子回去吧，你們聽見不聽見我的說話？如果他幹了什麽應該懲罰的事，我會叫他的爹抽他的筋 。……回家去吧 ，孩子」。

這是他直接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我因爲太匆忙了，沒有感激地表示我的謝意就走了。

我把一切都告訴了我父親：模擬着他們的姿勢，倣傚着各種的腔調。我把他們在我們面前高視闊步的樣子表演出來；我演劇似地描述那侮辱我父親的人的語調。父親聽着，他那褐色的，瘦削的臉孔就緊張起來，他那灰色的，嚴厲的眼睛竟變成了兩條冒出火來的縫。當他喊母親拿手槍來時，他的聲音鞭撻着我，但同時又鼓舞着我。母親猶豫着；父親就大踏步走到房裏去，從頂上的衣櫥抽屜中把手槍拿了出來。他把牠拋在車內的座位上。

母親嗚咽着說：「爸爸，小心點。那些瘋子一定會殺死你的」。

父親對我說道：「上車」。他一扭身跳上了車，就抓住了韁繩。我摸着那躺在我們中間的座位上的生硬的手槍。

在這長而迅速的馳騁期間，他僅僅說了兩句話。他問我：「你能辨認他們嗎？他們有沒有對你妹妹幹什麽或說什麽」？

車輪捲起了一陣白沙來，我們轉入了哈脫埠的一爿小雜貨店前面的一塊空地上。這空地上站着一羣正在談笑的遊蕩漢，他們立即分成了兩半，因驚異而昏迷了。父親並不等待他們蘇醒過來。

「他們是誰 ？」 他提高了聲音問我，使大家都能聽見。雖然他們的人數比我們多過十倍，我却覺得安全得好像被一圈朋友圍繞着一樣。我以一種壓制不住的興味，把他們指點了出來。

現在，他們的神志已在逐漸清醒過來。他們擁上前來，喃喃着恫嚇的話；擠到車輪旁邊來，抓住了韁繩。

「把他拖出來！」有一個站在外圍的人喊道。

父親立即反斥道：

「用不到你們拖！」說着，他撩開了那遮到膝部的厚實的外衣，就站了起來。

那裝着子彈的手槍突然在陽光中閃耀起來。牠的閃光直射入那羣人的眼睛裏，他們動搖了一下，就因爲缺乏敢進攻的領袖而猶豫不決地後退了。現在我父親已跳到了地上。

「我要對你們這班人好好地警告一下，」他說道，「我的孩子們不能再被人戲弄了。這並不是第一次，但將是最後一次。……還有那辱駡我的人——」

他被那早晨曾爲我說項的，態度嚴

肅的人打斷了。這人把手放在我父親的臂膊上，叫着他的名字。

「看上帝面上，不要去理這些畜性暴躁的小夥子，回去吧！他們並不想怎樣。他們……」

父親站在車上，作了一番簡短的演說，在其中他發表了他對於欺侮我的人們的評語。他聲稱願與那侮辱他的「懦夫」「見一見面」。可是沒有人接應這挑戰。我很奇怪，怎麽站在外圍的人沒有開槍打倒他。我到現在還不明白；我只能斷定是他的鹵莽的大胆使他們的想像受了感應。

他坐下來，把外衣裹住了兩腿，從我手裏接了韁繩，就從人叢中驅車前進；那些人都退讓在兩旁。他渡過了橋，到霍金斯城裏去買了所需要的糖果和烟火。不久以後，他又打哈脫埠的一羣惱怒而沉默的人們旁邊驅車回家。

四

我們的這裏有一個黑種的牧師，名叫史丹雷。他很殷勤，溫和，從不得罪人；他常到我們家裏來吃飯，喋喋不休地講着他的老婆和孩子們，他的農場和教堂。除了相貌之外，一切都跟常人無異。因為身高六呎有餘，所以他常被一般人認為具有着某些印第安人所有的相貌和「不肯寬恕」的性格。

有一次，我在他家裏玩了一整天。他不在家裏；他的孩子們告訴我，他是去運送一些珍珠米到磨坊裏去了。我們在田野中閒遊着，我們談着天。

我們捕捉鵪鴣，安設捕機，各式各樣地遊玩了一天，直到薄暮時分才回家。我預備在他們那裏過夜。不久，太陽已下山了。日暮的聲音正在從田野中和樹林中傳透過來。一重薄縠似的烟霧低低地籠罩在那些逐漸發黑的樹梢上；也們已昏暗得有點神秘了。

史牧師還沒有回來，他的夫人很不放心。我們坐在暗中等候他。史夫人時時企圖來參加我們的無意識的嘲笑，但結果却很不行。不久，我們也停止了談笑。那陳舊的木屋完全沉默了。我們圍着一張桌子坐在厨房裏，桌上燃着一盞黃銹的煤油燈。這老屋離大路約有四分之一哩，所以我們只能隱約地聽到大路上的聲音。……史牧師應當在兩小時內就回家的。……現在已夜半了。

史丹雷夫人在屋裏踱來踱去；默默地走到門外的柔和的，深不可測的黑暗中去；接着就坐倒在門口的階石上哭起來了。我們幾個孩子沿着小路走到大道上去，在暗中彼此擠得很緊；我們低聲議論着。為什麽他還不回來呢？我們回來時，到農場四周去兜了一個圈子，聽見騾子們在嚼嚼着珍珠米，猪羅們在睡夢中啼叫。我們看見黎明時的灰色的雲霧衝破了黑夜的屏障。白天來了。血紅

的太陽從那些薄紗似的烟霧中掙扎了起來。

我們聽見有人在外邊叫喊。史夫人，她的兩個兒子，和我，立刻就從屋裏奔出去，看那叫喊的是誰。我們遇見一個灰色臉皮的黑人，是史丹雷農場上的一個「助手」。他不住地回轉頭去，用他的發白的，閃爍的眼睛望着後面。他痙攣地伸出他的大拇指來指着後面，企圖用他那發顫的幾乎在絕叫的聲音來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有幾分鐘之久，他不能說出一句連貫的話來。最後，在吞吞吐吐地掙扎了好久以後，他才把那傷心的故事完全說了出來。其中的一部分，他是從一個親眼目睹的人那裏聽來的，另一部分則是他親自看見的。……

在離磨坊大約還有一哩半路的地方，史丹雷牧師聽到了一輛汽車的很響的，猛烈的喇叭聲。在那時候，汽車還是很稀罕的東西。只有富人才備有汽車。所以史牧師知道，那正在喊人讓路的，一定是本郡的一位富翁，同時也一定是一個很傲慢的人。但這一段大路實際上不過一條小街，非常的狹，而且一邊是一道鐵絲的藩籬另一邊是一道柵欄。同時只能通行一車，而這事實是十分明顯的。那些馬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聲音。牠們受了刺激驚駭起來，幾乎無法管束了。史牧師拚命地拉住了馬，回轉頭去喊道：

「看上帝面上，不要再揿那喇叭了！你難道看不見我沒有地方可讓嗎？」

什麼！這就夠了。又一個白人被一個「漂亮的黑炭」「侮辱」了。

「啊，我該死，」那被觸犯的開汽車者温和地說道。「我眞該死！」

他把車頭些微撥轉一點，就駛上前去。他的汽車軋壞了馬車的兩個輪子，衝開了那些本來已非常驚慌的馬，而使無數珍珠米陣雨似地散落在那鋪沙的大路上。那兩匹彼此依然繫在一起的馬，揚起了一陣旋風似的沙塵來，在大路的轉灣處消失了。那黑種的牧師跳了起來，用憤怒得充血的眼睛望着他那些殘存的貨物。這時，那已駛到若干碼前面的白人已停了車，正在步行回來，手裏拿着一支手槍。他瞄準了，就開槍。「你這黑狗生的！你敢辱罵一個白人，你還敢嗎？」他一邊繼續開槍，一邊不住地這樣反複罵着。

中了兩槍的史牧師伸手到車座上去抓住了自己的武器，就狂奔到柵欄後面去，以獲得部分的掩蔽。

「你的詭計原來如此，啊？」他喊着，就開槍還擊。

富翁被擊倒了。他的手腕已被擊碎，他不能再放槍了。另一顆子彈已貫穿了他的肺。他躺在沙地上，史牧師的散亂的金黃的珍珠米中間喘氣。

一個路過的熟人——也是一個有錢的白人——把他拖了起來，立刻送他到最近的一個醫生那裏去。他一路傳布這警報。可是霍金斯城裏的最能幹的醫生也無法醫好一只洞穿的肺。……

暴徒沿着血跡去搜尋史丹雷牧師。他在一個年老的白種農夫的乾草棚中被找到了。那白種的農夫懇求那些暴徒「由他去，」因為他已快要死了。他們稱那年老的農夫為「黑炭的愛人，」把他

推在一旁。一條鐵鏈套上了史牧師的頸，於是，据第二天的愛脫蘭塔的憲法報所載，「憤怒的公民們把那黑人拖回到他犯罪的地方去，把他綁在柱上燒死了。」

當那雇農講完了他的故事之後，他就領導我們到那個地方去 。我們一路去，引動了一大羣人跟着我們：有白人，也有黑人。我很想知道，在這些白人中間，有多少人曾參加昨天的暴徒的隊伍。

我們發見了一個發黑的，燒焦的，一絲不掛的人的軀幹，被縛在大路旁邊的一根鐵柱上。周圍好幾十碼的土地，已被成千穿粗底皮鞋的脚踐踏得寸草不留，攪得不像樣子了。被害者頭上的頭髮已完全燒光了。他的臉僅剩一張發黑的皮，緊張在那些顴骨上：好像是一面鼓。原來的眼睛所在處，變成了兩個很大的空洞；在我望過去，牠們好像是扭破了的鈕扣洞，他的手脚已經完全沒有了。

史丹雷夫人好像一只豬迎頭被人砍了一斧似地跌倒了。我以爲她死了，我還記得當時曾爲她慶幸，因爲這一來她不必終身夢見這景象了。

兩個男子把她扛過去 放在大 路旁邊，不久我就聽見她在呻吟着，叫着她丈夫的名字。我們把那鐵樁從泥裏拔了起來，才得解除了縛着那沒有四肢的屍身的鏈條。有幾個人拿了一大塊包紮棉花用的粗布來鋪在地上，把那些遺骸放在上面。握着這塊布的幾只角，我們就慢慢地走回家去。有一個男子攙扶着史夫人。她仍在呻吟着，喃喃地叫着她丈夫的名字。……

這天下午 ，當我回到自己的家裏時，我發見我的母親幾乎嚇得發瘋了。她聽到了那件新聞，雖然她明知道被處死的只有史丹雷牧師一人，但是因爲我正在出事的地方附近，所以她幾乎發了狂。

我把所看到的事報告了我的家屬。我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對於我的着魔的想像，地上的每一根柱子都縛着一個發黑的，起縐紋的，沒有面目，沒有手足的人身體，而這個人以前時常同我們談笑的。後來，母親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說道：「世界上終究還有幾個明白的白人；不是嗎，那讓史牧師躲在自己的乾草棚中的老頭兒……」

但是，要取銷那在我最富於「可塑性」的幾年中努力深印在我的腦海中的印象，已經來不及了。最初，母親把對於白人的害怕灌輸給我；後來，當我年紀稍長，能够自己判斷時，這種害怕已變成了仇恨。仇恨又爲我所看到的白人的行爲所加甚。直到多年以後，當我在【美國】北部讀書的時候 ，我才能解除，脫離了我少年時代的環境所養成的奇怪的「種族」心理。……

註一：「新英倫」(New England) 爲美國東北部五州的總名，就是最初的英國移民的居留地。

註二：猶大本爲耶穌的十二門徒之一，後將耶穌出賣與官廳，約定以吻爲號，指使官吏逮捕耶穌。

註三：「同盟軍」是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諸州的聯軍。

原文献残缺